

池

草

堂

筆

記

敘

窮蛇神牛鬼之狀而綴以綺思艷語如齊諧諸稟諸
記非不譎炫瑰麗也而文人戲墨究何關於勸懲闡
福善禍淫之旨而証以目見耳聞如近今感應因果
諸編非不用意深厚也而老生常談不足動人觀感
蓋理不正則無以閑人之邪志語不奇則無以醒人
之倦眸兼斯二者蓋難之矣歲在辛酉陸君次岐來
自羊城君故儒家子緣時多難易伯康業性謹厚辱
與余交以行篋中所攜池上草堂筆記一書見贈書
爲福州梁敬叔先生所著分勸戒近錄續錄三錄四

錄合二十四卷其事則鄭蛇齊豕其理則張銘程箴
其文則班香范艷時而凄風苦雨時而景星慶雲時
而泥犁阿鼻宛在目前時而寶山化城忽現紙上千
態萬狀不可殫窮見之眼明繹之神悚晨鐘數杵驚
回春夢千家慧劍一揮斬斷魔絲萬縷洵迷津之寶
筏孽海之慈航也哉余讀其書愛玩不能釋手爰與
二三同志鳩貲重付剞劂用廣流傳蓋以體敬叔先
生救世之婆心亦卽以答次岐千里攜贈之厚意云
爾

咸豐辛酉八月

湘潭黃啓垣敍

恭辰少習舉業溺於制義之學讀書不多惟總角時卽喜閱因果諸書一接諸自反復不忍釋當其時而或爲之鼓舞或有所創懲恍身入其中而親觀其事者尋繹既久潛覺如臨其上而質其左右偶置其書於不閱則故態復作有稍縱卽逝之機信乎此心之不可無所持而因果諸書之益人匪淺也自是隨侍游學二十年足跡幾遍天下凡遇有可爲勸戒者皆私記之初讀河間紀氏之閱微草堂筆記輒怦怦於中嗣讀長洲彭氏所輯二十一史感應錄尤服其用心之善可以雅俗共賞惟是紀氏所錄已經衆著於人彭氏所錄則其事益古似不若見聞近接者尤足以震悚而昭信遂於肄業之暇詮次成編隨時以稿呈

家大人點定其間有得自家大人口授者有由吉甫平仲二兄各贖所聞者有得自各父執及朋輩所述者楮墨旣積因承嚴命先付梓人期以爲寡過遷善之助亦數年來區區初心所不能自嘿者非敢

云著書也夫迪吉逆凶福善禍淫之語著於經然特言其理耳至春秋左氏傳始備言鬼神之情狀而因果之說疊衍其緒餘遂以補儒教所未及昔何尚之對宋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可以垂拱致太平此言致爲深切竊謂李林甫秦檜婦人孺子皆知其爲大姦乃當其時怙權竊位安若泰山厲鬼搏之而不驚義士刺之而不中竟獲保首領於牖下以終一若天之厚待小人百倍於君子使後世僉壬轉得效尤而無所懲艾迨聞其受報泥犁又罰於世爲牛爲豕卽千載後未嘗身被其殃者亦無不鼓掌稱快傳曰爲惡於顯人誅之爲惡於隱鬼誅之在天視之初無隱顯其爲誅惡則同特世人有知有不知耳此編之作固不敢望人秘之枕中尤不願人束之高閣庶幾傳觀徧說觸目驚心其可勸者足以感人可戒者更足以警世特勸多而戒少則善善

從長之心而非偏於勸而憚於戒也既請家大人弁於卷端而復疏
其大意於後廣諮博採尙擬擴爲續編人之欲善孰不如我夫惟大
雅裨益而誨正之云爾道光癸卯冬至福州梁恭辰敬叔氏書

道光壬寅癸卯間養疴南浦長夏無事每與兒輩翫縷叢談以消炎暑三兒恭辰喜言因果凡遇有關勸戒者輒私記之又益以自所聞見雜襲成編余閱而善之自惟半世鉛屢煩梨棗要皆腐儒結習未必有裨於人若茲所錄百十條直是暮鼓晨鐘足以警迷覺悟且據事直書婦孺皆可通曉而旁諮博訪亦每與時事相關因督其脫稿速付梓人以公同志題之曰勸戒近錄者緣皆耳目所及近事其間述余所述者亦斷自我生之初憶先資政公四勿齋座右銘云無益之事勿作無益之言勿說無益之書勿讀無益之物勿食今此錄言雖淺近其非無益之書則審矣乃因書之成而先觀其緣起如此其有遠近同人許爲錄寄者當卽廣爲續編云癸卯長至退菴居士識於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池上草堂目錄

第一卷

阿文勤公

曹宗丞

昭勇將軍

彭莊二家陰德

尹文端公

余學士

戴吳二公

李方伯冤獄

第二卷

萬廉山

錢侍御

方恪敏公

吳祭酒

姚文僖公

潘家陰德

紀文達公

吳修撰

孫英二公

蔣閣老

徐總戎

孽海

奉陰騰文

孝子有後

租牛待贖

陶文毅公

關廟籤兆

循吏獲報

羅山冤獄

濟渡且救

儀徵盜案

騙賊巧還

孝友大魁

李翁義舉

萬近蓬視鬼

顧老紹釀酒

朱酉生述二事

甘肅藩著

沈東甫逸事

第三卷

談相談命

錢三元

陳三元

李亢二家

太平王

放生

丙午科二事

俞生

始吉終凶

節孝祠

江都某令

蔣封翁

戴太守報德

嘉義令

第四卷

黃霽青述二事

勸人惜字

武崗州事

陳扶昇

白卷獲雋

至孝感神

朱別駕

山陽大獄

劉映南

陳侍郎

支某

陳海霞述二事

貪吏不終

蘇大璋

佃戶行善

代寫離書

恩福

藉人雪仇

佔墳惡報

貞女明冤

城隍顯靈

宋龍圖

孝心領解

廖思芳

凡戲無益

祝由科

賢婦保家

施藥得報

某先達

救人不終

大吏好殺

貪酷吏善逢迎

盜魯官

曹循吏

清查浮數

修符

與鬼說情

與鬼講理

淫報

第五卷

孟瓶菴先生

葉宮瞻

陳尙書

五子登科

廖家陰德

許家陰德

官志齋徵君

薩露蕭農部

林狀元

楊光祿

貧家贈米

拾遺不還

辛生

潘封翁

祝封翁

張解元

惜字速報

某秀才

棘闈遇鬼

陳衍娘

開墳繫棺

第六卷

某太史

林翰雲先生

庸醫

赴席後至二事

撻婢微言

喪心現報

救魚不果

廣愛錄

溺愛之害

五代同堂

林長娘

小血食

天道好還

周封翁二事

買業微言

賢母訓子

命案納賄

盜報恩

林韶軒孝廉

明心受譴

好佔便宜

池上草堂卷第一

福州梁恭辰撰

阿文勤公

吾鄉伊墨卿太守

乘綬

在刑部日以寬恕稱有後進請教者必舉阿

文成公故事告之當文成公未貴時其父阿文勤公

克敦

方燕居文

成侍立文勤仰面若有思忽顧文成曰 朝廷一日用汝爲刑官治

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

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

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惶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

公口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

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爲諸曹郎述之太

守蓋面受其說云按文成之子那文毅公

彥成

家大人受知師也其

長刑部日家大人以軍機會審事常到部每侍談之頃文毅嘗以此

語相勗故余亦得轉聞其詳庭訓官箴一以貫之宜其柱石相承簪纓未艾矣又聞家大人曰乾隆年間有馮廉訪廷丞者嘗爲大理寺丞大理爲三法司主平反自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馮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多所矜恕諸司皆怒適大學士劉文正公總理部務獨心善焉後馮亦由刑部郎游擢至江西按察使入觀大學士于文襄公問馮以治獄之要馮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嗟賞其言告諸曹司以爲法此與阿文勤言正可相印證也

方恪敏公

乾隆五十餘年 春巡畿甸突有邨民犯 蹕手攜兵器爲扈從侍衛所格立被執詰之曰直隸人 純廟震怒曰朕每年春秋兩巡累及近畿百姓固應怨我然兩次所免錢糧積數十年計之亦不爲少竟不足以生其感乎是殆有主之

者矣時總督方恪敏公觀承已於卡倫門外接駕一聞此事飛騎追
上而乘輿已前行公疾趨伏道旁大聲呼曰臣方觀承奏明此人是
保定村中一瘋子也

上聞稍回顧而乘輿已入宮門甫降輿即傳軍機大臣入對
上曰頃犯蹕之人據方觀承奏是一瘋子不知究竟如何軍機大臣
碰頭奏曰方觀承久於直隸據所奏是瘋子自然不錯

上曰既係如此即交爾等會同刑部嚴訊作瘋子辦理亦可軍機大
臣碰頭謝出即日在行帳中定案當是時衆情危懼不知此案當如
何株連乃以恪敏公片語回天其事驟解如浮雲之過太虛眞所
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恪敏公之子勤襄公維甸亦繼武爲直隸
總督國恩家慶其原有自來矣此事將曠堂節相爲家大人所述
並云恪敏在直隸功德甚盛此其逸事行狀墓志所不載我輩宜筆
之於書也

曹宗丞

曹慕堂宗丞

學閥

與紀文達公同充翰林院辦事會有八九英俊與

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爲院長所嫉勢且同挂彈章時文達公亦負時譽在危疑中不能爲申雪惟坐清閫堂中與同事相歎喏宗丞乃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真耶則數人皆經薄子耳去之何足惜如灼知其枉耶則所辦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乎乃邀同人詣院長前宗丞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者褻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倘曰簡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告者姓名併列章中院長沉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八九人者皆通顯無知此事緣宗丞得解者而宗丞亦終身未嘗自言又其同年陳裕齋侍御年過四十無子又有所阻格不能置妾宗丞相率鳩貲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侍御夫婦相繼沒有壻謀踞其餘貲百計媒孽孤兒孀婦且旦夕不自存聞者扼腕莫能爲力宗丞又率衆同年仗義執詞逐婿乃得

安今已讀書成立矣宗承子錫齡由翰院擢侍御孫汝淵亦由庶常改刑部人皆謂爲宗承隱德之報云一按宗承墓志銘出朱文正公手神道碑出錢竹汀先生手此二事皆未及載蓋先叔祖太常公所親聞於紀文達公者錫齡爲太常公乙未同年汝淵爲先伯曼雲公己未同年述其祖德亦如此也

吳祭酒

吳穀人先生

錫麒

初通籍時其家適以七月放孟蘭會事畢老僕搬

攜雜物進內有供寒林大士一小桌尙置門外偷兒乘間竊負而去僕出求桌不得詢諸家人先生默坐應事側應曰適見一人負去矣僕曰何以不呼先生曰其人已負去呼之奈若人何於是舉家皆竊笑先生爲不了事先生負儒林重望此其一端小節已與青壇吾家故物同一風味其後領成均享耆壽誥嗣或登鼎甲或入樞廷謂非厚德之報哉先生與先叔祖太常公爲乙未同年家大人以所聞於

太常公者爲余述之如此

昭勇將軍

儀徵阮芸臺閣老余先伯曼雲公已未座主也兄之師弟例亦稱師故家大人亦執弟子禮焉道光壬寅余隨待家大人寓邗上者三閱月閣老方予告里居時來燕談余得從旁竊窺道範因私詢家大人云似此腐慧具足一代偉人其祖德宗功不知若何致此家大人曰汝未讀吾師研經室文集乎集中載吾師之封翁有昭勇將軍者名玉堂字琢菴以武進士起家侍衛內廷外擢游擊乾隆初以湖北苗疆九溪營游擊領九溪澧州洞庭常德四營兵隨征湖南叛苗身先士卒轉戰皆捷會總督張廣泗檄公進勦南山大箐屯賊公以正兵佯攻於外而自率奇兵由間道攀籐踰嶺而入遂大捷餘黨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出降總督盧賊詐不允公力辨其誠以死任之保全無算後又進勦橫坡搜獲男婦數千人總督欲盡誅之公再四

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丁能執兵抗拒者也若婦女及男十六歲以下者必宜宥免所活又無算九溪有北山周數十里向爲兵民所仰給有明季指揮豪姓子孫訟爲祖傳舊地委官勘訊幾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垣力陳於大府之前曰地即豪姓地亦前代事今久爲數萬家葬窆樵牧之利一旦奪之以歸一家如數萬家何大府乃省悟此非武弁分內事而公能冒不韙爭之卒得挽回其利民之事類如此公身僅以游擊終今以孫貴享入座之祀膺一品之封門下門生徧於天下其食報也大矣家大人曰兵凶器戰危事然必化凶爲吉轉危爲安方於國事有濟若徒以逞殺邀功於大局毫無裨益國家焉用有是零天地焉用有是人乎昔人言軍旅之間可濟者惟仁恕言實有味漢飛將軍李廣以誘殺降羌八百餘人坐是不得侯廣後以失道自殺至其孫陵且以降虜致族與昭勇將軍之二千餘年遙遙反對天道有何不可知哉

姚文僖公

湖州姚秋農先生文田爲曼雪公已未同年是年元旦共同郡某夢至一官府聞喧傳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滿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後亦不知爲何語及臚唱姚爲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先生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提刑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請必擬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旌尾所書得無是歟嗚呼公庭片語而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初享大科之報司民命者亦可以興矣後先生歷官至大宗伯謚文僖

彭莊二家惜字

余以公車抵京始屢晤彭詠莪總章蓋詠莪與南有伯兄爲至交故與余兄弟皆契好稔知其累世科第甲於吳中間詢其家門鼎盛之

由詠莪曰吾蘇彭姓與武進莊姓世皆稱爲積善之家雍正丁未科

余高祖芝庭公諱啓豐與武進莊公名杜者同榜莊母太夫人夢三

神人議是科鼎甲一神曰論先世陰德莊與彭相埒惟本人惜字一

節莊不及彭一神曰果爾即改彭爲第一可矣及臚唱後始知莊本

擬元而芝庭公則以第十卷改爲第一此事當時熟在人口莊因此

益專意惜字後兩子俱中鼎甲長爲方耕侍郎存與乾隆乙丑榜眼

次爲本淳學士培因甲戌狀元此余兩家惜字之報可據者如是而

世人不察輒謂余家專奉文昌得鍊筆籙事術遂於科第如探囊取

物余家自國初以來虔奉文昌則信有之筆籙事近渺茫本非可以

爲訓未敢爲吾子告也按彭芝庭尙書係雍正丁未會狀而其祖

南响侍講定求實先爲康熙丙辰會狀祖孫以會狀相繼者海內無

第二家而其後嗣科第尙蟬聯不斷僅就余所稔知者如修田侍郎

希瀛曾典試吾閩章間太守希鄭與家大人同官禮部遠峰編修蕙輝

與曼雲公爲己未同年今詠莪亦成進士入樞直擢少京兆其少子又於庚子中北闈副車知其先世積德之深食報之遠似尙不僅惜字一端也

潘氏厚德

蘇州巨族以潘姓爲最有富潘貴潘兩派然富者不必貴而貴者乃兼富今芝軒先生家是也其先世封翁某居鄉有盛德凡扶危濟困矜孤恤寡之事莫不本至誠惻怛以爲之嘗於除夜見廳事前有匍伏於黑暗中者燭之乃鄰家子也忸怩言曰某不肖好賭博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急不得已欲乘夜行竊旣被獲乞饒命而已翁憫之曰若干得了諸負曰十金翁曰何不早告我命之坐出二十金與之曰以半償負以半作小經紀但願汝戒賭勉爲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之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後十餘年翁入山相一墳地未知爲何氏產就村店沽飲店主拜於前乃即前除夜所見之鄰家子

也蓋其人得金後感翁之德來此爲旂亭業頗獲利娶妻生子矣見翁大喜歎畱下榻翁亦喜因詢以頃所卜之地則曰此某所買欲以葬先人者恩人以爲佳請獻之翁不可再三懇允乃厚償其植而立券焉堪輿家見之無不以爲狀元宰輔吉穴葬後不數年榕皋鐵華兩先生先後成進士至癸丑芝軒先生遂得大魁乙卯榕皋之子世瑛探花及第今芝軒先生子又登科甲矣彭詠我曰芝軒先生爲人寬厚其僕有過惡宜驅者不面加呵斥但粘一紙於僻處令其自知而辭去余謂卽此亦可徵相度矣

尹文端公

趙甌北冀曰尹文端公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者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以脚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槩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後桂林陳

文恭公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使絲毫假借有某令戈姓者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不替云 家大人曰文端公之清漕被其澤者在江南而文端公之治獄被其澤者且在天下後世凡強盜律不論首從皆斬自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兩條免死者遂不計其數余在吳中與程梓廷先生清釐盜案先生深以此條爲非是以爲自有分別辦法而犯案者益多非正本清源之道余謂此例實發自尹文端公仰蒙

高廟允行至今遵辦數十年合計各直省免死之人不下千萬此天地好生之德 國家寬大之恩我

大清億萬年景運之延洪未必不由乎此而尹文端公一家草平繼起珪組相承即此已見其槩斷非後人所當輕議矣

紀文達公

紀文達公爲當代名臣名儒天下望之若泰山北斗而好行方便士大夫乃陰受其福而不知家大人曾述其二事云一爲嘉慶年間實錄館奏請議敘有以過優爲言者

上以語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親友倩臣爲其先代題主或作墓志銘雖厚幣無不受者

上輾然曰然則朕爲

先帝施恩亦有何不可遂置不議又某科考試差後外有宣布前十人詩句姓名者御史某密以陳奏

上召公論其事公奏曰臣即漏洩者

上問其故對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久吟哦閱卷時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漏洩矣

上含笑其事亦寢士林頌之張南山維屏曰或疑文達公博覽淹

貫何以不著書余曰公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

更著書或又言既不著書何以又撰小說余曰此公之深心也蓋考據論辨之書至於今而大備其書非畱心學問者多不寓目而裨官小說搜神志怪談狐說鬼之書則無人不樂觀之故公即於此寓勸戒之意託之於小說而其書易行出之以諧談而其言易入然則如是我聞愧西雜志諸書其覺夢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乎 接近今小說家有關勸戒諸書莫善於閱微草堂筆記第以熟在人口家有其書可不複錄且時代稍遠與余書專採近事之例不合故都從舍旃也

孫春臺中丞

無錫孫春臺中丞

永清

平叔宮保

爾準

之父也爲諸生時入廣東布

政使胡公文伯之幕值土司以爭廕襲相訐告驗之皆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者尤衆公先具私稿袖以見胡曰土酋意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以叛道坐之胡曰是督撫意

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乃出所具示之胡讀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巡撫廣西時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各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倫尋纂之阮惠復誅鄭並逐黎氏乾隆間黎維祈破間之內附時朝廷已遣福文襄王總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懾天威可以折簡使也文襄然之未幾阮惠果悔罪自陳乞効職貢純廟嘉阮惠之恭順准其入覲

賜名光平並賜改國號曰越南皆公之成其美也公由舉人中書入直樞禁出掌封圻常以未登科甲爲憾今平叔宮保由詞林登制府受美謚宮保之子又由進士出身則公之貽穀也大矣

畢秋帆宮保

國朝狀元鮮外任者畢秋帆先生沅及史漁村先生致光兩人由府道存歷總督而加宮保賞花翎勳名之盛則畢公遠勝於史公未第

時先由中書直軍機應庚辰會試揭曉前一日公與諸桐嶼重光童

梧岡鳳三皆在 西苑該班桐嶼應夜直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畢公字

代我夜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倘獲雋可望鼎甲須早回寓以待若君書法即中式敢作分外想乎語竟二人徑去不顧公怡然爲代直及日晡適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公夜坐無事乃熟讀之無何三人皆中時新疆甫闢

上方欲興屯田及 廷試策問即及之公屯田策獨詳核冠場擬以第四本進 呈

上改第一桐嶼次之梧岡名在第十一同直知其事者咸嗟嘆趙甌北曰倘揭曉之夕湘衡竟不代直則無由知屯田事以書法斷之其卷必不能在十本頭而龍頭竟屬桐嶼矣昔賢每教人學吃虧至是而益信亦湘衡之性度使然而福命即隨之歟

余秋室學士

余秋室學士

集

文采風流甲於兩浙初榜下未得館選以纂修

四

庫書積勞擢至學士余少時聞其名輒以爲古人後乃知家大人公車詣京時曾及見學士嘗因間私請曰先生書法精妙乃爾何以不得鼎元學士笑曰此我生平一故事微君問亦將告君記得丙戌科榜下歸班時有廣東吳某者來訪因延入吳曰君其出恭看書耶予怪之吳曰我亦犯此罪過去歲曾天病夢入陰司自念母早寡予以遺腹撫而成立今先母卒母將無依痛哭求閻王放還待母天年王取生死簿閱之顧判官曰彼陽壽尙未終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書已奪其壽算矣王命取簿則一册厚寸許簽書出恭看書四大字王展閱至予名予方跪近案前叩頭哀泣因得偷目視册果減壽二紀予之上名即君也君名下注浙江錢塘人壬午舉人丙戌狀元以下祿位注甚長乃於狀元字用筆勾去改進士二字王謂判官曰彼死惟以母爲念可謂孝子且世間不知此罪最重犯者甚多無

以勸諭盡放之還俾流布人世有則改之可以自贖冀罪冊中人不
至太多亦可貸壽一紀然此十二年中亦須示薄罰毋令其自適也
於是判官以筆點予頭痛甚大叫而蘇則已死去一晝夜矣今頂間
一疔醫亦罔效大約即判官點處也時予聞吳言方惕然痛悔誓改
前愆方發誓願時正 四庫修書
詔下徵召之日也

吳修撰

先叔祖大常公應乾隆乙未 廷試卷已擬元旋改吳純甫錫齡是
科三鼎甲皆不利吳方二十四歲踰年即逝探花爲沈魯田清藻亦
未及散館而沒榜眼汪東序鏞以夜醉到遲悞卻臚唱未授職即罰
俸相傳是日 午門中門有煞應避而狀元與探花當之榜眼以未
到故免後官四品以壽終又傳吳前身爲僧募修橋道吳之封翁倡
捐甚力工竣見僧入房而生純甫優曇一現即作空花然不歸之因

果不得也

戴吳二公

乾隆末戴文端公

衢亭

及吳槐江公

熊光

尙爲軍機章京兩人適同

夜直夜半忽有某省急遞摺至

上已披衣閱竟宣召軍機大臣甚急內監奏軍機大臣尙未到只有該夜班之軍機章京兩人已在直房祇候

上詢兩人姓名即行召入以指示之並

日授機宜令即擬旨進呈兩人出運筆如飛立具草以進曉暢周浹悉如

上意適軍機大臣已到齊入對

上以兩人所擬示之並詢妥否咸曰甚妥於是

上盛誇兩人之能命每日即隨軍機大臣入對時和坤方用事恐分已權奏曰兩人本軍機處得力之員即臣等撰擬皆出其手今可仍

責成在直承辦與面承

諭旨無異若即令隨同入對則官職較卑於樞廷體制似未協上微哂曰汝等不過計較官職之高低朕又何難處分汝等且出即有旨諭和坤遂不敢再奏未幾而

硃諭已下戴衢亨吳熊光即賞加三品頂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和坤爲之嗒然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此之謂歟

孫英二公

道光之初中外大小臣工皆有所獻替英煦齋協揆和建言外省衙門一切陋規都千例禁歷來有裁革之名而近無裁革之實甚至日益而取盈焉不若明立章程酌與定數俾與養廉之法相輔而行庶廉吏有例內之補苴而貪吏不得爲額外之培植

上頗韙其言通行各直省督撫核實議奏嗣各省陸續奏覆率多依違其說最後兩江孫寄圃節相玉庭奏至以爲斷不可行語甚切直

時英已入直樞廷內監將孫摺發出交軍機大臣閱看傳

旨令英和回避不必看英色驟改語同列曰我先入

南書房拱候凡軍機入內候旨語畢徑去時同直者已知其由旋集

南書房內監宣召諸樞長入對復傳

旨令英和回避不必進未幾樞長出卽傳

旨英和不必在軍機處行走而定陋規之議遂寢不行於是英甚銜孫至道光五年南河高堰壞運道阻梗孫交部嚴議應革職

上賞給編修仍留南河効力繼因滯漕二百萬不能渡黃議改由陸盤運請經費錢至百數十萬英適筦戶部有不能不駁減者時中外力主海運之說孫獨以爲不可又與計相所見齟齬事頗上聞復革去編修勒令回籍時論嘖嘖皆以爲英之修怨其事巧相逢也家大人曰此二事余皆在場目擊二公於余皆有知遇之感平心而論定陋規乃整頓吏治之苦心而名之不正羣國皆知之籌海運爲疏

通河漕之長策而事之難行亦舉國皆知之孫與英要皆公忠體國
並非有私意於其間卒之陋規之議竟息海運之法果行兼聽並觀
大聖人自有權衡於臣工毫無偏毗報復之說豈能行於堯舜之朝
特世俗之見因兩人之身分相當其事又恰相值歸之於報應冥冥
之中正非無因耳

李方伯冤獄

李許齋方伯

廣芸

之獄主持者汪稼門制府

志伊

激成者涂淪莊太

守

以輔

左右委諾者王皖馨撫軍

紹蘭

當獄急時李本可自明而涂

承汪意指必欲周內其事當堂拍案呵斥聲色俱厲李不能堪遂自
裁入奏

上震怒發二星使勘實其事李清望久著聞吾閩人又感其德政有

副貢生林

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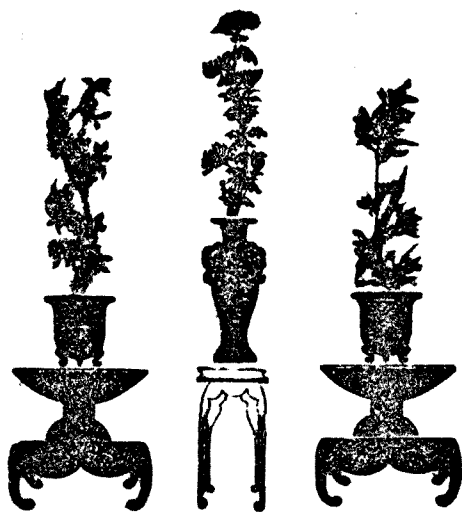
者倡義合數百人訟其冤星使據以

上聞獄遂白

涂謫戍汪王皆罷斥爲民閩人快之王一生宦蹟不離閩省由知縣

至巡撫皆汪一力扶持而致故感汪至深過於迎合以有此錯汪則自命甚高大有喫兩廡特豚之意而一意造作羣稱爲假道學自以此案敗聲名驟壞將去任時署中至白晝見鬼云

池上草堂卷第一終



池上草堂卷第二

福州梁恭辰撰

萬廉山

家大人曰道光五年清江浦運道阻梗制府及河漕二帥皆易人琦靜菴節侯 山東撫擢督兩江駐浦籌辦時余以淮海道調著蘇臬琦初擬到浦即相見及渡河始知余已往蘇州而護道篆者爲萬廉山郡丞 承紀 即大怒謂當此運務萬緊之際我到此人地生疎所恃者惟梁觀察一人盤運總局既設在淮海道署而反將本任道調開此必萬承欲護道任擠之遠去河帥爲其所蒙可恨之至次日即奏調余帶印回浦並欲先將萬承掣任經河帥再三緩頰始允暫畱繼查知所請盤運經費僅百一十萬兩而合計二百萬滯漕現經盤運渡河者尙不及十分之一已用去銀二十七萬兩未免任意開銷復將萬承奏摘頂戴時余已回浦謁見琦曰足下蘇州此行非爲萬承

所擠乎余笑曰萬承有何勢力而能相擠此自本道不諳河務急欲避賢路而蘭渚中丞亦相需甚殷耳琦曰雖然此人斷斷不可用渠前在百文敏公幕中已被我看破矣自是每日進謁除議論公事外必有詆斥萬承之語余雖多方爲之排解而終不見納久之微露在江藩任內萬正在督幕有傲睨相視情事於是浦中上下始皆知其爲修私憾而並非有公事齟齬也一日旅見琦忽曰我以萬承爲不好而君等似皆重視之究不知萬承有何好處余曰萬承文章經濟俱不讓人其前在百公幕中正值少年興高采烈露才揚已誠爲可憎今則老成持重更事愈多歛其精明歸於渾厚竊謂現在河務中實爲第一稔練之員且萬承自因克家有人專務樹德以培繼起事爲人道地處處思積陰功寅好中無不暗受其益竊見執事待之嚴峻外間無不爲之擔心者人才難得輿論可憑願執事格外保全之庶幾緩急有恃幸甚琦乃瞿然曰伊家尙有何人余曰其長子名

啓昉者現官刑部副郎在秋審處甚得力琦曰想是捐班余曰非也伊係進士出身由內閣中書曾爲四川主考推陞刑部現已 記名御史月內即可轉西臺矣琦爲默然者久之翼日忽語余曰余爲萬丞奏復頂戴何如余曰甚善但如何措辭琦曰必得大家商議時余管理盤運總局一百萬滯漕已去其十之九僅用經費七十萬有零琦甚喜慰余謂可將此大槩情形先行具奏以紓

宸廑其萬丞開復頂戴一節即可於摺尾帶敘必能邀准琦以爲然而余旋擢東臬瀕行之際聞萬丞以屢受磨折急欲棄官爲汗漫之遊經河帥與同官力行勸阻而止次年春夏間黃水仍高於湖水二尺許而重運已銜尾而至同官一籌莫展琦亦焦切莫可名言萬丞忽獻倒塘套運之策琦令試爲之重運果源源而濟於是始漸重萬丞倒塘套運之法東省閘河中屢用之南河歷來皆以清敵黃故無人講此自道光六年以後遭用至今雖每次所費不貲而運道賴以

無阻則不能不歸功於萬丞余在東省得琦手函有不料萬丞竟大有裨於河漕云云未幾而萬丞死矣琦亦以開減壩失機鐫秩去矣諺云得饒人處且饒人况關係如此之大而可徑情直行哉錄此亦足爲居上不寬者戒也 家大人又曰減壩地屬淮海道自五年冬即有議開減壩以洩黃流盛漲者惟萬廉山倡言斷不可開時余與廉山親至其地再三相度博稽成案亦漸悉其不可輕開之理次年琦侯來惑於衆說意在必開余以去就爭之琦曰足下屢言不諧河務何必獨於此事持之甚堅余曰本道實無所知但以萬丞之言爲斷耳琦益怒曰萬言不可開我則必開君從我乎從萬乎余曰必欲開之惟將鄙人離了淮海自當聽人所爲若一日居此官當一日守此壩也琦爲馳然次年余在東臬任內接廉山函示云減壩勢在必開卑職孤口難爭且已臥病聽之而已蓋廉山繕此函之後越三日卽辭世矣又踰年余擢蘇藩由東至浦甫渡河大非前年景象舊道

全失滿眼流亡詢之桃源令乃知皆減壩開後衝決所致也按此與前一事皆足徵廉山之老成而南河之大局係焉因令記之

蔣閣老

嘉慶末蔣礪堂公

做銜

總制兩川陶文毅公澍方由給諫外授川東

道蔣力薦其可大任遂泝擢臬藩以至兩府陶感之至執弟子禮甚恭迨道光八年蔣以內相總制兩江陶適爲江蘇巡撫諸事奉教唯謹蔣初蒞江南急於圖治而彭痺多不稱

上心漸至慄惶失措時家大人爲蘇藩於督署事亦多所依違陶曰節相近日心事不佳吾輩宜仰體之毋屢觸其怒也家大人在京師時與蔣亦有知遇之感聞道光紀元之初蔣所薦中外人才極多每一單多至數十人家大人自揣未必不在其列聞陶言亦諸事將順之咸以爲老翁坐鎮金陵可毋屢爾顧也乃不踰年而事事相忤噴有煩言每昌言於衆曰陶雲汀本一好人自爲江蘇巡撫竟大變其

舊殊不可解卽梁陸鄰亦是好人自與陶朝夕其事言聽計從亦遂不公正云云家大人嘗笑語同列曰藩司爲一省領袖若不能公正卽是官邪此豈可一日姑容而但以空言從事乎時陶與家大人皆有戒心江南北寅僚亦皆竊竊憂之惟恐以乖氣致戾也未幾而辦理鹽臬黃玉琳之案意見相左初督撫會摺稱黃玉琳應斬決鹽務摺例由督署拜發蔣私附單銜一片請責令黃玉琳以孥獲臬徒自贖陶不知也奏入

上大怒以蔣爲反覆險詐不可與陶其事革去大學士令赴京另候簡用而陶卽晉督兩江時蔣已抱病遂卒於德州旅次吳棣華先生廷琛曰此老暮氣我早已微窺之初不料其決裂至是耳惜哉

錢南園侍御

錢南園先生澧伉直有聲以御史爲軍機章京時和珅長軍機屢齟齬之弗屈也錢劾山東巡撫國泰賄賂通行穢名彰著

上命和珅馳往查辦和與國素相比欲化其事爲子虛奏請與錢偕行時值冬令沿途送溫裘送珍食凡可以結錢之歡者備極殷勤錢弗爲動比至濟南以衆證確鑿不能不據實奏覆和益銜之錢旋出爲湖南監司和密囑本省大吏媒孽其短久之不得間最後浦霖爲巡撫亦與錢齟齬乃以鹽務陋規附會成獄褫錢職卒於京啓殯南旋路過柴市正值浦霖押赴伏法之時靈輿與囚車相摩擊而過竟若預刻其時而巧使先生親見之者錢之交好爲筆其事於書云

徐總戎

東粵徐是溪總戎

慶超

虎頭燕領辟易萬夫而說禮敦詩居然儒將

以乾隆舊寅舉於鄉故與家大人敘文武同年誼甚篤工擊窠書所到名山輒有磨厓大字有滌研圖畫卷名流題詠殆徧每出必以自隨惟性嗜狗肉廚中無日不烹狗如常人之饜雞豚所過輒有羣狗啤之官建寧鎮時以巡閱至案安登武夷山適日晡宿於九曲舟中

營弁殺狗以供遂呼觴大嚼次日登天游觀甫入殿門瞥見金光一道遽仆地不語衆弁掖之起則渾身癱軟如無骨者視之氣已絕矣觀中道士蔡元瑩曰此座上王靈官顯威也凡食狗肉者從不敢入此殿某以大人故不敢阻耳舊傳被王靈官鞭者全身骨節皆碎觀此乃信

孽海

家大人維藩吳中時石琢堂先生韞玉主紫陽書院講席每進箸讌集余得從屏後窺之年近八十而精神矍鑠健談豪飲常如五十許人吳人盛傳其爲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見淫詞艷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歷數十年不倦蓋又不徒惜字而已乾隆庚戌以會魁臚唱第一旋典試吾閩繼爲湖南學政歷官至山東按察使亦可謂報施不爽者矣至俗復傳其偶閱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

盡購此書以付諸火乃謀諸夫人假奩飾金珠諸物易錢質庫徧搜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悉燼於孽海中則未免言失其實按此事又見沈桐威諧鐸中沈亦辨其不必然蓋所載疏草係胡紘沈繼祖所爲與作是書者何涉小人之汙鱗君子何所不可既以爲僞學則亦無不可加之罪明著之正所以釋人之惑何足以病此書四庫提要稱紹翁與真德秀皆游朱子之門其學一以朱子爲宗故所論多持平又謂南渡以後諸野史足以補史傳之缺者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及紹翁是錄則亦甚重其書且書中所載謚議二則於朱子表章甚力並無異詞則是書亦何可輕燬琢堂先生當少壯時盛氣輕舉容或有之所謂扶翼名教者當不在此且蘇州城中一時坊肆又安得有三百四十餘部之四朝聞見錄供其搜取而侈爲美談乎聞家大人曾以此事而質先生先生亦笑而不承也

奉陰隲文

家大人觀政儀曹日與歙縣程激江先生

世淳

爲同官先生科分最

早嘗於乾隆己亥偕大興朱文正公典試吾閩先外祖鄭蘇年先生

出其門以故與家大人尤相篤厚喜談舊事自述乾隆己酉與陳修

撰

初哲

同典試秦中已取定二十五卷送陳覆閱內某號一卷疵謬

頗多陳欲去之以備取卷頂補忽聞鬼聲四起徐至窗外長隙尋入室椰揄擾至黎明乃去陳意考院久無人居疑狐爲祟亦不以爲怪造余商酌去取余不覺心動謂陳曰憶先君子皓首文場三次獲雋皆以正副主司意見不合抑落孫山之外由今追昔不覺感傷至此卷之疵類愚亦見之其去取原無成見第以愚念及之情不能禁或可格外錄之陳勉從所請榜後來謁則一村學究祝振聲也余與陳歷言其故詢以有何陰隲祝自陳春夏務農秋冬訓課不惟無暇爲陰隲亦不知何者爲陰隲固問之乃曰幼受文昌陰隲文二十八歲時每晨漱口焚香拜讀一過今五十八歲行之已三十年不倦生平

惟此事他無所知余曰汝能讀之卽能行之卽此已是陰騭矣踰年祝乃來京見其人樸誠無文訥訥如不出諸口其言或不誣也

孝子有後

吳中徐少鶴侍郎廷其封翁蘭石先生本江南名下士而性尤篤孝

中年孺慕不衰值母病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及病亟涕泣無措計惟願減已年以益母算乃刺指血寫疏焚於竈神之前求其上達母病痊愈而先生尋沒年纔五十人方痛孝子之不永年也無何少鶴以嘉慶甲子舉於鄉乙丑聯捷成進士榜眼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乃知孝子之不永年者天所以成其志而至性所感不旋踵而報即隨之矣相傳江南甲子科內監試張古餘敦仁夢古衣冠人告之曰今科有山東卷須汝中之張自揣監試非閱卷者且山東之卷安得至江南意良不然次日同考某令薦一卷主司賞其淵博已收之某令以卷中所引用故實多非經傳數見語爲疑適張登堂預

觀亦悅其博奧一一爲之數典卷遂定及填榜乃少鶴也某令蓋山東人云

租牛待贖

吳門董个亭封翁琴南觀察 國華 之父也觀察與家大人爲素交亦昔年宣南詩社舊侶後家大人官吳中復時從觀察探風問俗往來無閒稔知其家世積善爲鄉人所稱嘗以歉歲見農夫無力卒歲以耕牛售諸屠肆乃倡義邀紳士集貲於城外闢一園如所售之價買牛而牧之春作時聽本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觀察旋成進士入翰林轉御史爲郡守監司次子 國琛 亦登賢書人皆謂封翁應得此善報也 按道光癸未吳中大水洊饑吾鄉林少穆先生適爲廉訪亦以冬買牛春聽贖次年農事藉以補苴遠邇頌之其法蓋仿自董氏云

陶文毅公

前兩江制府安化陶文毅公與家大人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最相契厚兩家內眷時有來往先母鄭夫人嘗語余輩曰陶家年母右手之背有凸起一疣問其故則蹙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常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耳先母亦不敢追問其詳後家大人闈於楚南知好云文毅少極貧初聘同邑黃氏女有姿色吳姓者聞黃女姿色謀奪爲其子繼室以厚利陷黃翁黃頓萌異志迫公退婚公不可黃女之母亦不願而女利吳之富意已決又其父主持甚力遂誓不適窮生家有養婢願以身代女之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受之初不相疑即今之膺一品夫人 誥命者也後吳姓恃富又估曾姓田兩相讐鬪吳子被毆死吳翁亦繼卒族中欺黃女寡弱侵吞其田產殆盡時文毅已貴顯以丁外憂歸里始悉其巖末憐黃女在窘鄉贈之五十金黃女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而不忍用旋爲偷兒竊去忿而自縊聞文毅今尙每年周恤其家不倦云按此事傳聞情節小有岐互而大致

則同憶文毅與家大人同官吳中時朱文定公

士彥

由浙江學政還

朝亦壬戌同年也舟過蘇州同官演劇公觴之文定令演雙冠諧文

毅至淚承睫不能忍文定私語家大人曰此我失檢忘卻雲汀

文毅字

家亦有碧蓮姊也是日上下觀劇者百十人無不目注文毅者衆口喧傳其事益信

關廟籤兆

陶文毅公嘗言湖南有巡撫某平時敬奉關帝每元旦先赴關廟行香求籤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一年元旦求籤得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雖遇淺水平流亦必舍舟而輟秋間爲侯七一案星使按臨欲舟行某不可乃以關廟籤語告之星使勉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某受財事某不承認而司閹之李奴必欲扳其主人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主僕方爭辨不休星使厲聲曰十八灘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八也委頓於地攤也據供此銀送與主

人是送與君也關帝早知有此劫數公何辨焉某始悚然歎服案遂定某爲吾鄉大吏甚有能聲所惜者近利耳余尙及見其人也

循吏獲報

桂林龍雨川

光甸

以孝廉爲湖南知縣愛民如子盛有循聲大府聞

其廉能力薦之今已擢他省矣其子翰臣

啓瑞

甲午孝廉端方謹飭

生平尤好義輕財周給戚友無吝色其同里閔鶴雛孝廉嘗稱之謂余曰近年所交得此一人焉庚子禮闈揭曉余與鶴雛翰臣同報罷次日翰臣因鶴雛訪余一見卽決其非凡品蓋溫柔敦厚君子人也數日後余出都而翰臣留京及辛丑入都訪翰臣於內城自後蹤跡漸密心欲倣其爲人而自覺不逮是年翰臣考取中書隨成進士其詩文楷法本優人咸以翰苑相期無何竟得大魁是夏余返桂林適家大人調撫江蘇舟過長沙龍雨川來謁龍與余家本有世誼蓋其父與家大人同登甲寅鄉榜者也述及客冬新蒞一縣署中有舊亭

已就蕪廢乃捐俸重修之適縣南有一渠亦久湮塞合邑紳民鳩工
濬治既告成而署中亭工亦恰竣事都人士來告曰故老相傳此渠
若通邑中必出殿元今此亭適同日告成藉以啓瑞爲名而記其緣
起可乎旋已公製啓瑞亭匾擇日懸掛矣而余兒啓瑞狀元之報適
至不應於民間而應於縣署爲民父母者有餘愧矣家大人謂此科
名佳話不可不記也因附述於此

羅山冤獄

江南河帥黎襄勤公世序言其鄉有村翁其子出外貿易畱媳於家
媳素賢日以織紝佐炊翁坐享之無所事事每出與村人賭博負則
取償於媳習以爲常媳亦不較也一日媳小病停織語其翁曰我手
力所入有限以資菽水則僅可以供博負則無餘翁以後可稍節賭
否翁默然是日微雨飯後攜傘徑出至夜不歸媳疑之既三日不返
媳愈疑慮乃向鄰里告以故囑代覓之值連日陰雨河流暴漲有鄰

嫗來告媳曰頃聞河裡有一浮屍旁有破傘曷往驗之媳急往視則六十許老人居然翁也乃呼號欲絕觀者憐之代爲撈起殮殮適里中有監某生虎而冠者也知媳家固貧而媳之外家頗殷實思藉此嚇詐昌言於衆曰此事能不報官而遂了乎里中無應之者某素習刁筆乃以媳怨言逼翁投水鳴於官拘媳嚴訊媳不慣受刑遽誣服案遂定棄市日其翁適自外歸仍攜舊傘沿途聞其媳將以冤死亟奔法場已無及矣遂痛哭赴官自陳縣乃據實檢舉而以監生抵罪縣亦褫職鄰嫗有夢某媳冠帔來別者云已爲神矣此家大人官淮海道時聞公所述如此公羅山人述此時但云其鄉前數年事疑卽羅山縣案也

濟渡自救

錢塘屠琴塢俾負文望而有吏才以嘉慶戊辰庶常出宰儀徵官聲甚著儀徵渡江赴龍潭向只小舟猝遇風往往覆溺屠蒞任捐貲製

二舟仿鎮江紅船式以濟渡人咸賴之丁丑六月屠以引疾赴金陵請咨卽乘此舟午後抵黃天蕩暴風陡作時尙在北岸卽泊舟繫纜下碇以爲萬全矣俄頃雨益驟風浪搏擊纜中斷舟漂出江心大溜中如箭筈脫鐵鹿亦浮舟人僕從皆號泣屠危坐艙中祝曰余造此舟濟人卽以此舟溺恐不足以勸善若有神理幸返吾舟祝甫畢忽見水手及輿夫五人躍入巨浪中竟曳斷纜瞬息抵岸復下碇舟始定時浪高於山一起伏可數丈舟人曰少緩須臾此舟散矣詢之五人咸稱躍入巨浪時各不相謀昏昏然若有人掖之者夫造舟濟渡非爲已謀而適以自救信報施之不爽哉後屠以丁憂回籍道光初由本籍奉 特旨擢守九江

儀徵盜案

屠琴塢嘗語人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然有時出人擬議之外而亦未始不在人意計之中記得庚午冬月儀徵任內有湖廣回空糧船

夜出瓜州大江三更入儀徵境被盜余連夜赴舟踏勘卽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將水手可疑者三人帶回署中鞫訊遂得首從主名八人蓋卽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儀邑捕役懈弛已久余到任後捐貲自募健兒數十輩遇有要案重賞緝捕無不立破至是乃選自募者八人而以一家丁一捕役領之不分畛域凡糧船所過西至蕪湖太平南至蘇松杭州迄無所獲復折而北始於邳州宿遷沛縣濟寧先後獲四人又於直隸武清獲二人其一赴水逸去其一甫被縛而各糧船水手圍擁數百人方將奪犯適漕帥許秋帆先生至停輿查詢命中軍協拿衆始散於是招解到省蘇臬發首府督同首縣覆審長洲某公忽欲改盜爲竊竄易供詞具稟臬司詳巡撫飛札調余晉省會審蓋案情甚重若誤入數人死罪未決則黑龍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咸咎余辦事大拙本來有級可抵雖不獲盜亦無礙今兩年之久役往返數十里重賞跣緝賠累至二千餘金案雖破反致獲咎

奈何余笑曰人人能似余拙天下可無患盜矣若顧慮後患吝惜捕費誰爲 國家任事者遂赴省會審相持至一月未決同官有爲余二人調停者謂將案情改作起意行竊臨時行強則余與長洲皆無處分蓋起意行竊則長洲翻供爲有因已可出數人於死罪矣余次日即以此情面陳於大府且自認原辦情節太過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復答余案情既無可疑奈何不力爭而遷就乎余笑曰曩盜犯到案即伏以盜定案是盜死於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處分故必致之死是不死於法而死於心矣死於法公也死於心私也書曰罪疑惟輕今余不疑於案而疑於余心之介於公私也故從輕後月餘省中信來知臬司過堂盜仍吐實臬司大驚復照原招定案蓋巨盜惡貫已盈不能幸逃國法過堂時供出實情有若或使之者此可見稔惡者雖已出死入生而仍不能倖免也然死於法死於心二語竊願刑名家詳味之

騙賊巧還

家大人扈 蹕瀋陽與無錫顧晴芬侍郎 泉 帳幄相接公餘時得晤
談侍郎述其鄉數年前一故事云有華姓者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
間舟過丹陽見岸上負重囊一客呼搭船甚急華憐之令停船相待
舵工搖手曰此地匪人最多免累爲幸華固欲相待舵工不得已迎
客宿於後艙將抵丹徒客負囊出曰余爲訪戚來今已近戚家可以
行矣謝華去頃之華開箱取衣則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
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不得進華私念金已被竊無
買貨費不如歸家捫揣再作計乃呼篙工返權許其直仍如到淮之
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適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
立招呼搭船舵工視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令水手迎之其人
本不料此船仍回天晚雨甚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
見羣在焉大駭狂奔登岸失足落水衆以篙築之遂沈華發其行囊

原銀三百宛然尙存外有珍珠百十粒價可數千金而華從此富矣

孝友大魁

蘇州吳崧甫先生 鍾駁 庚寅辛卯間余隨任蘇藩與仲兄同受業師也藩著書室故窄小仲兄與師隔屋余則晨夕筆硯相親者二年有餘見其器度渾涵絕無疾言遽色聚談時亦間有戲謔而未嘗不軌於正生平無他好惟喜聚書至借貸以購居常則手鈔不輟師本壬午舉人已丑會試得謄錄自云如不中進士將來出此途去矣有相士者余兄弟私叩之云貴師學問甚好而外貌不揚或可得教官耳辛卯冬師將計偕北上遂辭館出家大人賞其行無何師之兄於歲杪物故家無餘財又逼歲暮幾至不能成禮遂盡出行費以歛之而索屋租者旋至窘迫困苦之境無以自存余兄弟在署不知也新正師入署顏色慘沮余兄弟驚疑詢悉其故師泣然曰計偕已無望而館地又已辭斷生計將絕可若何余亦快然時先母鄭夫人歲暮略

有所賜俗所謂壓歲錢也余兄弟議以此再助之而同受業者尙有
余姊夫邱黎輝林慶祐兩君聞之亦欣然樂從因集成洋銀一百圓
因此得行四月二十九日遂得吾師大魁之報其事遞聞於外吳中
以爲美談余謂由困而亨理固宜然未有如師之捷如影響者脫使
靳其所有不以歛兒雖得行未必捷雖得捷未必元也甲午師以修
撰來闕典試乙未又典試湖南丁酉遂督闕學近已由大司成晉宮
詹閣學近聞又視學浙江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矣

李翁義舉

余隨任桂林與水部郎李芸圃先生乘綬過從最密芸翁之先德亶
誠封翁本江西臨川人少時極貧困嘗除夕避債族人家值其家
爲獻歲之供就其歲盆溫火爲奴輩所斥負氣出以一袱一傘謀食
於粵西稍得贏餘而素性任俠隨手輒罄其所有後隨客輾轉至交
趾市肉桂歸售於兩粵間往返數四得八千金而歸途遇太平郡某

丞素所善也見其顏色慘沮詰之泣然曰我權某縣時因公挪移庫項八千金今爲新任所揭被檄至省行將叅革監追身家性命均恐不能保耳翁曰吾所攜橐中金適符此數君可將去無戚戚也承曰君半生辛苦始得此金今素手而歸我何以安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將有不忍言者矣竟委金於丞疾馳而去承得金事遂解翁歸乃改爲猗頓之術不數年富甲一郡連舉丈夫子十餘人芸翁其最少者其長孫春湖先生宗瀚早歲成進士以翰林出身官至侍郎嘗典試閩中督學浙江儒林丈人天下仰之

萬近蓬視鬼

張蘭渚侍郎云吾鄉有萬近蓬福者杭董浦太史之弟子性好道術又目能視鬼神嘗設盂蘭會別爲其師位薦之至召請果見太史來相與話別後事甚悉問近作何狀曰吾本觀音大士座下寄靈童子轉世託生遂迷本性頗增筆舌之過以致不能還我本來幸無他惡

業未墮三塗冥中亦無拘束尙能逍遙來往於風清月白時也萬因
問陳勾山太僕近復何如曰此君勝我多矣彼故文昌宮中人生平
有善無惡和易近人人有寸美愛不去口有樂道人善之風身後已
歸桂宮卽其子孫他日亦貴顯吾何敢望彼哉按袁簡齋新齊諧語
亦載此事袁與杭陳皆同徵友當不以意爲軒輕今數十年後杭之
後嗣極衰替而太僕之孫香谷柱生位至巡撫從孫荔香嵩慶位至
侍郎其曾孫憲曾近亦入翰林則萬之言不誣矣

顧老紹釀酒

吳江有顧老紹者以釀酒爲業一日見酒缸中死一赤練蛇心知酒
已被毒飲之常害人而吝惜貲本不肯棄去仍與其夥嚴姓者分貯
十餘甕置牆下將出售矣忽震雷擊酒甕盡碎無一存者而人俱無
恙顧始大悔每向人言之以爲倖逃天誅也夫酒甕不以他故碎而
赫然碎之以震雷使人不疑爲適然偶然而後發其傲懼之隱酒未

售人未傷此人原可以不死且必留此活口以證其事之根由又以見事雖未行而一念之不仁已上達天聽天心之仁愛陰律之森嚴胥於一事寓之亦奇矣哉此係十餘年前事甚近且確家大人聞之黃鬢青太守而太守又聞之潘壽生眉壽生博學多聞即作三國志補注者家大人多採其說入三國志旁證中

朱酉生述二事

朱酉生孝廉綬在家大人幕中爲余言其友葉某嘗在某學使署中閱卷有一卷文甚佳而葉失手汗墨幾半學使見之不知爲葉所汗也竟置四等葉恐學使怒其粗率亦不爲之剖辨聽之而已後傳聞考四等者自縊死密訪之則知其家甚貧藉授徒餬口自考四等後生徒皆散去幾不能自存遂怨憤而成短計也葉自是甚咎悔後凡鄉試兩次皆有所見而皆以汙卷黜遂不敢復應舉每語人曰此余無心造業無心結冤而銜恨已如此當日何難一言自認爲此生解

免哉 又言其戚管靜山名英者工於時文有聲庠序惟性頗放誕喜爲狹邪游嘉慶丙子科與余同往金陵鄉試三場甫畢卽顛倒於秦淮妓館旋得病遲余十日始歸病革時余往視之慨然曰管英不中無以爲能文者勸管英不死無以爲荒淫者戒越日報中人果至又一日乃絕酉生謂此非靜山所自言乃鬼神憑之而言也慧業文人可以知所擇矣

甘肅藩署

甘肅藩署有大堂而無二堂大堂之後爲大院院之前卽大庫每年西北各省協濟新疆餉銀數百萬皆由甘肅轉輸故藩庫規制之崇宏甲於各直省庫前有鴿子數千每月支庫中銀若干爲餉鴿糧間有深夜無故近庫門者鴿必叢集其身碎其頭面而後已其遺卵或墜地皆相戒不敢拾取相傳爲守庫神鴿不知始自何年也家大人蒞任後聞老庫吏言乾隆末有方伯某值元旦朝賀早起具朝衣朝

冠在大院登輿適有陣鴿屎汚其朝冠及補服旋退至內室滌冠易衣而出則督部已先至方伯大怒甫歸署即呼銃擊鴿傷者百十頭復減其糧剔其巢毀其卵越數日而案頭硃筆爲鴿銜至空中擲下既又銜其帽頂擲於客前既又銜其朝珠散委於地最後乃失其印大索兩日於鴿櫛中得之如是喧擾者月餘日而方伯遂病又踰月竟以賊敗家大人曰此鴿屎之污人或知其將敗而做之或乘其衰氣而弄之自非偶然乃不知恐懼修省而與物爲仇庸有勝乎又曰此鴿去來無定聞我未到任之前藩篆係伍實生廉訪兼署伍在臬署接印鴿卽隨印而往其畱守藩庫者不過百十頭迨我接印之日乃全隊歸來然則不但守庫而兼守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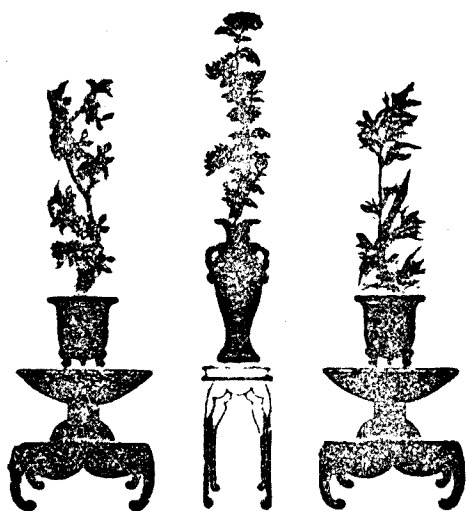
沈東甫逸事

道光戊子巳丑間余隨侍江蘇藩任時署中書記友爲湖州沈巽帆茂才一咸嘗述其族祖沈東甫先生炳震一事云公嘗晝寢書齋中

夢青衣者引至一院立鏡高丈許請公自照前生則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方錯愕間又請照三生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又非儒者衣冠有蒼頭鬮然入跪叩頭曰猶識老奴乎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以文卷一册呈公問其故曰公前身任明嘉靖間姓王名秀今日青衣召公乃地府文信王處有大同任內五百鬼訴公請質問耳老奴記得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此五百人本劉七案內敗卒降後又反故某總兵立意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兵不從老奴恐公忘卻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耳公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步行乎乘轎乎蒼頭呵之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行者乎呼一與二夫甚華掖公行數里許前有宮闕中坐王者冕旒白鬚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秀進王曰且止此應先喚總兵旋有戎裝金甲者從東廂入公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公公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

人總兵業已承認君有書勸止吾亦知之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備道節制君令之不從平日懷愆可知公唯唯謝過時總兵在旁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也况詐降復反不殺則又將反我爲國殺之非爲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氣如墨聲啾啾遠來血吳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毬齊張口露牙來嚙總兵兼睨公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羣鬼曰有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又可曉曉羣鬼曰當日許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餘皆脅從者何可盡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真爲國爲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爲民可也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此事耽擱二百年總爲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令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託生爲人我想以此事狀上奏聽候玉帝處置惟兵備道所犯甚小且有勸阻手書爲據可放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柔懦之過五百鬼手持頭叩階曰惟大王命因命青衣復

引公出又至鏡所呼曰請照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見人家環哭
云已暈絕一晝夜矣



池上草堂卷第三

福州梁恭辰撰

談相談命

家大人官儀曹日適金溪楊邁公中丞護由浙撫降爲三品卿堂再

降爲部郎入儀制司同官知其素精風鑑羣聚叩之公但微笑之曰

自少年狡獪尙且離合參半今老眼昏花已甚敢復自欺以欺人乎

家大人詰之曰君在浙撫將離任之前亦曾攬鏡自相乎公曰我明

知此案既發必至失官而屢對鏡揣摩並無咎徵晦氣不知何故家

大人曰以封疆艱巨之任而忽弛重擔仍還清班豈得謂之咎徵抑

亦有何晦氣然則先生之眼力仍不差矣公拱手曰足下此論甚精

誨我多矣足下既明此理則何必復論相且相隨心改命由心造本

非一成不變之局亦何可刻舟以求吾儕但當強善以迎之居易以

俟之而已時孔荃溪方伯昭度亦在坐瞿然曰相隨心改屢聞其事

命由人造竊所未明願先生畢其說公曰命與相相連而及未有相

佳而命醜亦未有命好而相乖者也君不聞李敏果公衛之事乎李

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

臾尙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心異之中流風

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救道士曰適墮江者

命也吾不能救君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

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

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

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

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歸命天地

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君其識之後李常述此語以戒人

又山東國中丞秦嘗扶乩同年壽若干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

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

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預爲注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誤殺二人減十年壽乎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人矣此言皆鑿然中理與前說正相發明也

徐侍郎

平湖徐辛菴侍郎

士芬

以嘉慶己卯進士入翰林躋九列未達時偕

族兄士芳同應丙子鄉試逆旅中檢得一包裹知爲過客所遺驗其物爲婦人首飾辛菴曰此宜守而還之意外之財勿得也其兄漫應之詭謂辛菴曰弟但行吾當守此辛菴信之不疑遂先行其兄卽挾包裹竟去先後至省辛菴問之設辭以對無從質證其虛也既兄弟同入場辛菴文不愜意已絕望矣及填榜日其兄士芳卷已擬中方寫至芳字草頭忽燭花適爆落其卷面亟拂去已焚去一角羣謂此

人必有惡業盍易之或謂榜中姓名已具如何監臨曰此卻無妨可以洗補乃急取備卷易之及拆彌封則辛菴卷也於是衆皆喜曰是直無事洗補於草頭下添寫一分字可耳善人獲報之巧如此

錢三元

本朝以三元及第者自長洲錢湘舲公榮始爲諸生時初名起因

功令避前代名賢之同姓名者易今名幼以孝聞其母高太夫人病篤刲臂肉和藥以進應手而愈大魁後以修撰直上書房敬恭匪懈值和坤當事欲羅致之堅不爲奪和銜之故詩文楷法並精屢司文柄而終無由進一階和敗後始連擢至內閣學士時諸近侍黨於和者皆有所罣礙公獨翛然事外時論高之按錢之墓志銘爲石琢堂先生所撰而於不入和黨太節獨遺之不知何故又敍官階只及修撰而以後開坊歷至閣學會不見亦載筆之疎也

此文今載獨學廬文集

陳三元

繼錢湘舲而成三元者爲桂林陳蓮史方伯

繼昌

初名守叡嘗夢泥

金到門乃繼昌二字詰以錯訛其人答云今年會狀必是此名寤而

更今名桂林城外還珠洞有石筍下垂舊有石筍到地狀元及第之

諺至是石果與地接又洞中有磨厓詩刻分嵌繼昌二字亦一奇也

方伯爲榕門相國文恭公元孫其積累之深栽培之大所不必言及

第時封翁蕉雪中翰

元書

猶健在寄以詩云祖宗貽福逮雲祚福至

還期器伺盛好以文章勤職業勉求學問副科名出身豈謂營溫飽

得志從來戒滿盈有子克家寬父責老懷不用日愁生似此庭誥豈

羅念菴之婦翁所能夢見乎

按方伯爲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會

狀其 廷試策首頌揚處有道光宇宙字逾年 爲道光元年亦可

謂幾之先見者已亥庚子間余與仲兄隨侍桂林值方伯在里養疴

最承青眼嘗集句手書楹帖見贈云慮其心實其腹驥之子鳳之雛
義兼褒勗余兄弟甚感佩之

季亢二家

王藹亭通政

友亮

語余先叔祖太常公曰國家巨富有南季北亢之

稱今殆無復知者余居金陵外兄羅履堂自江北歸爲言泰興有季

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爲季氏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爲複

道每夕行揀六十人蓄伶甚衆又有女樂二部稚齒韶顏服飾皆值

巨萬及筭或自納或贈人有修撰某得其一百万媚之姬涕泣廢殮

謂弗若其主家斯養乃遣之此與鈕氏觚臚所載略相同余幼隨先

大夫之山西平陽任屢游城外亢家園中設寶座蓋康熙中嘗

臨幸焉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畫園有婢媵出窺皆吳中裝束

也相傳亢先世得李闖所遺輜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

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銀四十餘萬他舉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

七晝夜珍寶一空計余往游時亢已中落規模僅存今則蕩然無人

園亦鞠爲茂草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居半焉當

兩家盛時不思殖德以培其後驕奢淫佚如出一途轉瞬之間漸滅殆盡今季氏尙知課子有登第官侍御者其家雖替子孫猶得籍儒業自存亢氏以讀書爲苦日惟聲色飲博是耽迨乎困窮束手無策憂傷短折遂致餒而死非父兄失教使然歟世人崇貨殖而薄詩書觀於此可憬然悟矣 按葑亭先生爲太常公所述如此太常公自述弱冠時就婚山西亦曾游平陽之亢園尙可想其梗槩及道光間家大人遷平陽亦欲往一游倩導游者則土人以斷垣叢壁毫無足觀辭矣

太平王

家大人與溫朋梅學士

啓鵬

同官儀部申之以婚姻溫本山西太谷

巨富近稍減家大人偶詞之曰山右多富族如君家者尙有幾姓學士曰余家不足言吾鄉所稱本以太平縣王姓爲最相傳其先有一諸生言信行果而家極貧教鄰讀村歲暮撤館歸輒將所衣之藍衫

質之典舖以資度歲新春必贖回披以上館歲以爲常一年持藍衫往質店夥嫌其敝不納生口道春間必贖年例如此試查故簿自知店夥仍斥之生歎曰我若開典舖有可以濟人急者雖死屍亦必受當乃負氣披衫而返途中爲棘刺所鈎衣破益悒悒行數步忽思歲除在即此地來往頗多恐棘復鈎他人衣乃返脫衣徒手拔棘棘堅不可拔因拾道旁樹榦刨土挖根根盡而其中有空坎白金見焉檢以歸正月焚紙繸其處以謝則坎中藏金頗多盡取之乃開小典舖於前所質舖之對門開張日仍披藍衫祀神聞店前喧爭聲出視之有人裹一死孩來當店夥呵嘗其人爭曰汝家主人曾親口許當心知爲某舖所爲乃云語實有之欲當幾何答云一兩如數給之店夥無不怒且笑者生持入後園中掘坎埋之坎底粲粲皆白金也因以致富甲於通省遠近悉稱爲太平王恤窮周乏終身不倦子孫皆守其訓聞至今破藍衫尙存

放生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鱸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不足願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慨諾之自出銀一兩募衆湊成八兩盡買而放之至秋夢神告之曰汝本未得中緣放生功大早得一科放榜陶與張皆中式

丙午科二事

乾隆丙午順天鄉試有書於卷面者曰黃四姑娘開折遂登藍榜是科江南闈中一士子於題紙下後高歌不輟忽題一詩於號板云芳魂飄泊已多年今日相逢矮屋前悞爾功名虧我節當初錯認是良緣踉蹌而去

白卷獲雋

句容某生博學能文好行陰德值鄉試無資得親友贖儀十餘金抵省寓東花園地藏菴聞鄰舍有老嫗失養不得已而賣媳者分離前

夕哭甚哀訊其子則多年遠出矣生惻然爲輟轉作計詭作其子家書言久商獲利將歸因結賬暫畱先寄銀十兩以資家用明發投之老嫗得銀事遂解生復借貸入闈夢有神告之曰子獲雋矣然必三場俱曳白乃妙醒而竊笑荒唐題紙下方欲握管恍惚夢神呵止之曰子欲落孫山外耶卷有字榜無名矣生仍不信靜坐構思而心如廢井緒似棼絲日已將夕不能成一字繼且神思困憊竟入睡鄉及覺見提筐出場者踵相接無奈何亦交卷而出聞藍榜已揭趨視無己名乃勉入二三場遂坦然曳白迨揭曉則已高標第二名正錯愕間有飛騎遞某令札至啓視則闈稿悉具令固名進士由庶常改外派作收卷官深以不與衡校爲恨得闈題技癢難禁默成三藝適接生白卷袖歸寢所疾寫發膽欲以試內簾之眼力而惟恐生之不再來也繼得二三場卷俱一律曳白益大喜始終完其卷填榜已知奪魁意得甚故密札以達之生詣謝令笑問君何惜墨乃爾生以夢告

問有何陰德致此生謙言無之固問因微言場前寄銀事令拱手曰是矣子代人作家書天遣予代子作場藝又何謝焉報施之巧如此遇合之奇又如此夢中神語之不憚煩又如此一善行之所係不綦重哉

俞生

江陰俞生乾隆末鄉試入頭場於初十黎明卽衷具欲出鄰號生知其未膽真也怪而問之色甚慘沮力詰之始告曰言之罪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彌留時呼予弟兄四人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十金寃殺二囚昨詣冥司對案法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得畱一子單傳五世貧賤終身吾地獄之苦已不能免倘或子孫妄想功名適增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其各勉爲善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惟我僅存鄉試二次悉汗卷昨三更脫稿倏見先君揭號帘指責曰汝旣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違吾遺

囑致吾奔走且重獲罪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疚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學日連救拔亡靈耳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至孝感神

興於詩者江都人本姓孔定南王後也初業儒不售挈其子貿易於定陶縣嘉慶癸酉教匪犯定陶興父子同奔賊及之將斫子跪而請曰幸斫我勿斫我父賊徑斫其父子抱父頸連呼斫我斫我賊兩斫之皆殞興於督岡中不知有昏曉俄見其子手足動而不能言俄見其子手據地起而仆仆而復起然亦不能言又久之自覺喉間有一縷氣蒸蒸然甚熱咳而言其子亦言初斫時如有神人傳以藥許不死也父子匍匐出積屍間凡十有五日不食不飲不知痛乃並不死興面受刀割眼耳鼻各半其子殊而未絕今已歸江都飲食笑語並如恒人朱酉生知止堂文集中記其事云

始吉終凶

陳楓階宸書曰陳光詔者湖北人與余同官湖南知縣聲名甚平常其長子秋舫流己卯大魁典試廣東次子大雲澧亦以翰林典試廣西兄弟先後皆請假省親到湖南任所人咸豔之大吏因是亦重視光詔隨擢用爲州牧或有疑其報應之或爽者余曰無疑也嘗聞其幕中老友云陳曾於某任內得教匪聯名册私焚之終不上聞蓋活人多矣此所以報歟後光詔亦恣肆大吏廉其實於計典黜之旋里後有堪輿家告以祖墳有水光詔以鍬鋤掘之水果旁湧擇期改葬甫啓石門熱氣熏蒸有二紅魚躍出始悟吉穴一魚倏不知所往一魚爲石壓死悔之無及光詔目旋雙瞽無何得都中信知秋舫以覆車驚悸而卒計其日正啓墳時也時大雲以御史奏直隸水利事奉命馳驛往勘沿途作威福有呵斥道廳之事蔣礪堂制俯以狀上聞坐此罷廢其家驟落夫同此一人一家之事乃始以種德而其應

如響旋以怙惡而不獲令終太上之誓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信哉

朱別駕

家大人陳臬山東時司刑名者紹興岑可樓老幕也爲述乾隆末在平縣有一奇案云山西平陽令朱鑠者性慘刻所莅之區必別造厚枷巨梃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杖妓必去其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曰看渠如何接客妓之夫者加酷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語同寅官曰見色不動非吾水心鐵面何能如此後以俸滿推陞此間別駕挈眷至荏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人曰樓中有怪歷年不敢開朱素愎曰卽開何害怪聞吾威名當早自退妻子苦勸之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已獨携劍秉燭登樓坐至三鼓有叩門進者白髮絳冠老人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當疊見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

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沓至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臉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負急呼店主至告之狀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視則橫屍滿地所殺者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鬼弄我矣一慟而絕店主報官立案後兩年余佐荏平幕時曾親檢其卷閱之

節孝祠

岑可樓又言前在鉅野縣幕時聞其縣學有門斗某典守節孝祠卽寄家於祠旁小屋值秋祭門斗夜起洒掃其妻猶寢似夢非夢見祠門外坐二神將金盃練甲數鬼卒夾而伺有婦女數十輩聯袂而入中有舊識二貧媪素知其未邀旌典因問其何以亦來一媪答曰人世表題豈能徧及窮鄉小戶湮沒者不可勝數鬼神矜憐苦節雖未得請旌者亦招之歆祀祠中若冒濫恩榮者雖已設位反不容入也按冥漠之中理合如此偶借此門斗之妻以傳播於世耳

山陽大獄

山左李皋言

毓昌

卽墨人嘉慶戊辰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奉委赴

山陽縣查賑至則徧歷村舍覈實稽考殊多浮冒侵漁將據實通稟
已具稿山陽令王仲漢大懼使閹人包祥以多金啗李之僕李祥顧
祥馬陞等說其主且許重賄李堅弗從事甚急仲漢忽謂包祥曰此
事期必濟聽汝輩爲之包祥還與李祥等密商於茶內入砒夜深進
之李君毒發顛仆狂吼尙不卽死李祥等復以腰帶扣頸懸床上作
自縊狀遂絕淮安守王穀者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號先以賑事得
伸漢金竟以中惡自縊驗報具詳返其柩於家人亦無復疑者數月
後有李君同學荊翁者老諸生也一日在郊外見李君儀從導引前
來遂憑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已得請於上帝憫其清正
強直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家人痛哭環聽啓棺視七孔血痕猶
可驗於是李君之叔士璜赴控京師事遂上 聞將王穀王仲漢等

俱拏解交軍機處會同刑部嚴審先是伸漢堅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命左右與之伸漢執茶杯瞪目良久遂吐實王穀亦欺服獄具奏上李祥發李毓昌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

睿廟有御製詩三十韻憫毓昌加知府銜賜其子舉人一體會試天下聞者皆額手稱快按王穀先任德州知州時有二童子一年十二一年十三在塾中戲相雞姦爲人所見兩家父兄羞憤互訟穀竟問實律凡姦十二歲以上無問男女皆論死十二歲以下僅科姦罪於是十二歲童子以薄責發回十三歲者論如律瘦死獄中後年十二歲者已及冠出赴試爲十三歲之父兄所控阻彼以爲昔受汚於我子我子已問罪如律彼何得復玷膠庠十二歲羞不自容竟自戕死其實兩家童子當時亦皆知識初開不必果有其事兩家父兄迫於人言嘲笑憤而具控亦不樂官之證實也使當官者以兩兒嬉戲驗訊無據呼其父兄自行領回訓責不爲縱法而所全不已多乎

蓋轂之天性刻薄如此時孫淵如先生星衍爲德州糧道日擊其事甚爲不平後聞山陽案發慨然曰若王轂者雖無此事死亦晚矣

江都某令

揚州下竹辰方伯士雲云乾隆間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赴甘

泉李令處作別面托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爲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登舟後夜三更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驗屍者商家注姓兩奴口角一奴自縊死注有富名某令以爲奇貨命停屍於大廳故不卽驗待其臭穢講實三千金始行往驗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勒詐四千金方肯結案李令見而尤之以爲太過某令曰我非得已適欲爲兒子捐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已卽日兌往京師上庫署中並未藏一金也未幾其子果選甘肅知縣擢河州知州因贓私案發處斬兩孫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令驚悸疽發背死按此事與吾閩廈防某承事相仿而其報更烈矣

劉映南

江右劉映南賈於吾閩之汀州頗得利乃買舟篋金歸中途被竊號於衆曰篋中有毛某所寄二百金奈何衆爲追竊者已望見矣竊者始棄篋而逸劉驗之狂喜曰寄銀好在蓋竊者棄其餘以餌追者劉銀去而毛銀存也衆問失銀若干曰四百問何以狂喜曰寄銀在可以見吾友失銀命也衆咸嗟歎是歲貨利倍常時適償所失也此事在嘉慶六年辛酉越十四年乙亥有同鄉某賈於歸化者忽患病劉往收賬則責負人叢集店中查檢錢貨嘵嘵議分未決而劉責負五十金數最巨乃語衆曰病者尙可不死若錢貨驟分則病者必死是山吾輩死之也且奈眷口何我所責獨多今若此盡其俟明春乎衆唯唯而散某病旋愈劉回舟中途有巨盜伺之探知空手歸遂去

蔣封翁

沿山蔣適園封翁堅心餘太史士銓之父也精法家言以智俠自喜

七歲隨其叔游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曰某寺僧被殺不得主名奈何蔣附叔耳語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問之曰他誦經而屢顧不在經故疑之語爲捕者所聞竟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出游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蔣疑而跡之見其躡古廟大鐘下詰之則曰我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某賊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故避此言畢泣蔣亦泣強之回舟與其食並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爲兄弟居無何熊來曰我得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緡臨安無所托母妻故來弟亦知吾父有養子白蛟平素無行脫有敢弟善持之言舉去踰年臨安人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瀕死時囑曰爲我報蔣君蔣陰計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巨測乃函致臨安主人授郤署法遲至十日始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蔣哭曰蛟至臨安兒骸已焚塊然在桶今舟人已負之納我圃中

此外不餘一錢奈何蔣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舉走出母牽蔣袍哭曰聞臨安主人以兒金寄君金之來固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盍析其半以活老身如何蔣未答蛟突前睨曰此事須南昌廳主明之耳蔣叱之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叟來卽明也蛟卽扁蔣而去俄頃有鷹眉者六七輩至蔣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托防蛟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皆詣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斧之複底脫皆鎔金瑩然裹以簿券衆取視皆感泣歎老嫗不知人而已游慕山右時臨汾令縱吏暴征民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往撫治聘蔣同往至其地山上人如蟻蟻張旗樹柵洶洶然蔣手令箭先行環山呼曰撫軍知汝等皆良民爲姦吏迫而走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噤不敢語稍稍下蔣導之入縣庭牽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庭而囂欲毆之蔣從旁大呼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撈吏至血流民懼譟拜謝去安堵如故後蔣以倦游家居

忽聞佟爲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至澤州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蔣至爲強一飲會太守有疑獄聘蔣蔣曰若能助佟我卽助君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鬻至三日而事集佟行蔣乃行蔣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心餘捐館時猶及見心餘舉於鄉後以心餘官編修 贈如其官

陳鑑亭侍郎

嘉慶戊午吾閩鄉試 新城陳鑑亭先生 觀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某懷挾一包裹被兵弁所搜獲獻之先生時衆口駭觀咸爲廣文擔憂廣文已斃鯨至無人狀先生乃取包裹置於坐椅之右大聲飭兵弁曰既有懷挾應仔細再搜兵弁不敢違復將考籃及衣架重複檢視乃跪稟曰無之觀察哂然曰汝既說有懷挾如何又言無之仍飭再搜如初復跪稟曰實在無之觀察目廣文曰既實在無之汝不進去何待於是廣文領卷徑進而兵弁

乃瞠視無一辭旁觀者皆暗地稱頌不置夫科舉之搜檢自前代即有之然功令不得不嚴而奉行者則不可不存寬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歷躋顯秩官至倉場侍郎按江西新城陳氏先世極寒微有在富家傭工者樸誠直諒爲主人翁所倚任人咸稱之爲陳長者厥後子孫繁昌家道大起如前少宗伯石士先生用光前少司寇鍾溪先生希晉前侍御史玉方先生希祖今大廷尉子鶴先生孚恩皆鑑亭倉侍之羣從行也當乾隆末年吾閩虧空案發自督撫以至州縣無不獲咎者由京揀發道府十六員到閩補用時撫署有老幕客精風鑑每於屏後伺十六員之來徧相之私語人曰新到之道府率多刻覈之才而鮮渾涵之度其精明而兼渾厚將來能終保令名者僅三人而已謂慶蕉園制府李蔭原藩伯長森及鑑亭也而鑑亭最稱仁恕云

戴太守報德

吾鄉侯官游心水太守紹安在南安任時大庾戴箋圃先生方以幼童應縣試戴本徽州產衆攻之不釋太守與大庾令孫卓峯邁力護之孫亦閩人也箋圃先生少穎異縣府試皆高標故邑人益妬之太守已於學使者前爲之緩頰院試日太守預藏箋圃於輿中四鼓即同入試院學使者榜發亦高標衆無奈之何遂入籍未幾箋圃可亭石士蓮士數先生踵起蔚成章平之業箋圃先生臨終時囑其後人云吾家之興實游孫二公之賜他日當無忘報德也越數十年後游之後嗣不振至無以自存而戴崑禾太守嘉穀適蒞福州甫下車卽訪游孫二家子孫而游近居榕城值陳敝齋侍御功里居爲之介紹翻縷復其田廬並延師課其孫曾資之薪水籌畫備至一時傳爲佳話家大人曾作報德歌以美之

支某

鎮江鹽商支姓者其家雄於貲而富而好禮余隨侍家大人寓居邗

上時錢梅溪詠主其家蓋鎮江揚州各有一宅余與梅溪爲忘年交數相往來於楊州宅因識支見其醇謹敦篤絕無驕奢習氣時英夷警報屢至鎮江紳富多先期遷避莠民乘機擄掠者不絕於途支家方擇日令婦女帶輜重將爲江西之行有莠民百十人約屈日攔門劫之支於首塗日始聞其事欲請官彈壓已弗及突有乞徒三百餘人攘臂登門將莠民驅逐淨盡俟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蓋支家平日以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優有求無弗應者每朔望必大張酒飯以飲之使各盡歡而後罷故終得一日之報云

嘉義令

道光十二年臺灣陳辦之亂大抵爲貪醉吏所激而成有嘉義令某者聞變逃入民舍適堂後有空棺遂臥其中賊至見虛無人已相率去有一賊以大便急獨留後某令以爲賊去盡又鬱悶已久微露呵欠聲爲賊所覺奔告前賊復返開棺將某令曳出橫加擄掠令其將

某案得贓若干逐案供明凌虐移時然後剗刀於腹焉不知者方以爲不屈被難也時三山詩社以此命題家大人有句云固難擢髮頑民罪豈有甘心衆母家可謂婉而諷矣

池上草堂卷第四

福州梁恭辰撰

黃霽青述二事

道光辛丑家大人在上海防堵英夷與黃霽青太守

安濤

相遇昔年

宣南詩社舊侶也太守喜談因果述其數年前魏塘

太守居鄉名

有周蘊超

者死時徧身青腫作拷痕陰囊腫如斗大自以錐刺潰爛如蜂窠如是多日垂斃手足俱合如桎梏狀口呼冥卒及地保包爲榮名哀號乞憐作悔恨聲不絕室內外鎖鍊聲琅琅然其居與余鄰余亦聞之詢其戚黨是人生前究作何惡業有人附余細語曰是不可枚舉第就一二事言之可知其人矣里有姑嫂二人皆婦居稍有薄產周初誘而姦之數年後復將二婦誘賣兼吞其貲二婦皆鬱鬱死數日前周已自言爲二婦所控拘魂就鞠矣又一尼菴有田數十畝尼亦粗有姿色其田爲乾隆初施主所捨勒碑殿門外周陰使人磨去施主

名而易已。祖名外塗泥沙以掩鏡迹，旋使其姪誘尼姦而白，率無賴數輩密掩之，遂以不守清規逐尼而奪其田。墓碑呈官，冒稱施主子孫，官亦無以難也。其他事率類此，欲不受其報，得乎？太守又曰：包爲榮者，生前曾充地保人，尙樸厚，未嘗魚肉鄉民，不意其死後仍充是役也。霽青太守又述其封翁退菴先生家居樂善濟人，以醫而自隱於詩，嘗著醫話八卷及漁齋詩集若干卷。生平戒殺，凡祭祀賓客之用無非沽諸肆者。一日友人餉蟹二筐，霜螯肥美，旁觀者咸思朶頤先生時坐水閣中，傾筐投諸河。一湖州客適在座，謂先生酷類其鄉張封翁。張封翁者，蘭渚侍郎之父也。其家戒殺放生，已數世。侍郎兄弟咸登甲科，膺顯仕，君能如此行，見諸郎貴顯，比張氏矣。踰年，霽青旋以二甲第一人入翰林，典黔試，作守高州。按蘭渚侍郎撫閩時，家大人曾入其幕中，初不知其戒殺也。居將匝月，館膳中未設一雞，偶逢讌集，必蒸板鴨以餉客，詢之乃知其事，食自死肉，合箸皆奉。

其教不敢違也侍郎自奉甚清儉每朔望黎明出署但買兩麥花噉之俗講油日奉蓮池大師法門以修淨土念佛號爲事易養之曰有人於南屏僧寮遇之殆已生忉利天矣

陳海霞述二事

陳海霞標吳江人歷司桂林撫署刑名在家大人幕中最久與余爲忘年交嘗言其同里某氏適邑中趙某趙私一僕婦有身氏故有子知其故乃匿僕婦於內詐爲已孕俟其產而畱撫之人鮮知者後僕婦所生子名平章中某科舉人選嘉定教諭氏得封如例而已所生子則天亡久矣向使不畱僕婦子則宗祧遂斬蓋天之所以報不妒者如此海霞又曰有浙中皇甫某乾隆某科進士爲某邑知縣罷歸來主吾邑笠澤書院皇甫故長者授徒有方吾邑人士亦親愛之而暮年殊困頓有一子已登賢書而暴卒惟老夫婦兩口寄居吳江亦相繼而沒嘗語人曰吾平生有三快意事而因一事錯悞致受

惡報此生無復他望雖悔曷追言之可爲戒也吾少年時步游郊外見一麗人心殊愛慕後娶婦歸卽曩時所遇之人快意者一會試放榜日隨衆往觀苦短視不能及遠又人衆擠不得前瞥見地上遺一眼鏡試帶之與眼恰合一舉首見已姓名正巍然高列快意者二其年吾子初應鄉試卽登賢書快意者三迨吾爲某邑知縣有門生某有才無行中鄉榜後嫌已聘妻貧誣其有外遇此女適病鼓脹乃指爲有孕控於吾乞斷離吾信之乃拘此女於公庭不容置辨女性故烈袖出刀自剖其腹急救不及遂死於是事上聞某門生抵罪而吾亦坐是失官心殊惴惴無何吾子白晝覩女來卒死今吾夫婦老而無依行見爲他鄉餒而之鬼報亦酷矣聞者無不酸鼻當官者輕信之弊至於如此可畏也哉

勸人惜字

朱坎泉者錢塘諸生客游他省有某官延課其子見其居民不知惜

字糊窗抹桌踐踏污穢惡習相沿恬不爲怪乃力勸居停捐貲收買
或有不潔之紙必手自洗滌焚之逢人勸諭竟移其俗不數年間所
收之字以百億萬計及其歸也長子名瀾以嘉慶丁丑成進士入翰
林次子瀛亦以某科登鄉薦矣夫一人惜字爲善有限能使人人惜
字則其善大矣宜其獲報之隆也

貪吏不終

道光初吾鄉侯官令張姓者湘陰人其父本充縣役嘗語人曰公門
中好修行吾儕隨事皆可造福也生平喜爲人解紛不肯逼人於險
人咸稱爲張長者因解犯至省垣卒卽葬於城外官山地勢低窪每
春夏月必爲水潦所浸家本貧不能起遷聽之而已後其子某由科
目出身又以此爲吉穴不肯起遷及作令吾閩聲名狼籍不恤人言
宦橐既充卽遣所親旋楚將先墓之周圍用土填高以免水患乃不
數月遽以不謹被劾去官其鄉人頗疑爲修墓之故或曰其地本鮎

魚穴得水則活水涸則死耳時陳楓階攝令湘陰聞之慨然曰一胥役而行善遂得貴子一邑宰而貪墨不免失官天道無私如此人不察天心之所在而徒曉曉於地理豈非偵哉

武岡州事

武岡州周某家衣食稍足而族丁寡弱居舒楊兩大族之中是年歲荒冬寒舒姓有乞兒凍死郊外距周宅半里餘周夜臥不知天明舒來見之乃歸約匪徒以人命圖賴周懼賄金五十兩求息十六人共分之前一班去後一班又來人數愈衆需銀愈多非數百金不辦周無奈往請關聖像並州城二郎神像供於郊外上疏禱之衆始懼而散過數月分金諸人內有一人忽顛狂來自周門跪拜曰我只分得銀若干但願汝明中去暗中回云云每日拜三次數日而死又一人繼之拜祝如前連死七人餘九人懼願退還原金求周代懺悔周不敢允而十六人盡死矣此乾隆丁未年事陪室燈

書名載之

蘇大璋

乾隆間有諸生蘇大璋者治易有聲夢天榜中式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友起妒心訴於郡謂蘇有關節預知名次乞究治及壞榜時郡守在座第十一名果習易者乃以狀白監臨試官俱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擬以他備卷易之議既定拆彌封則自備卷而中式者蘇大璋由中式而抑置者卽訴郡之友也一堂咋舌士論快之

陳扶昇

湖北陳扶昇者黃州府巨族也通族有一祖山俗呼蛇穴其實乃水木蘆鞭之龍直來橫受穴閃一旁而祖墳皆在盡頭所以不發時扶昇方爲父營葬本房單弱族人逞強不容其占大穴不得已任橫窩定穴乃恰得真龍葬後生六子皆聰明岸異少年科第各得顯官宅中奴婢如雲奈家法不整凡僕婦之有姿者恒用以伴宿爭相獻媚習以爲常及其生子仍爲奴僕所有後有數家逃至江南易姓改者

竟得大貴而扶昇之滴派僅一傳卽衰雖訪知其事轉畏勢不敢往
認只說奴僕發達而不知爲陳氏之正支也長沙貴中孚曰此事余
所親見吾鄉中如陳氏者亦不知凡幾當其內亂之日未嘗不自鳴
得意豈知其受害如此之深哉夫人情莫不欲後嗣之顯榮豈肯將
大富大貴之子孫平白斷送與他姓所以然者私慾蔽之而利害未
明耳若早有覺寤而不通身汗下者非人也昔年衡山有譚姓者由
縣官罷職而歸日享田園之樂一日收租見庄戶之婦甚美以言調
之不願再逼之卽走避私告其姑姑曰似此富貴之家謀其風水猶
恐不得今來就你有何吃虧而反不從耶婦曰恐夫知見責耳姑曰
我先爲你言之可無慮也越日譚復調之便欣然相就譚大喜是夜
入房而婦適至將解衣就寢乃問之曰我前再三相調你決意不許
今一言甫出而遽相從何前難而後易乎婦乃告以受姑之教云云
譚大醒悟因假託出便遂夜遁去後譚連生數子皆顯達今尙孫曾

蔚起不衰此所謂臨坡斬馬撒手懸崖也觀此知富貴之家尤宜保重眞種一失永不歸還縱有顯親揚名之子孫徒誤認他人爲父祖吉地之靈秀潛移正支之嗣續寢替身後之追封不及祠廟之祭享讓人父不能認其子子不能識其父而當局者反以爲樂不亦大可哀乎

佃戶行善

有佃戶錢益者其主人因謀佔鄰田不遂心生毒計令益以稗子撒鄰田中益謂其妻曰竟撒則害人不撒則逆主命將奈何妻曰何不以蒸熟稗子代之益遂如法行其主察之見已撒而止而鄰田毫無所損後益生子登進士第夫妻皆受封偕老焉

代寫離書

甯波葛觀察爲諸生時每赴學塾過路旁一廟必揖而去神託夢於廟祝曰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其爲我築一屏於門廟祝將

鳩工復夢曰無庸葛代人寫離書已削其科名矣蓋里有棄妻者葛得其一金而代爲之也葛聞廟祝言爲力完其夫婦後登鄉榜官至監司而止

恩福

恩福者以滿洲文舉人選山東陵縣頗有幹才而行同無賴署中治事之暇卽鳩合僮僕差役等大開賭局呼盧喝采晝夜不絕聲其長女已及笄常一騎一僕出遊不知所往夜亦不歸恩不能禁亦不過問也教匪馬進忠之案本多附會所株累至數十人恩爲承審官將定案株累者率不肯畫供詰其故曰畫卽斫頭豈有不知恩諭之曰但畫我保汝不斫頭衆皆曰太爺哄我恩曰我若哄汝汝索我命衆諾之翼日皆駢戮矣家大人莅東臬任悉其冤日思劾恩旋擢任去至鍾雲亭祥爲巡撫始因案去之大受挾制且與其妻曰持刀伺於途鐘至簡出以避之後因京控上命文秋潭閣老往鞫之文定案而

恩入京翻控復

派阮芸臺閣老會刑部審始定發遣途中爲羣鬼所扼死其妻子不知流落所終

藉人雪仇

泗州某生薄游粵之瓊州府寓僧舍中先有一客在焉詢知爲江西劉某與新太守有舊因新太守未至暫寓以俟偶題詩壁上牢騷惋惻泗州生頗有憐才之意邀之小酌相見恨晚因與晨夕晤對唱和甚歡未幾新太守已下車促劉往謁踟躕不去疑其衣敝履穿羞顏干謁卽假衣冠僕從慫恿其行至午後去而復返詰其故慘然曰旬日來深感知遇之厚屢欲誠告恐駭聽聞而事難克濟尙須鼎力成全不敢不陳心腹余之訪太守實欲雪仇耳太守前因罣誤虧帑余爲之借貸彌縫復罄產爲之捐復旣得官零陵令余往理索則頓遭白眼不但不承前欠且以惡言相逐使我進退無路瘠死他鄉數年

來屢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爲之排護入則門丞戶尉爲之呵禁君若肯僞作抽豐客試往一拜余當藏身扇匣中但得進宅門卽無阻矣泗州生大爲不平旣而驚曰然則君其鬼矣劉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時已薄暮卽秉燭相照果無影泗州生大懼枯坐神喪默無一言劉慰之曰勿怖日來蒙惠垂青孤魂藉以不餒頃復求仗鼎力豈敢累君良久稍神定許以所求明日如其語進謁片刻卽出次日忽喧傳太守暴疾終矣泗州生恐洩前事構禍亟他去而劉亦不知所之

估墳惡報

有卜葬者信地師之言以古墳爲吉穴合數塚之地鋤而平之棄其朽骨瘞其父母謂陶朱之富可操券致也居貨海船貿於東洋忽遇風落滌數年始得出滌而返初去年餘其家人忽見其倉皇夜歸曰我在海被盜劫貨不能返因亦在海爲盜劫殺多人今事敗倖逃聞

被執者已供我姓名里址飛檄拘眷屬可速自爲計俱死無益也揮淚而竄合家震駭一夜星散次日鄰人怪其日午不開門推之已虛掩呼之無一人不明其故地方具稟有司檢其什物爲造冊封之親族疑慮無敢出爲理者後此人旋里見屋閉官封詢之鄰人告以久遁乃呈官請給還屋物官轉請以全家夜逃之故邀鄰族還保所挾貲已耗盡所領回之屋已破壞不堪什物失其十之七八矣兩年後過鎮江遇其妻爲人傭媪乃述其故流離亡去之子女尙不知所之有知其佔墳者爲人言之鬼報之惡毒如此

貞女明冤

乾隆辛亥春京師德勝門外一老人僱車往南城未至而死御者赴官報驗日暮未及檢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覓火向燬既歸屍烏有矣懼罪計無所出有點者曰吾見僻處厝一棺已被挖可偷其屍代之遂往發焉黑夜間不復審視匆遽將屍覆置驗所明

日官來檢驗則女尸也項有扼痕共相駭愕嚴鞫守者迫於刑遂吐實亟拘屍主至嚴訊之蓋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後婦婦本有夫以貧故僞爲兄妹而賣之以度生某貪其色娶焉前夫以親故時相往來某業賈每出必竟日或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爲女所窺懼發其私謀並汙之與女婉商不允至夜強劫之女號詈百端婦計無所施適具父以索逋赴通州須十日方歸遂共扼殺以滅口比某歸給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鞫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顧老人之屍烏有也遍索弗獲姑繫車夫與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於官曰前日所失之屍卽吾也吾夙有痰疾冷則發發則如死至中夜醒見黑暗無人意御者棄我而去耳暗中尋路自返孰意興此大獄龍官出車夫及里甲驗之確並釋之案乃結噫此天之不欲淫兇漏網抑貞魂烈魄假手於人以自明其冤歟

城隍顯靈

吾郡城隍廟本屏山地層累而上形勢巍峨香火最盛余周歷各省所見廟貌無此壯觀也少聞莆田縣有王監生一案王素豪橫見田鄰張嫗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偽契賄縣令某斷爲已有張嫗無奈何以田與之而中心甚憤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張嫗召其子視之卽執以鳴官誣爲子殺其母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 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蘇昌固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山野間且徧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州泉州二知府會鞠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爺爺我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及牽出最下一層廟門則兩泥塑鬼隸忽移而前以兩槌夾乂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知府亦悚然重加研訊始白其子冤而王監生伏法城隍之香火從此益盛而頭門兩皂隸前進

香者亦不絕此先刑資政公目擊其事爲家大人述之云

宋龍圖

同時仙游縣亦有王監生一案時縣令爲嘉興宋某素性方嚴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而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庶免於厄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之貲本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遂喧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語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於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遣人淘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立拘王監生與某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遂置之於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某佃自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其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於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知縣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遊人爲之歌曰瞎說姦夫殺本夫眞龍圖變假龍圖寄言民牧須詳慎莫恃官清膽氣粗

此家大人讀書仙遊書院時聞邑諸生所述蓋乾隆四十年間事

孝心領解

袁簡齋先生新齊諧中載裘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急欲一見書坐公解閣門外喧嚷聲問之則新解元與公家人爲門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貧祭過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燧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然渠好勇喜鬪一聞母喝卽止念此尙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尙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按裘文達公係乾隆己未進士於丁卯典試湖北壬申典試江南庚午典試浙江癸酉復典試浙江己卯復典試江南丙戌遂爲會總裁 並無典試吾閩之事此所載有歧誤然其事則

均可勸再戒矣。

廖思芳

廖都轉黃以獲教匪首犯劉之協功由葉縣知縣擢鎮江知府又擢兩淮鹽運使當時手擒劉之協者實都轉之子思芳勇聲聞天下既復思以奇功自見而所行多莽鹵嘉慶癸酉教匪林清之變其黨李文成起河南陷滑縣事定以次駢戮而諸大頭目中有所謂視現劉第五者六人皆逸去

上通飭各直省協拿許以重賞廖思芳乃攘臂其間每出必從數騎一日路經某縣日暮雨作憩道旁店中故有偉男子口操齊音袒坐露其膊有刀箭瘢思芳震駭迫視之腰懸鐵刀急出呼騎上奴兜擒之問其名曰劉第五遂送縣定讞已解刑部而曲阜孔氏言諸朝廖所獲者乃孔氏莊農劉第五非教匪大頭目劉第五也上怒集廷臣鞠之如孔氏言於是釋劉第五而下思芳於獄都轉亦

罷職去未幾思芳瘦死獄中家大人曰當日都中輿論謂劉之協之獲實出廖思芳而思芳又實係得自他人之手其人將剖訴故不敢歸功思芳而都轉自尸之思芳憤不能平日夜思之乃讓爲劉第五之累乖氣致戾此之謂歟

凡戲無益

廖思芳誤擒劉第五之案初至部時士大夫日以此爲談柄一日恭值

上躬耕藉田

祭先農壇甫畢 駕詣具服殿小憩更衣公卿百官皆候於望耕臺下時刑部已訊出劉第五是曲阜孔氏庶農尙未具奏衆官齊向大司寇韓桂齡先生詢問原委適諸城劉信芳先生與德州盧南石先生並立桂齡先生戲謂二人曰都奉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目劉曰都是他姓劉的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的不好

盧信芳 京中
常川爲盧五

爺 衆皆大笑其聲歡然時

上已出具服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趨前來以手麾之衆始悚息聞糾儀御史欲列彈章以事涉德州有力阻之者乃止否則罍吏議者恐不乏人矣是日家大人亦在壇監禮目擊其事退爲余兄弟輩述之且曰凡戲無益矧咫尺 天威乎錄之亦足爲好謔者戒也

祝由科

趙甌北與陳玉亭

繩祖

同值軍機兩人皆年少暇輒手搏相戲玉亭

有力每握甌北手輒痛不可忍甌北受侮屢矣時思所以報之一日在 圓明園直廬取橙一椀語玉亭曰吾閉目相擊若觸吾椀而傷非吾罪也蓋甌北自謂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甌北必不敢以椀擊也忽聞椀端一聲而玉亭已血滿面將斃矣急以湯灌之始甌北大驚悔立呼車送之入城是日散直急騎馬往視甫入西直門而馬忽跳躍甌北遂跌仆地死去半刻方

醒乃先回宅將息明日始往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兩家奴子互相論議始知甌北之跌卽玉亭所爲玉亭楚人蓋素習祝由科能以傷移於人也凡戲無益此則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矣

賢婦保家

周才美以刻薄起家爲子娶婦初入門卽付以斗斛秤尺等物各兩件諭行入多出少之法婦怪之卽涕泣求去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後代必育不肖子破家人謂妾所生妾不受也才美悟曰然則改之何如婦問用此幾年矣曰二十餘載必欲畱妾請反用二十餘年以償昔日欺詐之數乃可才美諾之後生二子皆登第此婦旣賢且智以巾幗而能爲幹蠱之事洵女丈夫哉

施藥得報

廣西陳桂舫鑠余丁酉同年也余於榜後卽到桂林省親故三次計偕皆由瀟湘泛洞庭至汴梁渡河北上每談及洞庭桂舫輒怦怦然

變色或笑其膽怯曰非但膽怯幾乎膽碎幸有天道也因述前數年
隨其父由河南歸路過洞庭因風不利而泊岡泊船不下數百適有
流民小舟十數隻舟中人多死於病桂坳舟中帶有藥丸如薄荷六
合之類投
之輒效於是求藥者不一而足後藥所剩無幾有不能遍給之勢其
父曰藥原所以救人斬而不與非義也乃傾所有給之計救活者已
數十人次早風轉各舟不約同開波浪掀天四望無際及傍晚離湘
陰尚有十餘里風忽息衆心稍定而船戶則惴惴然謂恐其轉風也
勉強趕行約離口岸不及半里而逆風已起俄風力漸猛兼以船大
招風不能攏進不得已約衆水手及全船人由小舟登岸用雙條大
纜牽之船戶囑桂舫將柁握定勿令偏向衆甫登岸而颶風怒發船
一起伏約高丈餘人力難施竟有飄至中流之勢正在倉皇忽聞山
後一簇人喊曰快來相救七八十人隨纜而泅一吶喊間船已收口
矣衆方慶再生詢之卽昨日之流民也蓋流民船小未起風時早已

到岸此若有神使之者救人卽所以自救良不誣也

某先達

某先達者家本素封角艸時卽聯姻富室其尊人慷慨好施罄其所積臨終時惟以陰德遺公公困甚入泮後借貸爲娶婦計而富翁嫌壻貧陰背盟而以青衣易之青衣固端莊婉婉公無由知其僞也後往岳家里中無賴子羣以婢壻相擲揄公密叩諸婦婦直告焉先是公嘗夢至一所朱蘭碧瓦迥異人間有數女郎共繡一錦袍問之曰新科狀元服誦視襟袖間朱書二字乃己姓名醒後頗自負及知娶婢恚甚念他年富貴必欲改絃一夕仍夢至前所刺繡女郎漠不相顧視襟袖間字模將滅急問其故一女郎漫應曰此子近萌一棄妻念上帝命易他人耳瞿然驚覺深自悔厲自此琴瑟益調誓言偕老不數年而大魁天下洊掌封圻

救人不終

閩縣陳瀛仙 廣元 戊辰進士選山東臨邑縣陳本豪士縱情詩酒又

不善理財遂以計典去官短交倉庫正欸至萬八千餘金應擬大辟

已收入府獄中道光五年家大人陳臬山左與陳爲素交日思所以

解脫之濟南府鍾雲亭 祥 爲陳戊辰同年家大人與之極力拊擋縮

其數至壹萬以內實虧九千餘金若能限內完繳便可免罪且准捐

復原官而妙手空空別無計策時方伯爲訥近堂 訥爾經額 新撫軍爲

陳心畬中丞 中孚 繼鍾爲濟南府者爲家大人同年楊蓉峯 惠元 中丞

方伯皆與陳厚而楊則陳之姻也數人同心極力爲之部署適濰縣

缺出僉商接手之人家大人乃謀諸撫藩調署一人令其於半年內

補苴臨邑虧數濰縣爲通省第一優缺於本人毫無所難而陳得大

受其益且帑項不至久虛一舉而三善兼衆皆以爲至妥適中丞選

一某令並面告之故某令極口擔承謁家大人及諸上官亦無不再

三諄囑之並無難色無何而家大人擢蘇藩訥近堂擢漕帥楊蓉峯

回泰安任陳中丞卒於山東某令已蒞任半年餘見原議之上官無一在眼前者頓翻前說一毫不拔陳遂以限滿無完照例擬罪卒於府獄同官知此事者皆爲不平而無如之何也未幾而滌縣以逃犯故將某令奏叅革職逃犯本不必卽去官蓋上官聞陳事惡其虛詐故因案去之耳踰年某令始捐復改發南省過蘇州藩署修謁家人微及前事某令羞慙滿面至不能置一辭云

大吏好殺

吾閩乾隆末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魁倫司章奏者爲吾郡林樾亭先生喬蔭士林耆宿也時閩省吏治極敝倉庫皆空魁倫鎮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先生文筆旣雄敷陳詳盡奏入大動

上聽立授魁倫爲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踰年魁倫以丁憂回京先生亦赴部謁選見故太傅朱文正公先生本文正公高足公於其來厲色問之曰魁某與大獄聞皆汝慫慂之信乎先生力辨其無

且謂虧空於理應辦不料清查之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應未減若魁某之好殺斷無好結局且靜觀之時樾亭先生在內城主魁倫家在外城主先叔祖太常公家此語親爲家大人述之無何魁倫授四川總督以教匪倫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樾亭先生時甫選明川彭縣調江津旋被檄委辦藏務卒於西陲邊外

貪酷吏善逢迎

嘉慶初有進士作令吾閩者貪與酷兼而才復足以濟之初任晉江縣適大吏以巡閱過境距縣尙數十里卽有村間民婦提筐跪獻道左者問其何以知我來則曰小民那知有大人過此昨聞本縣官將到官愛我等若子又素不受饋賂計惟田園中所有蔬菓可藉以展芹忱今適遇大人因思縣有好官皆出自大人之賜理應先獻大人後再補送縣官也太吏笑領之如是者絡繹數十起乃悉令隨輿至城中領賞及至行館見某令大獎異之因籌所以賞提筐者則某令

已代備銀牌百面隨傳命分給之各歡聲雷動而去大吏又大稱快而不知皆此令所預爲之也不數月卽擢厦防同知爲吾閩第一優缺蒞任之日適報一命案有本轄富紳捐部郎者因起造園亭親督工匠自坐一圓椅旁置燈火以供吸食鴉片煙之用俄一匠亦攜潮煙筒向燈吸火富紳叱之甚厲匠負氣去乘僕從不在側攜斧劈其背立斃匠亦旋被執送官自認不諱卽收禁牌示明日早堂聽審而夜遣人語匠令供指使者翌日匠供主人之妾某氏籤拘某妾晚堂聽審某妾急使客以萬金賂得免復使人語匠曰某妾不肯到官恐指使別有人明日覆訊當另供又越日覆供事出某妾而其意實起於其妻籤拘某妻則復使客加賂萬金案遂定蓋受篆甫三日已乾沒二萬金而於案情並無出入於是人皆畏其貪酷而亦羣服其才大吏益賢之旋擢守泉州後屢緣事復遞降爲令蓋歷任所爲率類此終至輾轉褫職有所任幹僕陰記其前後所入不下五十萬金皆

隨手散去罷廢之後兩目旋瞽兩子皆納貲爲郡承者亦相繼而亡遂至貧無以自存竟佗僚客死俗所謂人財兩空者此令之謂矣同時有莆田令者漢軍人亦工逢迎值某大吏過境午憩於涵江驛館蕭中山水本佳而涵江風景尤好驛館中一樓最擅溪山之勝某大吏頗喜吟詠因卽景成七言截句一首書紙粘壁而去越旬餘旋節復憩此樓見壁上有墨榻山水一橫幅結構頗佳幅左有詩歎就視之卽前所作截句也適某令進謁大加稱謝並詢墨榻如有餘紙擬帶數幅回省垣以分貽知好則早已榻成二百幅精裱裝匣隨輜重發行矣於是大吏復稱謝不已握手鄭重而去旋有興糧廳缺出已擬題陞某令聞其暴卒而止某令揮金如土自奉極奢而身後欠負纍纍同寅極力襄助僅得歸去近有吾鄉公車爲某官帶信物至京親交某令宅中者則所居極湫隘僅一嫠妾應門而已

盜脅官

有盜夜入某家露刃脅之曰吾與若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不必殺人若之盜常殺人以得財與吾孰賢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爲之徒以貧故不得已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較若所爲曾未及半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今獨取若財吾可以歸里買田恂恂爲善人不猶勝若之終身爲盜乎劫其篋千金而去某令大懼不敢泄其事某鄰有微聞之者傳播於衆如此此江南某縣嘉慶初年事

曹循吏

曹懷樸謹河南解元寶應朱文定公及陳恭甫編修所取士也作令吾閩有循聲爲吾鄉近來第一廉能之吏宰閩縣時值新廉訪蒞任故事閩縣與侯官分辨署中磁器侯官費至洋銀千圓而曹以百圓了之司閩者不納且毀其器之半曹乃懷器單及各碗式親呈於廉訪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計之無論侯官所辦若干卽卑職此一單已

足敷廚房茶竈之用今爲閩人毀其半亦願補行送入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於民非卑職所敢出也廉訪無如之何轉獎慰之一日於途中遇兩人爭辨執而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應守其地而歸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卽以原銀還之其人熟視許久曰尙有五十兩汝應一併還我蓋其人卽欲藉此訛詐也曹詰失銀者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又語得銀者曰渠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汝姑取之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頃當有人送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持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復置一辭途中圍觀者咸稱快曹之斷獄明決類如此曹面貌枯槁而少鬚眉相者謂其終身無子今五旬外已舉一子且擢淡水同知論者謂廉明之報云

清查浮數

乾隆末年吾閩虧空案發州縣伏法者二十餘人藩司以驚怖死臬司以冤殺七命爲人舉發時甫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文退回正法道府俱褫職總督伍拉納巡撫浦霖並逮問入京

純廩震怒廷訊日施大刑越日卽押赴市曹時伍兩目耿耿猶能左右視浦右屈已夾斷橫臥車中奄奄一息矣此家大人公車在京時所日鑿也當日總理清查局者爲田方伯鳳儀天性峻刻勾稽出入皆就現虧爲斷又以迫促了事就中應劃應抵者皆未及詳慎分清撤局後總計庫欸乃浮出數十萬金而死者不復生矣矣有古田令塔倫岱者由滿洲文舉人出身官聲本好虧項皆有欸可抵當時未及查出遂擬絞決人尤冤之方伯旋以丁艱歸已過嶺將上江山船忽見船頭約有官銜紗燈七八對最前一對上書古田縣正堂字可辨心訝此閩員何以送出浙界又何由徑入我船及登舟乃並無一人同之僕從亦無所見由是得心疾鬱鬱以死

修符

家大人陳臬山左時考課灤源書院有海陽修生者文頗佳異其姓因詢家世則讀書舊家其父修符者曾中解元並述其父來省赴試時途次遇夫婦二人攜幼子哭甚哀詰之則將鬻子以償富家債者修乃計其數傾囊與之及入闈題爲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忽夢一老人告之曰此題若作兩鄉黨必元驚覺卽以宋魯分股出闈後遇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卽將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與夢中老人宛然無二詢之爲其父遺像也榜發果首選按此事已載先大父天池公書香堂筆記中家大人近復錄入制藝叢話憶張惕菴先生曾云鄉黨自是昌平闕里然禮儒行篇云某少居魯衣撻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則宋魯並稱鄉黨非無據也

與鬼說情

浙江某科有溫州某生在號舍中遇女鬼索命甚急鄰舍生頗負膽

累往詰其故某生嚙弗能語鬼附某生代應曰我本無邪念彼百般挑我正與日成爲夫所見大遭詬辱實未受污也彼不但不爲剖辯反以風流自命故作得意之狀使我無以自明遂成短計鄰生曰此人誠可惡但能容我一言否鬼曰我自索命彼自抵命與君何干鄰生曰我平生專喜解冤釋恨凡事總求利益於人鬼之情狀與人當不懸殊徒以抵命爲快又何益乎鬼曰然則君將何以處我鄰生曰汝有子否鬼曰我有一子今年十八又問彼有子否則曰彼有一女已及笄矣鄰生曰今我令彼將女許汝爲媳汝願從否則曰此固所願但此人無良難保其不翻悔此次若放他去則再遇又不知何時耳鄰生慨然曰我願以一家保此事如有翻悔汝卽向我索命可也鬼沉吟良久曰姑從君命切勿食言鄭重而去某生頓甦鄰生告之故遂滿口應承惟恐鬼之復至也是夜鄰生甫就寢卽夢前鬼來謝曰蒙君爲妾調停此事曰達神聽彼生本應此科中式今已移與君

我特來賀但一出關卽當急了此事勿因循也三場甫畢鄰生卽尋至兩家各述顛末數日之間遂成吉禮未幾榜發而鄰生已高標矣蓋鄰生素在溫州各屬辦理刑幕亦微聞有此事而未得其端倪今既力爲擔承如果翻悔不難以訪案意其獄耳此事爲郭蓮洛比部所述時比部方隨任浙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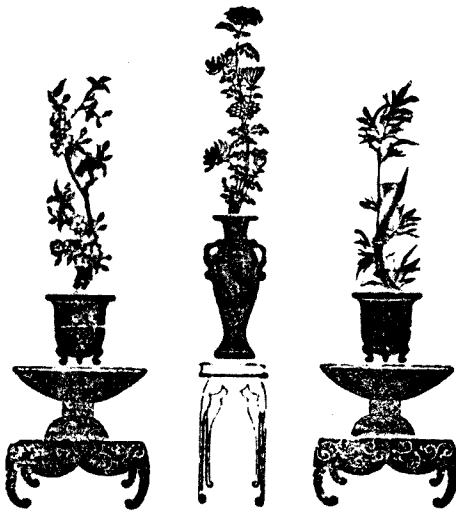
與鬼講理

鬼之情狀與人無殊可以情動亦可以理遣也浙江某科有趙生應鄉試既入闈飯後假寐一婦人揭簾入曰譚矣非某人也言畢倏隱趙生默記其姓名時點名尙未竟趙乃倚號口柵欄逢人詢問旋遇一人與所記姓名相符語以故且諷其出其人初不省悟久之復問婦人年貌衣飾趙以所見對其人乃曰果此人吾弗懼矣曩吾家有一輿夫甚懦爲妻所制日被毆辱弗敢較一日見輿夫被毆敗面吾怒斥之曰汝夫綱不震一至於此彼毆汝汝獨不能毆彼乎輿夫以

一言激動還毆其妻其妻太悲以爲天下之大有妻毆其夫而已今乃反是此天下之大辱也哭訇終日至夜而自縊此婦可謂至愚極悍倒行逆施者矣吾持公論以斥其去並非迫此婦以自縊乃欲執是以讐我天豈容之乎於是同號十子聞之共起爲文向空焚之瀆說其理使悟而自去且曰若再夜出爲祟當同詣明遠樓訴諸關帝押汝入無間地獄也是夜竟寂然

淫報

楊雪椒光祿 慶琛 在山左藩任聞其幕賓云每歲泰山進香時士女往來如織有男女二人於半山僻處苟合旋爲人擗見方思逸去而下體已聯爲一欲強分之卽痛不可忍旣而觀者愈衆有識其爲某處人者告其家往視之則嫂叔也其家人急以被褰二人昇回活埋之夫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鑒觀况名山顯赫之區而敢不顧倫常肆行淫穢得不受此惡報乎



池上草堂卷第五

福州梁恭辰撰

孟瓶菴先生

吾鄉數十年來紳耆負重望實足爲國人矜式者莫如孟瓶菴公超
然公掌教鼇峯八年家大人及諸伯叔父皆從受業公家世微寒封
翁某充潘署茶役而醇謹有士風祖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其
儕偶多信從之者署中讌客厨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忍
見並不忍聞其聲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其家人爲之減殺無
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加意培護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日未晡封翁
必鑿燈候其門並囑出入人毋使某知恐擾文思後公自知之每會
文輒不待哺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簾繕至解元名不覺
大笑衆官詢知卽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送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
翰林改吏部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尙健在甫報政還朝卽乞

養歸不出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猶以殺生爲戒云道光年間有修輯福建通志之舉所有書中體例局中經費悉歸陳恭甫編修主持前志有儒林道學二門蓋沿宋史之例同人擬仍其舊編修謂儒林可以句道學不必復立道學之名毅然刪之時家大人請假里居語同人曰道學莫盛於宋亦莫盛於閩此在仲史可無而在宋史則應有在他志可無而在閩志則應有不可刪也衆皆然之編修曰然則本朝何人可稱道學家大人曰如瓶菴先生者優人之矣衆翕然無異詞編修不能奪也

葉宮詹

乾隆間吾鄉葉毅菴宮詹

觀國

以儒林丈人屢司文柄廉勤盡職至

老不衰督滇學時諸城劉文正公適奉使至見公喜曰吾見節閣諸君一出學差無不而豐體胖今君如此清癯半爲校士清勤半爲官尉冷淡不愧爲吾門下士矣在粵西時值乙酉選拔之期有某生爲

巨公壻挾權要人手書諄諄相託得書立焚之不置一辭榜出其人竟不與闈屬翕然按試各郡約束丁役無額外糜費比任滿代者以地方供應事釀成大案竟羅重辟撫臣劾奏學臣某按臨之處較前任學臣葉某多派人夫至七百餘名在安徽時年近七旬大省卷帙繁多而無一篇不過目嘗夏夜校閱盡屏僕從惟留一幼童在身後揮扇忽扇風滅燈飭僮取火官詹每閱卷必據大几將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常滅燈頃宮詹以兩手各壓兩邊卷上乃暗中有一卷飛壓左手之背及燈至覆閱之則未過目之卷其文實不佳乃將此卷另行批抹徧示幕客而不言其故於是著中驚以爲神平生凡四任學政皆弊絕風清心安理得四十餘歲始連舉丈夫子七人長與三皆以優行貢成均四與五皆以舉人大挑知縣二與六與七並成進士二以榜下知縣分發廣東六與七皆入翰林洊出爲監司郡守孫數十人有由翰林歷吏部出爲監司者其成進士舉人拔

貢者虛指不勝屈吾郡簪纓之盛一時莫之與京也同時吾郡出爲學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雋望則惟宮詹與瓶菴吏部爲伯仲之間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其壽辰公手書楹聯爲祝不受公以已著雙欸爲言仍不受且云並非整壽他處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卽日攜一椅坐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壽儀者悉爲部錄而卻之曰大人並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收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於是總督亦爲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益非公之壁立萬仞不能如此同時有督學某省者雖滿載而歸不數年卽罄盡則等之自曾無譏矣

陳尙書

陳望坡尙書

若霖

本吾閩盛族世居閩縣之螺洲江流環抱沙土華

滋生其間者每多巨人長德而公尤爲傑出馭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

主知以仁恕字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違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堯舜爲君以皋陶刑官爲而一則曰罪疑爲輕再則曰甯失不經則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嚴之間必有道矣常陳臬楚北時勘辦秋錄以失出十五案爲部臣所指駁奉入

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長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爲務鼓舞作興無一人不樂爲之用者近年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錘有聲者皆出公夾袋中也吾鄉俗傳老於刑部者鮮能保全終始而後人亦多不振今公進退以禮克永終譽又享高年其次子景亮在兵部爲長貳所倚任又中庚子南元三子景曾以拔貢作令山西孫學寬亦登己亥鄉薦皆有蒸蒸日上之勢則公之食報可知矣又聞公早年困於童試至二

十八歲之春尙應歲試仍不售乃決意輟業爲商結伴同往蘇州販

如省城之馬頭過此

則長行矣

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三十里而遙舟至淇山橋必小泊

轅牌示卽於日內趕辦科考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
漢不爲意其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掖之上岸將行李拋置
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怏怏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爲
乾隆丙午科九月舉於鄉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南
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再出公之澹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
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其面公亦不求
人知時和帥初伏法其僕劉禿者已擬遠戎故事凡遺犯由提牢官
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
係重犯親身押往索取順天府收文回旋有科道叅奏遣犯劉禿聲
勢炫赫臨行夾路餞送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尙未出京

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噤無以對碰頭出
即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貿貿入司堂
問何事暗嘆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則堂官查出是日當月
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常月乎曰然曰劉禿之
事發矣汝尚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
月者又何干劉禿於某日出禁司官卽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
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爲據尙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
堂官皆蹙然曰是不難覆奏矣事遂解於是合署上下無不知有福
建陳老爺者附錄之以見公之遇事詳慎有益於公家又如此也
望坡尙書亦常勸人惜字每言其無錫同年顧式度銜入禮闈時夢
見一人來索卷大書一惜字而去覺而惡之題紙下三藝援筆立就
及騰真又自嫌首藝太短場後意殊不慊及榜發竟中會元始悟卷
中惜字乃其封翁勤於惜字之報其族人皆衆口同聲也 望坡尙

書撫滇時其夫人卒於官署令長子景福扶柩歸閩瀕行帶一副沙木壽板爲公所見飭之曰汝帶此回去何用景福不能對公笑曰以汝身分不配用此自然是爲我預備且問汝直以我爲能終於里第乎果爾則如天之福吾閩木材亦不惡何必多求如當終於督撫任所則又何難得一美棺乎因舉一故事諭之曰昔有張翁最精心計年六十時自備一棺旋嫌其材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及辦棺者借與用之約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爲利息如是輾轉數次居然棺厚九寸藏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恰及廂房急人扛取其棺業已被焚忙投之水塘中火旋熄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張翁乃歎曰此我命中祇應得薄棺也夫棺之厚薄尙有定數又何必費無數之貲求美材於萬里之外乎聞者皆服其達觀

五子登科

福州曾霽峰刺史

暉春

以進士官州牧其祖本寒儒嘗與戚屬某姓

爭墳地地故曾物爭辨莫決將斷諸官而某戚頗有力預製墓碑先
一夜瘞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碑遂勒曾起棺改葬焉曾隨亦聞其
計無如何也後歷數十年兩家之科名仕宦皆相埒風水之說固不
謬矣今則某氏之顯者漸替其子孫亦寥寥曾氏則繼起之書香愈
盛長子元基乙未舉人次子元炳己丑進士三子元海壬午進士廣
西學政四子元燮戊戌進士現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舉人魏麗泉
中丞製五子登科匾旌其門而孫兆鰲旋登庚子進士科名之盛一
時莫之與京可知人不患爲人所欺而但求爲天所佑耳又聞曾氏
自刺史之父又盤公新戒殺已歷三代百有餘年矣抑亦好生之報
歟

廖氏陰德

閩縣廖氏積有陰德先母鄭夫人常稱之先母爲廖家之表姪女故
知之最悉每談舊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羣稱廖太翁者曾於臺灣充

郡署吏書於某年私焚海盜案一册蓋活人以千計生平又最敬惜字紙每自背一籃於窮街僻巷檢之其受污穢不堪着手者亦拾回洗淨焚化行之數十年不倦蓋文人學士之所難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寬恕恒及時遣嫁俗所爲之試粧回門之禮皆不廢人問之曰婢女亦女也忍異視乎其厚德又如此此皆乾嘉間事先母所目覩者彼時廩家尙未發祥今則兄弟相繼而登科第長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次鴻禧道光乙酉舉人次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江南同知次鴻藻嘉慶己巳進士江西糧道次鴻荃嘉慶己巳榜眼現官尙書鴻苞字竹臣鴻藻字儀卿鴻荃字鉅夫三人皆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有矣

許氏陰德

侯官許蔭坪進士

德樹

自述其先代本籍晉江其曾祖母鄭孺人湖

北巡撫魚門先生

在鎰

女也巡撫罷官留修湖北省垣孺人捐田產

衣飾合得白金二百餘斤助工費巡撫因得歸遂攜子女從父居侯
官而棄其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之兄弟泉州守義之書門曰巾
幘君子而家日貧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流落異鄉者力措金寄贖
之值其絕糧已數日矣子端木崇楷乾隆已卯舉人山西翼城知縣
孫繼之懿善乾隆辛卯舉人廣東陸豐知縣皆以治譜相嬗有循聲
陸豐君尤濶達好施與其姑某氏貧生二女將溺之悉收爲己女時
君家已有五女矣又某氏姑有二女因貧將鬻爲婢公復攜歸代爲
撫養婚嫁壻家皆各能成立時城中稱女貴者必推許氏曾孫鶴齡
冠瀛先成進士入翰林蔭坪亦成進士又慶瀾繼登鄉薦家大人與
蔭坪少同受業於鄭蘇年先生之門癸卯回福州訪蔭坪則蔭坪之
兩子兩孫皆方以秀才應鄉試書香之盛同輩所僅見也

官志齋徵君

侯官官志齋徵君崇業鹽筴世以忠厚稱後負官帑志齋代其父繫

官者數月復竭貲產以授代者家遂破志齋既貧甚而善事其親從朱梅崖先生受作文法乾隆己亥科大興太傅朱文正公典閩試從落卷中拔置第六文極古淡嘗議粉起文正公復命

上案闈墨觀之語公曰前數篇皆佳而第六名文尤有先正典型自是嘗議者不敢鼓其喙既試禮部不第歸公爲貽書閩中當事代謀館穀當事知某邑書院師未定以告志齋志齋曰去歲主是席者吾同學友某倘奪彼與我實不願爲當事復改籌某邑志齋曰適聞求薦某席者吾中表兄弟也皆弗果就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汪中丞稔志齋賢諸蚤緣少年皆被駁而獨舉志齋以應士論翕然志齋以親意勉就徵行至清湖病沒其友謝退谷孝廉金鑾忽夢志齋來告曰我壽數已終矣上帝憐我恤師母育遺孤命爲侯官縣城隍神遂挾退谷偕之城隍廟退谷請相依於此志齋麾之歸侯官城隍廟在衙署中少有知之者明日訪其地果如夢境所歷未幾而志齋

計至矣先是志齋之師某孝廉死家無遺產志齋迎養師母而撫育其孤至成立始還其故居云

薩露蕭農部

福州鹽商惟薩姓能世其家自露蕭農部龍光爲總商其名益盛農

部之父啓源翁知遇本以忠厚起家樂善好施農部稟承家訓又雄

於財故數十年來陽施夜行之盛爲吾閩稱首乾隆庚子冬農部方計偕北行翁旣厚給之貲俾得沿途周濟窮乏辛丑春適有引見

官進京者翁復兌寄三千金函諭另篋存貯俟發榜後以分吾鄉之報罷者農部遵行惟謹於是吾鄉下第舉子無一畱滯他鄉者農部卽於是科登進士選庶常散館改戶部京曹多清苦惟戶部所入較優農部悉畱以資京寮之貧者不足則捐貲以濟同郡之謁選及與計偕者多館於農部宅中值鄉宦某有迫於逋負將以身殉者傾囊助之立解其厄以丁憂歸里遂不復出時鹽政日敝農部左提右挈

所代承課額不下數十萬金農部以一身肩之推惠內外凡鰥寡孤獨貧苦無以嫁娶葬埋者族戚之待以舉火者士子之赴省試禮部試者往往無半面之識而莫不遂所求以去有侯官令某以虧空干吏議並非素交倉卒登門求助慨諾之某獲復官又嘗增置鰲峰書院書舍整修洪山橋建東街文昌祠新鼓山湧泉寺乙卯之賑饑丁丑之浚河皆賴倡輸以集事其實農部偶亦稱貸於人非盡有餘而施不倦人皆知之嘗語人曰吾豈以財爲德哉視吾義所在而從之而已必俟有餘而后散焉則爲善無日矣有子十五人皆相繼登秀孝之科其孫輩至今登賢書者亦不絕農部晚年無他嗜好惟日喜爲葉子戲或議其荒於家政然教子必以義方嘗持蔚州魏敏果公之訓曰敗家子有二等放蕩賭博驕奢淫泆喪祖父之貲產敗其家門者此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病國貪賄肥家辱祖父之名節敗其家世者此聰明讀書之人爲之二者交譏故知保貲產者尤宜

愛名節又嘗誦關西張子西銘之語曰富貴顯澤將厚吾之生使之爲善也輕然則農部之所學可想矣

林狀元

吾閩前明鼎甲最盛三百年中登狀元者十一人榜眼十二人探花

十人 本朝百餘年來屢得榜眼乾隆間有四眼開狀元來之謠時

鄧允庭 啓元 趙秀山 晉 吳劍虹 文煥 林青圃 枝春 相繼登榜眼僉謂

大魁可拭目俟而韓城王文端公適以修撰來視闕學遂應其語直

至嘉慶己巳廖鈺夫 鴻荃 復登榜眼而狀元仍虛無人焉道光丙申

林勿邨 鴻年 始得大魁何杰夫 冠英 亦同登榜眼勿邨旋充 冊封

琉球正使加一品服科名盛事萃集一時余謂狀元在他省不足爲

奇而在吾閩則爲二百年來破天荒之舉勿邨家世余所未詳而里

鄙嘖嘖其令祖封翁某一軼事則發祥流慶有自來矣因亟記之封

翁某嘗薄游歸路過南臺之中亭街路旁見魚貨店中喧扭一客勢

欲奉毆客至哀求不得脫窘不可言封翁詰知因索償欠負詢其數則洋銀四十元封翁慨然曰我身邊適有洋銀四十餘元可以代完此欠卽出銀付之事驟解客德之甚詳問封翁姓氏里居及其子孫名字歸家製一長生牌祀之稱曰恩公如是者二十三年至勿邨登第此客尙在乃造廬啓賀時封翁已逝請其祖堂泣拜並揚其事於衆蓋至是勿邨始自知其始末隱德之報信不誣歟

楊光祿

楊雪椒光祿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車過蘇州因乏川資枉道至仁浦因鄉誼集得洋銀五十元過蘇小住旅店見鄰有賣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銀二十八元贖而完之有同鄉憐其貧復湊集十餘金遂孑然抵都指摺入場竟得中式觀政刑部爲大司冠陳望坡先生所賞識不數年得京察典以郎中出爲監司旋陳臬湘中開藩歷下復入爲光祿卿此事雪椒先生並未自

言江蘇有刊本勸戒近事輯畧一書載之吾鄉人始知其事云

貧家贈米

廖儀卿觀察言其祖光祿公曾官百夫長家貧歲暮蕭然無辦日晡獨坐有學射生送年敬一函啓覲之錢票一千耳自念我貧尙有人送年敬某親串甫故妻寡子幼將何以卒歲乃懷票牽馬出門往確坊市米五斗餘裝馬背躬送某親串之門其家訝曰廖家甫送米來何又送耶叩之則其祖母王太夫人於清晨已送米五斗矣歸而詢之王太夫人乃言實念伊貧又以吾家亦非有餘者慮煩君心故自典耳環購餽耳公大喜以臘酒相慰藉曰相夫當如是矣 又言其父光祿公奉侍王太夫人務體親心嘗有親串某充縣糧書蝕官項爲官所繫治約以三日內不繳當撻死某妻持屋契泣告於王太夫人求以此爲質貸三百千王太夫人語公曰此好事汝宜做公敬諾立與三百千越日又來云屋本有餘價今官項尙不敷求再貸一百

千王太夫人又語公曰救人須救徹汝宜徹公敬諾復以百千益之後微知其事真而其契僞請益之舉則其夫脫繫後令妻試爲之也亦竟不問

拾遺不還

廖儀卿又言其家舊在城北之夾道坊對門江西人開茶食店一日有人裝束類衙署長隨者入食食畢匆匆出店主人歛食器則案上遺一小布包解視之當票二紙錢票五百餘千密懷入內少頃其人踉蹌至遍覓上下顏色沮敗謂主人曰我本某公館家人今晨本官付我皮箱二隻命我質錢我在長生當店中質得錢五百四十千並當票包在白布手巾中忙遽遺此求主人賜還沒齒不敢忘德主人作色曰此地人山人海知誰檢去其人泣且跪曰我若不得此物將何面目見本官惟有投水死耳時觀者如堵咸注目主人主人指天自誓曰我若拾得不還亦必死於水衆乃釋然其人起垂淚逕去主

人以其貲稍稍營運販漆器於延平往來大獲利踰歲攜其子罄所有置貨在延平貿易滿載而歸過南蛇灘舟撞蛇頸立碎片板無存父子並溺死水之言竟驗

辛生

仙游辛生者素有文名並工刀筆凡邑中健訟者皆歸焉以此積有餘貲而每遇歉年戚黨之待炊者不能沾乞其一粟衆忿之年過四十無子禱於神願以畢生福命易一子夢神叱之曰汝所作訟牘變亂黑白破人產詐人財多矣逃禍不暇尙望子乎辛曰業此多年悔之已晚如何神手書放下厨刀立地成佛八字示之辛覺而汗下立誓改轍雖啗以重金不顧而反爲人排解息訟前後竟如兩人如是者年餘復禱於神神諭之曰觀汝近來所爲甚好但汝生平尙有惡業獨不自知乎因手書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出蚌胎十四字示之辛心領其意悚然而寤而不知此二句所從來時先祖資政公

掌教金右書院辛故院中高才生因以夢質公公曰此黃山谷詩句神若曰果能分粟濟貧不難於得子矣辛乃罄所藏以施濟之以平糶如是者又年餘乃夢神告之曰汝年來積善已達天曹觀音大士行將送子與汝矣踰數日果夢一白衣婦人抱一嬰孩自對岸來正思往迎突有大牛橫亘於前白衣婦人遽回身去懊恨而醒悟爲平日食牛肉之故因合家誓戒食牛後果生子且游庠矣

潘封翁

同安潘文巖封翁 振承 少孤家貧附估舶泛海遇颶風飄蕩不知所之死生已置於度外惟念家有老母日夕哀號而已越日風忽轉數刻間遂泊番禺又越日前舟再發復遇風竟溺獨君以戀母不行獲免所齎貨適騰貴得利數倍人以爲孝思所感由是以貲雄嶺海間廣州饑捐米萬石助賑會大疫施棺五千餘具修華圃書院及紫陽祠增餐錢供遠來學者他義舉多稱是乾隆中以勦金川助餉叙軍

功加三品銜卒年七十有四嘉慶末自嶺南歸葬同安子七人皆有位於朝孫多登科第者同里陳恭甫編修爲之傳

祝封翁

浦城富而好禮之家首推祝氏余長姻東巖太守

昌泰

之嗣父恕亭

翁

榮封

者慷慨多義舉邑之南浦書院膏伙無出翁獨力捐資至今

士林頌其惠時省城鰲峰書院經費亦告匱翁復捐助之合兩書院捐數不下數萬金太守之本生父和亭翁

乾封

者亦好義而早卒其

繼妻徐太恭人體其志捐膳產數萬金修復全城並修刊縣志皆祖舫齋尙書董其成大吏爲聞於朝今吾閩志乘並載其事太守之

季父簡亭翁

締封

尤疎財仗義濟人之急戚黨中無不被其恩者喜

爲人排難解紛無論識與不識有來質者輒相悅以解近有人自四川來者相傳爲蜀中某縣城隍今浦中祝氏子姓蕃盛簪纓不絕其源有自來矣同時有季子駿明經

新元

者樂善好施爲里黨所推服

道光四年邑中荒歉常自橐數千金往別省買米回浦減價出糶所全活甚多近亦聞其爲廣東大埔縣城隍季與祝爲世親子駿又與家大人善因並錄之

張解元

浦城張陟菴孝廉翹祖墓爲江山黃姓所佔已創棺棄骸矣張合族中子孫控於郡郡伯趙某受黃賄勒張誣服張堅不從至熬刑夾腿暈絕不少悔時值辛酉鄉試張求赴省應試郡伯不肯乞人再三請勉從之曰看他到省中解元去是科吾閩主考爲姚文僖公至八月杪尙未得元一日睡中聞堂前履聲橐橐又聞嗟歎聲起跡之實無人時同考官皆披衣起因飭各覆檢落卷有同考官丁日恭者是夜夢有人偷其印心甚惡之丁每閱卷錄取者必蓋用道心惟微小印爲識適得張卷講中有道心惟微語大笑曰此殆卽偷印之徵乎急薦之姚一展視卽大激賞先將張卷別錄一紙徧示同人曰此我擬

作乞諸君子正之諸同人曰若得似此精理名言真堪壓榜矣姚乃出袖中張卷示之卽日定元揭曉後郡伯以事罷去訟亦得直於是浦中人皆稱爲張孝子幾而張之從弟夢魁張之子廷書相繼登鄉薦皆當日同在訟庭受威嚇者也此事姚文僖公爲張之封翁作壽序曾述及之而夢魁廷書曾在南浦書院受業於家大人者故得聞其詳如此

惜字速報

余侍居浦城倡爲惜字之舉凡檢拾焚化諸冗務悉陳蓮航茂才啓力任之日與檢拾傭工相交接不憚煩也蓮航本居福州攜其子授讀於浦城一日其子得狂疾跳而出夜行偃偃幾爲路鬼所擲掄有拾字傭素識之時夜已深乃掖之入粵山道院而使人通知蓮航凌晨引歸疾亦尋愈當日尋覓者皆注力於城外溪邊而不知其近在市廛之內向使不遇此傭恐當夜卽有變故向使此傭與蓮航父子

不相習則亦未必卽引之使歸僉曰此惜字之功也事方創始而已有食其報者可以勸矣 按惜字局中有司事孟姓者其人向不讀書而偏知惜字自言十許歲時卽沿途收取樂此不疲每年於所檢字紙中輒有所得或銀錢或首飾數雖不多而貧家則不無少補一年於小除日合計本年卻無所得亦不以爲意次日除夕值各家掃除之殘紙沿街堆積孟耐心尋檢果有字紙掃歸審視則中有錢票一紙載錢五千文云

某秀才

浦城某生頗有文名書法亦秀整又精星命之學風度恬雅言辭曉暢前邑侯周廢廷虎拜優待之周政尙猛待士尤嚴而獨與某生厚出入無禁言聽計從合邑爲之側目又與某富翁善某生之父本名宿某翁曾受業其門近又延某生課其二子故情誼尤篤外事惟某生之言是聽凡田產交接悉付某生主持某生家本赤貧至是而漸

裕蜚語亦漸起某翁雖聞之弗較也既而乾沒之實跡日漸宣露某生不自安辭館出復移家於遠鄉以避譏訕所積既多乃就宅邊開一典當仍函乞某翁飲助某翁慨贈以千金未幾病卒彌留之際尙以手囑付其妻持往某翁家求助喪費語有所挾某翁仍以三百金遺之自是兩家不相往來而某生負某翁之名遂播於人口矣踰年所開典鋪忽遭回祿延及所居悉歸一燼數子皆不才流落至無以自存其妻旋自縊先一日告人曰我昨夜夢至一官府見吾夫裸身囚首跪於庭隅我問其何以至是則曰生前所爲種種惡業至此皆破露夫復何言合邑之人咸謂報應之顯無踰此者或又云某生鄉居日尤無利不鑽有所善某監生家有餘貲自負其相必貴而囑某生以星命合之某生叩以必貴之故則曰我有陰相腎囊中有一黑痣而外人所不知也某生因與所私鄰婦言之囑鄰婦聲稱與監生有舊好今貧無食願依監生爲妾監生愕然謂從未識面何得相誣

則以私瘧爲證監生語塞某生乃出爲調停以六百金與鄰婦而某生陰分其半監生旋悟漏言之故遂與絕交某生嘗自推星命謂當得六十二歲以血疾終乃於五十二歲暴患血淋遽卒蓋亦多行不義陰奪其算歟

棘闈遇鬼

孟瓶菴先生云吾鄉乾隆己亥鄉試首場有三怪事其一人首場交卷畢忽發狂出棘闈入市中遇人輒搏擊其一人甫領卷入號舍忽狂叫曰我只能爲呈辭使人相攻陷胡強我作入股藝爲尤異者推字號泉州某生日將夕大叫疾趨出號舍號軍四五人挽之不可得但呼曰覓汝五年今始獲遇汝汝不得他去旣乃奔出庭中監臨命以水沃之如故尋跳躍不可制則縛之守於二門內門前乃移於貢院官廳目直視其兩手與鬼搏盡腫余兒子與鄰號親見之歸以告余且曰大人舊稿中不有癸酉筆記乎余曰閱二十年餘已失之矣

因憶癸酉第二場余亦坐推字號甫入號號軍相與偶語微怪之次日將出號軍曰昨欲告官人恐驚懼也首場有外郡人已完卷忽據案攤卷危坐若作校閱狀者某視其神色有異曰卷已完可以出矣不應則濃墨自圈其文訖尋又塗乙之愈益怒則拍案扯破之奮然出若有驅之者此非鬼爲祟而何夫作不善者方自謂無人知覺幸免刑誅而孰知冥冥之中乃於大廷廣衆顯示其報可畏也或曰故事凡貢院啓門時主者先召鬼入故恩怨之報尤顯異云 按召鬼之說歷來相傳如此京城貢院明遠樓四角高插藍旗聞亦係爲召鬼而設而余隨任粵西值家大人三次監臨鄉闈亦未聞有召鬼之舉豈邊省獨不行乎然歷來場中果報之事則層見疊出亦與他省無殊也

陳衍娘

晉江陳筍湄太常 大玠 爲諸生日里中有婦陳衍娘者夫出獨居中

夜暴死太常廉知爲不從某甲逼脅也語其夫若鳴諸官吾當爲爾具狀其夫懦以無左驗不能行復語諸衍娘外家則已受某甲賂矣太常忿甚久之至福州告於分司某某亦以事久不能爲力也信太常語書火烈冰清四字扁送其家尋甲辰鄉試應舉首題爲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太常素豪爽不喜作理題構思甚苦越日晨起見有揭其號舍簾者一婦人衣藍布襖曰吾陳衍娘也攤卷不覺文思沛然是年中式

開墳鑿棺

近日浦城開墳鑿棺之案層見疊出然皆不開男棺而開女棺則女棺多厚斂之故也浦俗殮其婦女雖貧家亦必附銀器首飾富家則金珠寶玉充身矣余伯兄之繼嫂沒於浦寓伯兄請家大人視含殮守平日家誠金銀器毫不入棺外人傳爲笑柄以爲如此門第而薄待亡人如是家大人憐其愚瞠其妄曾作厚殮說一首冀稍有挽救

而浦人之省悟者仍寥寥也聞近年有數月之間報控鑿棺至數十
案者邑令某憤然曰誰叫汝作孽以致此乎置之不理控者無奈之
何又聞近有舊家子某者其祖父皆孝廉至某而家計日窘無以自
存憶其母殮時尙有銀器附棺乃詭言墓中有水應遷葬遂開墓鑿
棺取其首飾數事而將遺骸火葬聞者皆不忍言未幾而某暴亡其
家遂絕嗚呼天理絕矣人事又焉得不絕哉 家大人厚殮說曰客
有詢於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於斲棺比年此案疊出巨紳富
戶尤備備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
者必殮禮也古字殮本作斂取斂手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
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
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禪二二品以上三稱複二禪一
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禪一過此則除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
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稱七品以

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尙有制也其肯如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不及男棺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彰彰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父母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甯厚而無薄是名爲愛之適所以戕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貽之以身後之災剝膚之慘在子孫爲不孝在父母家長爲不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以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禍卽極於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孝子可不知所變計哉按家大人寓居浦城手撰停葬說錮婢說厚殮說三篇皆此邦積慣頹風不憚大聲疾呼以期家喻戶曉而厚殮說尤爲切要惟望勸回一家卽免一家之禍勸回一人卽免一人之愆苦口婆心非可以尋常文字視之也因謹附錄於此

池上草堂卷第六

福州梁恭辰撰

某太史

乾隆末年吾鄉某孝廉畱京過夏孝廉家本小康以年少登科鮮衣美食譙遊吟嘯習以爲常凡九上公車而家計遂落京居多所稱貸歲暮索負者盈門孝廉素矜惜顏面計無所之竟自縊爲兩僕所救而蘇時同鄉官及同公車者咸往慰視有某太史與孝廉行徑正同往來素密亦隨衆至乃瞠無一語及退語人曰此某欲自拔苦海耳何以救爲之適所以苦之矣衆皆怪其持論之乖逾數月而某太史亦自縊尋救之不蘇時家大人在京目擊其事先叔祖太常公曰論此事孝廉原可以不死而某太史之爲此言則其心已早死孔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此孝廉所以更生而太史所以不救也然太史本翩翩佳公子又已登清華之選衣帽關雅筆研精良斷不

似以非命死者而竟如此此吾鄉士夫之耻宦運之衰也家大人曰此中必有因果時人有知有不知耳近日士大夫可驚可愕之事有甚於此者自李許齋方伯開其端而至小草廉訪繼之某監司又繼之某運使又繼之某學政又繼之甚至以狀元而不免此以宰相而不免此二十餘年之間此事乃層見疊出論者率謂其人之命運使然非必盡關因果其然豈其然乎

林先生

林翰雲先生 楚 中乾隆甲寅榜副車故於家大人亦有同年之誼後以甲子舉人大挑二等歸時家大人陳臬山左邀留署中授余兄弟輩讀工時文善講貫聽者忘疲惟膽過怯尤懼雷一聞號驚聲卽神色俱變獨坐室內戰競而已若在稠人廣衆之場則必跳往空處立衆詰其故笑曰我三十歲以前尙不至如此之懼一日由福州至連江坐一舟同舟者十餘人中有父子二人相詬詈者繼子聲益厲其

父遽走後艙避之尙嘵嘵不休同舟者相怒以目忽一聲霹靂從船
桅下擊其子立斃桅爲之斷舟旋轉浪中幾覆時余已驚絕去半响
始甦自是膽爲之碎其所以必跳立空處者尙恐爲人帶累耳

庸醫

先外祖蘇年先生臥病時醫者日數人皆庸手有鄭姓者其名最
盛而其技實最庸每與衆醫互相標榜商立醫案遷延月餘日而先
生病遂深適陳修園邑侯念祖新歸家大人自往延之徧視舊方嘆
曰皆此等庸醫所誤而於鄭所立醫案尤切齒批其後云市醫伎倆
大槩相同越日衆醫至閱陳所批皆氣沮鄭喏曰陳某何以呼我輩
醫爲布聞者莫不匿笑而先生卒不起不踰年此數醫亦相繼殂時
號鄭爲布醫先生云又有某姓者本名醫之子而其術不逮父遠甚
每診婦女脈必揭帳熟觀曰問聞望切必先望而後切此古法不可
不遵也後爲一少婦治病竟以目成私合其夫憤甚延妖鬼捉其魂

一日哺歸甫入門卽仆地譖語自述其生平陰惡誦誦不休踰時遂絕同時業醫者無不引以爲戒家大人曰昔人有言士君子無以刀殺人之事惟庸醫殺人其慘卽無殊手刃若復包孕邪心亂人閭閻則其孽愈重某之暴卒非妖鬼之能作崇實其人之自犯冥誅紀文達公嘗戲爲集句以贈醫者有醫來寇至之對其言不爲苛矣

天道好還

林于川先生

雨化

先祖資政公戊子同年也性剛直司鐸寧德有某

生家頗裕而所爲多不善先生屢戒飭之某生銜恨誣先生以他事控於府太守全某與某生比先生面訴於太守詞又戇直太守恨之某生欲因此逐先生乃獻洋銀五百於太守控先生得贓送省委審委員又袒護全守呵斥甚厲先生曰此事若不得直我當京控亦呵斥委員甚厲大府聞而惡之上下鍛鍊成獄遣戍烏魯木齊此乾隆六十年事踰年而全守亦以遣罪至時先生以嘉慶元年 恩赦釋

回戒行之日全守適到先生具舊屬手板到門問起居並稟明卽日東行於手板中夾呈一詩箋云五百花邊亦小哉忍將名教掃塵埃好還天道君知否我正歸時汝却來全某正早餐閱之且噎且吐暈倒於地幾至不起

赴席後至三事

林樾亭先生胸羅列宿口若懸河每當讌集時高談雄辨四座傾倒家大人以通家子弟最喜親炙侍談藉挹其言論風采一日隨先生爲伊墨卿比部招飲至則法時帆祭酒游彤宙侍御已先在座內候一公車客久不至時先生館內城魁倫宅祭酒居厚載門外皆欲早歸而晷已交申因匆匆呼肴促酒食次先生忽舉一故事云某科鄉試有同考官閱一文甚不佳因棄去俄頃其卷復還几上如是者數回不得已姑薦之竟得中榜後見某生語之故並詢以平生有何陰騭某生無以對固詢之則曰虛度四十餘年實無一善事可紀惟歷

數年凡遇人招飲時無一次不先到惟恐煩主人守候或卽此亦可爲方便乎言甫竟而司閤者報公車客至乃大笑而散余謂此先生觸機戲謔耳而應酬世故中亦實有此可厭之事夫一飯之頃本不甚費日力如果忙不能至卽應早辭旣不肯辭亦應爲主人計爲衆賓客計裝模作樣顛預不前徒使主人蒿目以須坐客枵腹相向僮僕慍形於色厨子叉手而嬉如果係尊師貴宦尙不免局外譏評况同此平等耦俱何可不稍加體諒其最可恨者入覲之外官假託忙狀要津之熟客力避闕名此兩種人赴席無有不後至者長安道中積成惡習雖名場之小節抑亦君子所深譏歟 記在京時家大人嘗告余輩曰昨爲門人祝雲帆中翰春熙招同程晴峯喬采達玉圃麟兩儀部李蘭卿中翰彥章往其家陪新任金華太守楊古心兆璜候至燈時古心尙未到雲帆大怒見余四人有飢色乃先入座暢飲且語古心必不來卽來亦當不理他飲至三鼓肴核已盡而古心忽

來雲帆乃侈口肆罵聲色俱厲僅以一羹一飯了之古心大慙沮而去聞者皆以爲快又一日爲聞春臺侍讀人熙邀同程春廬駕部同文陪一外官早飯待至日將晡客尙不到時余三人皆在軍機行走春臺又因明日本班須早入皆不能久待遂大恣飲噉而散甫上燈春臺卽閉門睡須臾客到閣人傳命曰主人明日早直陪客皆須入城不及相待改日另請可也客亦大慙沮噤無一詞京官傳爲笑談此二事雖瑣鄙不足道記之亦可爲戒云爾

周封翁二事

浦城周封翁之縉兄弟五人翁其季也稍長卽販運於福州輒獲利其第三兄妒之效其貿易輒失利因偵弟所置貨物及行期必與同翁亦樂爲兄伴於是各運米至省半途翁船破應修治客有傳省城米貴者兄遂別翁先往果獲利復市他貨旋浦翁方至省其價倍長更獲利無算其兄歎其福厚妒心頓消後因運米至省登陸後見船

底一大孔爲巨石橫塞如人工嵌成者乃悚然曰貪天之功不如知足遂不復賈每與人清釐賬項凡分應歸已者必歸去尾數佯爲不知或以誤告翁笑曰不誤吾爲子若孫畱餘也以孫鳳雛得帥贈四品銜 鳳雛字儀軒由邑庠生入貲爲鹽運司喜書畫善鑑藏家大人掌教南浦書院日與講論此事遂相交好儀軒慷慨好施與日以濟物爲心而尤有功於桑梓縣城東祝家岡爲地脈所關自因修城鑿石其嶺大有高岸深谷之懼鄉試亦屢脫科時令浦城者爲金溪陳士竹^姓與紳士謀所以補苴之者屢不得當儀軒乃慨然獨任之不半年而工竣費白金一千有奇逾年而縣人登鄉薦者至五人之多前此所未見也又逾年而儀軒之子啓豐啓棠相繼游庠而啓棠卽登鄉薦見義必爲旋自食其報陳士竹爲勒其事於碑

撻婢微言

先妣鄭夫人性寬慈不得已而撻婢每不着痛癢而轉爲黠婢所侮

先妣明知其然亦不校其待乳媪竈媪往往受其倒持而家道乃蒸蒸日上起棄世之日婢媪無不哭失聲者嘗喜述一故事云有親串喜撻婢者婢脫走手籐鞭盛氣逐之婢逃出廳事適庭前有裁縫工數人婢呼曰司父救我土俗呼做活計人爲司父一工人笑曰汝是自作自受非我所能救誰叫汝前生喜撻婢乎撻婢者手頓軟鞭墜於地而返按此是笑談然簡而能中殊有古人譎諫之意其事不必有而其理則不磨矣

買業微言

常州某觀察富而多吝嘗買一菜園反覆播弄欲減其價賣者情急則愈加剝削其子在旁甚不過意乃大言曰大人可稍增價使兒輩他日賣去亦可得善價其父愕然自此稍悟後觀察死其子改從厚道一反父所爲因幸保未敗此子可謂幹蠱其觸機片言真足醒世矣

地封異姓

浦城吳世燾

式丹

祖舫齋尙書之母舅也尙書家本有恒產其封翁

率英

爲邑諸生勤於讀書不善理生計而世燾工於營運常販鬻蘇

州輒得利封翁因出已貲求世燾代爲經理二人親串本相得世燾
慨允之浦產諸物歲至蘇州者如茶葉蓮子香篋諸物獲利頗厚而
係爲封翁代運者每不得利世燾所自運者則倍獲如常封翁初不
以爲疑而世燾則大以爲歎乃另定章程一年劃爲兩次以祖貲悉
歸春運以已貲悉歸秋運則是年春運盡絀而秋運極贏次年易已
貲爲春運以祖貲入秋運則又春贏而秋絀再次年仍祖春運而吳
秋運而春絀秋贏又如之浦城人常以爲笑柄於是世燾語封翁曰
君非商賈中人可不必事此但專勤本業盡心課子所有生計吾當
任之時吳家日起富甲一鄉乾隆丁酉尙書舉於鄉世燾令封翁挈
之進京長途資斧京居薪水悉爲籌備次年尙書遂成進士入翰林

改刑部世熹皆厚資之歲以爲常後尙書請於朝以侍郎任內加一級一品 封誥贈世熹浦人榮之嘉慶間重修縣志尙書屬家人爲之傳時家大人方主南浦書院講席也

喪心現報

丙申春仲兄挈嫂祝氏由省垣歸甯浦城嫂氏多子女故所帶乳媪亦多有江氏者其夫江國寶亦隨行途中病卒仲兄出貲使二役買棺斂之二役者卽閩縣所派護送之差也將其歛費侵吞過半棺旣惡薄並其隨身衣服剝去殆盡而余兄與嫂皆不知也二役本當回省故國寶之柩卽與之同回未到省時一役之父夢見國寶云汝兒狠忍已極渠所着之套褲予物也予當訴之地下矣國寶之父亦夢其子云兒已死惟二役忍心害理必有以報之國寶父得此夢後即來余家探問及差回則知其子果死矣一役見父父詢所着之套褲何來初不以實告其父曰予早於夢中知之國寶在地下候汝汝必

不免役始惶恐隨於是夜發寒熱卒其一役亦於旬日內相繼而亡此事予家內外皆能道其詳其事至小而報應最速尤最顯此鬼神幽明之道確然示人以可見者亦可爲下流說法矣或曰天下劫奪人財者不乏此何以必宜死余曰觀此一事二役良必早已喪盡其爲素行不義者可知非卽爲此事而死此事特其一端耳

賢母訓子

吾郡郭壽川邑侯

昌年

少孤而貧其封翁

貽斗

業儒兼學醫嘗語人

曰醫爲九流之一其意專務活人若依以爲利則與市儈何別每爲戚黨治病雖極窘亦不言一錢富室有感其活者厚資之必再三辭而後受則卽以其錢居善藥合丸散以濟貧病者中年而卒家無擔石儲易簀時握壽川及其妾許氏手目直視不語許問所欲言久而嗚咽曰吾半生讀書而不能成名惟願此子酬吾願耳許頷之而瞑時壽川年甫十二許卽其所生母也殯殮粗舉許卽集親黨告之曰

諸君皆曾受先夫醫藥之惠者今未亡人家徒壁立弱子伶俜無以自存願諸君鳩貲以爲生計不敢奢望只集得三十金足矣衆皆慨諾各書單如數付之既而曰爾得此金究竟作何布置許曰以爲孤子書本耳俗以童子入學從師之資爲書本衆喏曰吾等以爾得此金將謀一小經紀歲取子錢以度日若專爲書本計則有出無歸此錢立盡後將何繼且此子年已長大未見其後必有成也遂將前單收回一閱而散許聞之號天大哭壽川亦哭鄰媪見而憫之曰爾等且毋哭吾恰有餘錢千文可攜去壓花會或死者有靈得富亦未可知許乃拜受即托鄰媪料理踰夜竟得償錢三十千以歸許乃將錢托所親生息而自以針績佐之日督壽川入塾讀書不數年即入泮道光戊子舉於鄉已丑聯捷成進士作令山東踰年遂以養親乞歸爲其母請七品封典聞今尙康強鄰媪亦時往來其家如至戚云

救魚不果

侯官某孝廉曾與家大人同受業於林暢園先生茂春之門體貌豐偉文筆亦雄傑羣以遠到相期先舉拔萃科復登鄉薦某科以公車北行於江南舟中夜夢一金甲神求其護助曰汝若救我我必救汝醒而忘之午後見漁舟以一大赤鯉求售索價二千某許以千錢不諧而去忽憶夜夢急令舟人增價售之而先爲鄰舟所得已斫其項批其鱗矣同人皆誚讓之某由是驟得心疾遽卒於京師家大人曰凡爲民物所托命之人其器量未有不宏且大者此魚坐不知人而遂無以自救魚之負人歟抑人之負魚也

命案納賄

永福江心葵邑侯景陽於余家爲世交以乾隆己酉舉人大挑分發雲南補宜良縣官聲甚好值檄委運京銅離任紳民皆依戀不舍合製一楹帖贈之云不負國不負民不負所學能爲父能爲母能爲人師紀其實也銅差竣仍回本任候陞有一命案死者之家勢弱而兇手

饒於財欲賂以免心葵不爲動值臥病其子暗納其賄遂以誤傷結案而心葵不知也又數月乞養歸起造園亭就山伐石令其子督工竟爲大石所壓死心葵慟甚有所親知在滇納賄顛末私嘆曰此子死晚矣爲心葵所聞不能隱其事乃播於外而心葵之痛亦遂絕矣

廣愛錄

孟瓶菴先生戒殺本於家傳管輯古人戒殺事爲一卷名曰廣愛錄中有數條皆吾鄉數十年間遺言近事因彙錄之云張惕菴先生

甄

陶有家政須知一卷中一條曰古人不常殺生亦不皆食肉觀戴記無故不殺之文則知不常殺生也觀文王七十食肉之政則知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殺以求備物食者甚甘死者甚苦縱云敬客亦常稍存愛物之心也按此語通達和平可使飲食之人無所藉口今先生長嗣

經邦

已中解元成進士矣又云何念修

侍郎

逢僖

言蘇州有一鱸魚麪店獲利數倍於他店其法以鐵針環

釘蒸籠上使鱸魚環走自刎其血以和麪味甚美後數年晚出忽不歸其子沿河岸覓之行數里則已死於水將負歸見鱸魚數萬環繞其腰腹間此亦報應之最顯者也又云陳劍城給諫化龍言吾鄉前輩張元悶先生遠有和曹秋岳開籠行序云泰景天自連江籠鷓鴣寄曹曹悉放之作開籠行余和之結語有開籠放入青霄去還爾悠悠天地身之句余每讀而慕之世人既以雞鳧爲常饌而於野雀鷓鴣鷓鴣鷓鴣之類復掩取無遺以爲適口或謂之野味或謂之山味又謂必生拔其毛方得淨盡慘酷不可名狀登俎無幾而罪業有邱山之重矣給諫爲此言時旁有哂其迂者今給諫二子皆聯科登鄉薦又云余已丑歲在成都得疾醫云必得鹿胎合藥方可速愈巡檢潘某謂取之松潘半月可得余函止之後復患痰喘醫者欲製霞天丸以牛肉熬成膏合半夏粉可立效余以家世不食牛亦不從然余病亦尋愈也大凡諸殺戒中耕牛最重余曾另編戒牛集覽一卷昔程

子嘗謂客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資牛之力老則屠之客曰老牛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氏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灾皆俗不善之所致也此言從本原上說來大有關係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不可不知又云先君子於畜犬冬寒必爲擇寢處之地死必以錢僱人埋之壬辰二月先君子病亟犬忽奔突入牀下驅之出流淚不止此侍疾諸人所共見者孰謂畜類無知哉又云畜產自牛犬斷不可食外驢馬肉亦不可食往在都門見西城某衎衎鬻驢肉者云傳之數代然面狹而長宛然驢形也至馬肉則皆病而不堪乘騎者始就殺食馬肉者往往患馬釘瘡又瘟疫盛行之年得病而死者皆係素食馬牛之人何苦爲口腹而受此苦報哉又云余官京師生日有同宗某餽一羊廚人問殺以宴客乎余許之遂出門泊歸僕人告曰羊已殺腹中有胎余甚懊悔遂不能下箸壬辰歸里爲兒子成婚時

先君子早已戒殺舊交十數人公送羊酒先君子曰此不可卻受而畜之鼓山湧泉寺先君子之慈心及物而處置得宜如此又云有好食鼠者家甚饒故納鼠於倉廩中恣其食肥甚乃掩取之炮炙以爲美味此暴殄五穀而兼殺生者也後其人死於水先祖朝議公一生持殺戒常勸人不必畜猫一日立門外有數鼠疾走衆欲撲之朝議公力阻而止衆譁然笑以爲迂澗書生也先君子假臥時鼠或窺床簣間器物一無所毀嘗謂人曰吾家百年不畜猫我不害鼠鼠甯殘我物乎此雖小事亦所當守爲家法者也又云少聞長老言有一縣尹喜食鷺宰者熾火於鐵片之下籠鷺令跳躍其上久之兩掌漸厚乃取而烹炙之又繫羊於樅令庖人割脇以手取其心後患惡瘡展轉床蓐乃死時人以爲報應無爽云

盜報恩

甲與乙皆福州南臺人素相善乙偶辭甲去不知所往甲思之甚甲

精於賈家漸裕廣廈連雲食指數百門前開酒店日坐其中稽出入焉一日乙過其門甲大喜挽入店中叙契濶且曰比余家計日繁必須相助爲理乙難之強而後可甲優待之如親兄弟亦日坐店中有挈磁瓶來沽酒者就壚頭飲瓶將罄復沽益之而已入醉鄉乃攜瓶去不數武跌於牆邊瓶碎酒潑牆不顧而去乙熟視之問曰牆內有室否曰有曰今夜須防賊渠之醉跌皆僞也牆土得酒而鬆易於掘耳乃篝燈於室伺之夜過半果聞牆外登聲俄而牆穿一腿先進遽持其腿而開門捉賊則一無頭人橫臥牆外衆皆駭乙令速將死人碎爲數段裝大酒罈中連夜擡至江邊沉之仍閉門睡至天明乙告甲曰此三日內宅中人不許擅出入來者無論何人作何事幹皆須一一告我越三日甲告乙曰前兩日並無一人入惟今晨有村農來議購糞事緣宅牆盡處有一廁坑約明日早晨來盤糞已許之矣乙默然待至夜深卽率宅中人先盤糞盡盡而人頭見乃取頭出盡

復其糞而以囊盛頭加石而投之江翌日果有邨農五六人來盤糞事畢無所見相率去於是乙告甲曰此後可高枕無憂矣居無何乙復辭去苦留之不可詰其所往則糢糊以應時吾鄉海寇正熾被獲者輒斬每案至少亦十餘人一日有押海案赴市曹者則乙在焉甲大驚愕就抱之而哭押者皆側目乙忽舉脚踢之曰便宜了汝我正想誣攀汝今無及矣甲被踢暈絕仆地久而始甦徐悟乙以一踢數言救之否則海寇之黨鮮不被逮矣乃感乙之恩越日私往收其屍而經紀其家室焉古言盜亦有道信矣而如乙之智術能救人而亦不能自救此盜之所以爲盜歟

溺愛之害

吾鄉有胡姓者精堪輿之學一日爲人尋地小憩郵亭見一乞人年將四十帶一七八歲兒在亭側煮飯胡斥之曰觀汝壯健何不傭工乃作此事耶乞人曰是我娘害我詰其故答曰我本富家當我幼時

我祖督我讀書學技我娘護持不肯又事事順我凡飲食必供我快
意及我祖沒我一事不知日同匪類往來弄出禍事將家產賣盡妻
亦嫁人僅遺此子今欲傭工又不曉耕種故帶子覓食豈非我娘害
我乎嗚呼此人以不孝彰其親之過固不足責而世之一味爲慈母
者亦可以思矣

林韶軒孝廉

閩縣林韶軒籍吉甫伯兄乙酉同年也夙稱孝友尤好行方便事相
傳其於道光甲申年結同人爲文社年已過半百鄉試屢薦不售志
不少餒時有以大古硯求售者韶軒審視之知爲唐陳觀察墓碑石
遂不吝價買之尋訪得其墓集同人爲之重修卽以硯石樹其前復
爲設祠越山春秋致祭一時傳爲佳話雖事出公舉而韶軒之力尤
多也踰年忽夢至一所殿宇巍峨歷階級而上見南面一神垂旒端
坐似人世所奉文昌帝君又一人旁坐古衣冠容甚溫霽呼韶軒至

前謂之曰我卽唐舊觀察使陳某也承子相待厚我必有以相報遂
至帝君前若有所請者旋即醒爲人述夢境猶歷歷如繪也是秋
遂中式 按唐黃璞撰陳觀察墓志載墓在閩縣興業鄉太平里考
宋太平興國自割敦業等鄉置懷安縣明萬歷中裁歸侯官則陳墓
實在今侯官三十四都崇業鄉不知毀於何代黃所撰志銘於康熙
四十三年出於北郊鄉農資福屋後爲林來齋吉人兄弟所得始知
公墓所在至康熙六十年林氏與里中李君範等始捐貲修葺歸銘
於壙雍正三年里人陳祚廣等復請於官歲撥侯官租八金以供祀
事攷公志銘著錄來齋金石攷中乾隆末里人鄭杰始得其摺紙計
千百四十字石約高三尺二寸寬二尺書石者安定胡三字下磨滅
不可辨依來齋金石考補兆社二字其餘缺者尙百餘字志銘於康
熙末歸壙碑石於道光初歸墓前後皆出林氏亦吾鄉一故實因附
記之

五世同堂

侯官高允培城與家大人同結誠交社文課有年又同舉於鄉交誼

最篤家世忠厚初以開煥章號緞匹店發家城內外皆稱爲高煥章

其同懷弟霽亭封翁騰尤質直好義凡里中有善舉無不與者霽亭

子鴻湘中嘉慶已卯舉人其孫鏡洲明遠年甫弱冠於甲午乙未

聯捷成進士衆皆以爲厚德之報又聞鏡洲完娶後房中有一操作

之婦頗有姿欲去之白諸霽亭霽亭曰心中無之但畱何妨鏡洲意

謂畱之終覺未妥乃再請於霽亭竟去之少年遇色卽以禮自持宜

其早登科第矣當霽亭祖母在堂時鏡洲已生羣謂五世同堂世所

希見今則霽亭健在而鏡洲得孫又居然五世同堂此不但爲吾鄉

美談卽薄海以內恐亦不數見也

明心受禮

侯官某孝廉本與家大人爲忘年之交繼復修年家子禮甚謹矜奇

嗜古兼精分隸有桂未谷伊墨卿遺規而狂放不羈都人士多側目相視惟家大人優待之壬辰乞假里居時每招致之而屢不來探其故則爲鄉人倡議修洪山橋與其友某合爲首事日在洪塘一帶募捐有蜚語議其侵匿者其友拉某同入城隍廟明心約各具密疏一通某孝廉初不欲往衆人強之行初入廟門某孝廉卽絆足而跌及二人各跪焚疏忽大風驟起揭某孝廉疏於空中衆接觀之中有爲貧之故望神涵宥等語衆一哄而散某孝廉卽於是夜得病杜門不出者兩旬餘家大人命余往視之則已於前夜逝矣

林長娘

德化縣女林長娘及笄未字父繇而弟幼家資累萬父遭疾彌留以子幼爲憂長娘泣曰父無憂弟雖幼兒不幼也父瞠視之則矢終身不嫁以保弟保家父遂瞑弟既長授室夫婦德長娘欲厚嫁之長娘聞之怒懸父影神於堂中跪而泣曰兒何忍食言責其弟曰姊有不

肖者爲弟所窺耶何敢議此弟夫婦泣謝不敢曰姊天人也弟以人測姊罪當萬死後長娘卒死於林家其弟上其事於有司得祠祀焉嘉慶丙辰邑大水祠中壁牆四倒而長娘神龕不壞人皆神之

好佔便宜

同年林梅友國士營述其某姓戚素狡黠好佔便宜嘗搭渡往鄉收租舟狹人衆坐起不便某適欲溺恐去而遂失其坐因將胯下艚板私挪一縫就而洩焉不顧艚底之尙有貨物也會舟中有所遷移挪合板縫某陰受夾疾聲叫號舟中人莫知顛末奔問喧雜語音莫辨久之始悉其故復受衆唾罵莫置一辭是可爲好佔便宜者戒也

小血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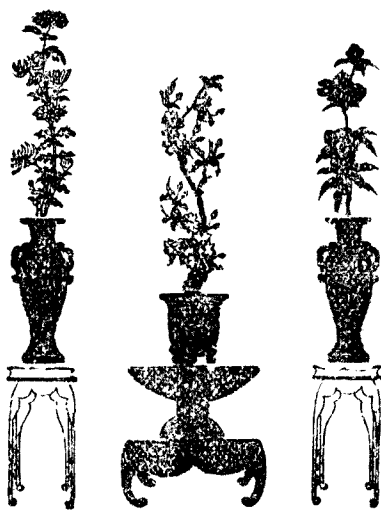
浦城史華庭秀才文邦言道光二十二年其子某在建甯府季存仁典舖內夜夢與素識進第者相遇於大市街詢其何往曰我要到城隍廟投遞公文卽趕回水吉去詢到水吉何事曰我有小血食在

彼某初不解血食二字爲何義匆匆不暇細問而別數月後回浦城見華庭始知聶已於上年以微疾逝問何爲小血食華庭曰聞其死後託夢於其家人曰我須往水吉作土地小血食者殆卽村間宰牲燒紙之謂也按其人生平以謹愿聞別無表見惟里黨間嘖嘖稱其孝孝大德也其沒而爲神也宜哉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序

予讀梁太守恭辰之勸戒錄既終編輒正襟危坐而言曰超一萬劫始證金身立三千功方登紫府鬼神降鑿仙佛同歸矧乃滾滾黃塵蚩蚩黔庶偶一舉念司命能知凡三受生葫蘆蓋寡亦或聞霹靂斧爲之悸心見牟尼珠相與合掌顧以善根福草旣罕其奇燠種罪花頗疑爲妄頽波漸靡逝景旋辜不知天閹蕩開金甲傳語地獄變相鐵輪有聲事豈荒唐說非杜撰而况作德伯僞勞逸著其詞餘慶餘殃吉凶叅諧數卽論果報亦見儒書則夫燃暗室之燈淬新礪之劍固須資堅定力尤須恃懺悔心也太守現宰官身說衆生法不沿舊載但纂今聞蓋以示珠瞿曇九流畢睹金書李針千古同然宣尼師同行菩薩言現在祇徵信爾敢憚煩哉然則是編也以之爲梵鐘焉爲適鐸焉爲吉祥鑑焉爲仁壽樽焉其可

咸豐元祀辛亥潮州府揭陽縣儒學訓導番禺丁照序



勸戒近錄一書大半皆舊所見聞而同人錄寄者尙少本擬俟卷帙稍夥始行彙刊家大人謂必先有成書而同人之助我探訪者始至書成後分送遠近均以爲足資勸懲不數月而吳門遂有翻刻袖珍本出時閱十月復得數十事益以同人所錄寄者又可編次成書乃仍前錄分爲六卷卽以勸戒續錄名之昔宋洪邁成容齋隨筆後有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張端義貴耳集有二集三集沈括夢溪筆談有補筆談續筆談周密癸辛雜識有前集後集續集別集明楊慎丹鉛餘錄外有續錄摘錄總錄古人編纂與時俱積原不必一蹴而成此後如續有聞見及師友裒益而來者仍當以次增錄將以新人之耳目卽期以益人之身心豈徒炫奇示博已哉

道光甲辰九秋敬叔氏識於南浦新居之北東園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序

禍福已形者也善惡之萌未形者也謹於已形不若謹於未形然而人心易肆無以怵之往往縱而不知所制故謹於已形不若謹於未形尤不若以已形之形怵之於未形此勸戒錄之刻爲不可少也梁敬叔太守所輯凡四編其近錄四錄翻刻風行而續錄近始得之因再梓以廣善緣讀是書者善惡未形而鑒於已形之善惡則可慎於始禍福未形而鑒於已形之禍福則可慎於始而將有以善其終卽以是爲克治之一助可夫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石鄉何若瑤謹序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目錄

第一卷

金文簡公

仁和孫文靖公

戴簡恪公

阮閣老

潘氏陰德

湯氏陰德

吳中丞

行功過格

謝椒石觀察

楊氏陰德

栗恭勤公

梁文定公

金匱孫文靖公

史總臺

連平顏氏

茹氏陰德

梁督部

大魁出孝子家

黃右原述

汪竹君比部

胡尙書

第二卷

館陶令

陳曼生

蔡太守

良吏有後

俠客

借銀代償

持金剛經

持大士齋

持大悲咒

溺鬼自拔

盛封翁

幸災樂禍

放雀獲報

黑額人

紈袴子弟

葉生

某御史

蛇冤

負妻果報

趙太守

故祖首逆

仙畫

李封翁

第三卷

江南舉子

張氏子

張南珍

試卷燬名

雷異

顧郎中

慢客招尤

請旌良法

烈婦釋冤

程大令

第四卷

冥判

梁國平

犯淫

冥誅

微行摘印

任幼植先生

述警

周次立

江鐵君述四事

牛戒

某太守

昌籍冤獄

蘇幕

孔生

三總督

匿情枉法

黔縣二案

海南一句數事

強暴稽誅

冥游確記

慈生編

某方伯

第五卷

庸師折祿

金銀氣

白髮婦

傳奇削祿

冒失鬼

閨中怨鬼

索債子

附魂訓子

鬼穿下棺時衣

雷擊先插小旂

癡鬼

鬼畏節婦

鬼畏孝婦

郁翁報怨

土地祠

屠太守感夢錄

佛姆化導

李副榜

王縣令

窩犯

狀師

第六卷

貧士收棄女

陳宗洛

萊蕪令

鬼報德

雷殛三事

京城尉

毛封翁

買牛放生

王總戎

徐氏陰德

不作鎗替

溺女棄嬰惡報

章開元

馬翁

地師得夢

侮師

肅甯令

閻作梁

蔡遇龍

閔鶴亭父子

訟師惡報

丁封翁

林州牧

纂書獲報

匿銀喪命

湖州鈕氏

彭孝廉

黃琴農述三事

楊光祿述三事

洪山橋

蜜浸

廖觀察述二事

何副榜

辨疑

世人多以鬼神禍福陰陽果報之說爲釋道之教惑人聽聞是儒者之所不語也嘗細觀經傳鬼神之道消長之事明言昭示者不少試舉一二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如獲罪於天之無所禱禍福之無不自已求往訓可思豈爲虛語則福善禍淫之理正吾儒之言顧誕者也典謨訓誥爲立教之大綱近錄續錄乃勸戒之細目辭異而意同條分而縷析便於觀覽切於日用存理遏欲之方光前昌後之道盡具於此人不可輕視焉今之讀聖賢書者亦半失其大旨徒求於章句之末爲作文之便爲利進之階不能以之陶情淑性正心脩身背其成訓昧其意義縱欲妄爲肆無畏忌雖未必盡爲逆理之行而所存終鮮利人濟物之念福去禍來則歸之氣數或咎報應之無憑不知天地一大父母也光明正大中有鬼神鑒察於其間報施豈有

或爽彼芸芸攘攘皆得天地之氣而生欲咸歸於安樂之地何以富貴者若彼貧賤者若此也康寧者若彼憂患者若此也甚至艱難疾苦慘如地獄豐亨隆盛隔若天淵者豈必有所私故厚彼而薄此耶未始不由人之自取也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錄確有明徵矣而人則曰命運使然也獨不思注定者命也所以有此注定者非命也遇合者運也所以有此遇合者非運也必有居於其先者然後默爲之定也又曰地脉使然也夫陰陽地理非虛或有可信然吉與不吉未嘗不因人而加不然何以彼得吉而興旺此得凶而衰微也曾見有得吉而反凶得凶而轉吉此豈僥倖而致哉竟有諉於堪輿之術精不精使然也如果盛衰決之於此則古之所稱地師者何以名山勝地終不爲他受用也由此觀之則天命地理皆爲無足恃而人事正能自主矣更有好奇者爭勝於相法焉夫形骸本於父母生長各自不同要其貴與不貴皆原於積累之深不深所謂明德之後必有

達人而彼又曰且以堯舜之聖而其子皆出於不肖所謂天理是耶非耶不知丹朱之不肖以舜之大德而形商均之不肖以禹之大功而抑其功德感天而天欲與之祿位所以其子皆於不肖也或曰前生之因緣使然也而今卽爲來生之前生矣當爲福先又曰祖宗之積蔭使然也而今卽爲子孫之宗祖矣母爲禍始天下皆知曰有福無福不知天地鬼神之錫賚不過因材而篤者也伏願世人革習俗而循天理去利慾而正人爲因其良心之萌擴而充之堅而持之常觀近錄以備法戒使有所畏而不爲猶愈於無所畏而爲且以有所爲而爲而漸幾於無所爲而爲可也人無可道之罪天有必報之條但未必常見於耳目悉當於心期亦未必今日爲善明日則得福今年爲惡明年則得禍矣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得奇禍顯其惡也有實行而名不揚者每受尊榮彰其善也至善惡皆表見於人者則徐徐而陰降之禍福而已故曰陰騭者人所不知已亦不知之謂

也天道甚微天機難洩非俗見之可測幸勿以私意而怨瀆天心也然其疑報施之不足信緣其善惡之有未明蓋有一事之善可以償數事之惡有一念之惡可以累數事之善且善惡之發有誠不誠之辨同出一事焉或自然或勉強或爲利或爲名故夫子曰視其所以必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也若是則人心有異其感應豈能無異乎又或有始爲善而終爲惡復有始爲惡而後爲善或事似於善而心實出於惡或人見其惡而神則見其善者其審視不可不精詳也況有半句非言悞損平生之福者乎豈可妄生擬議使愚夫愚婦誤入迷途而不知覺哉今觀世人非無善心非無善行但有善心而不能實行之有善行而不肯廣大之也爲功爲過徒負一生且誘於風尙致生疑惑之端謂天之監視未必若是之聰明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卽屋漏且有神明是無纖悉之遺可知矣復謂禍福不能轉移也易曰君子趨吉避凶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則

天道無親惟親善人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則人定勝天非妄語也又以顏淵盜蹠之壽夭爲備言夫朝聞道死可無愧今顏氏食報王朝馨香萬載盜蹠亦有是乎則榮辱迥殊矣且果報之事或于彼而應或於此而應或倖免於一時或垂裕於百代或當身榮顯或子孫蒙羞故先賢歐陽修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洵斯言也非真善則已如果真善又何患焉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苟多行不義必自斃矣當盡析其疑惑深信而勉行之立德立功庶無負天地生成之厚澤父母鞠育之深仁矣細觀續近錄情真事確有所見而云非臆說也其載事有地不同時不同人不同而事同者錄之以見果報之驗無地不然無時不然無人不然無事不然也古者如是今亦如是執簡而陳不厭其小而復秉筆直書

不嫌其贅而煩續之又續傳之又傳爲晝夜提撕之至意願人存爲善之心積無邊之福敬信鬼神力行仁義庶不致等於人面獸心也然善事本無定局所責豈在艱鉅惟分所當爲力所能爲正已利人之事雖屬微小不可虛度則立地皆種善根矣而以文學爲事者抑末也本不在是也夫鬼神之道不以媚求而私庇亦不以遠慢而生嗔惟心有可以對鬼神者卽可以感鬼神所謂至誠未有不動也若區區禮儀之豐美亦譎也非敬也矯誣適增怨恫也世亦不少勸善良言報應實錄當聽而信之常置案前使觸目警心若能無大過可紀卽遵行一二善事便可綿長福祿也夫天下事每視人之語默爲廢興故爲師爲長而操風化者於鬼神禍福陰陽果報之事勿惜口而勤爲傳言或增加以多爲証佐以之授子弟以之訓鄉隣則習尙必爲之一變矣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金文簡公

吳江金文簡公士松少日寒苦恆隨其封翁外出讀書翁常館同邑某氏一年至除夕始放學主人訝其遲翁曰明年正月下旬爲子聘婦恐稽時日故於今歲預補其不足耳又曰寒士舉事不易納幣費實無所出欲探支明年兩月束修可乎主人如言付之歸屆期備禮延賓冰人趙某舊交也飲酒歡甚齎幣至女家徐姓號素封見趙色變憤然曰幾爲君誤今而知金氏赤貧吾女奈何適窶人子乎趙謂君業已許之豈能食言徐堅不允詞氣俱厲趙無奈何還白翁時賓朋滿座見事中變成默然翁慙甚謂趙君作蹇修而事至此奈貽笑何趙俯思久之乃曰我與君舊交家有息女年與郎君相若卽以締姻何如翁喜諾立挽座客執柯以幣納趙應期成禮焉後文簡官至

大司馬趙封一品夫人而徐女不知何往矣

梁文定公

會稽梁文定公

國治

其封翁某嘗官刑部司獄向來詣獄者獄官輒有所索遇官犯所索大賒公獨屏不受一無所染督獄卒灑掃潔清一切可以方便者必多方調護之數十年如一日洊擢刑部主事一日就乩壇詢宦途所至批曰司獄有功前程遠大曰然則可外擢道府乎曰不止然則遞升兩司或開府乎皆曰不止然則內躋九列乎曰尙不止封翁大笑曰然則拜相乎則批曰真者不能假者可得後誕文定公由狀元起家官東閣大學士封翁果贈如其官

仁和孫文靖公

孫補山公

士毅

先世有業農者家小康鄉之虎而冠者以其愚弱有財謀所以傾陷之適有盜案攀入其名拘訊屈招定爲死罪矣乃有鄉人僞爲矜憫救援之狀向其婦曰雖斷死刑尙可謀贖婦方哀其

夫之不赦而請托無門也聞之大喜盡鬻其田產付之數日後業農者釋繫出禁踵門謝之詢其所以解脫之故答曰將爾罪嫁與某人爾方得生也農駭曰我倖以有救而得生渠轉以無故而致死是可傷更甚於子也况渠代子死可不謀救之乎懇再爲設法其鄉人曰非財無以爲也農歸與其婦謀復將祖上祭田並其住屋盡棄之以爲營救之資而不知悉飽鄉人之橐也其忠厚惻怛甘受人欺如此後公由進士出身官歷翰部外掌封圻晉封公爵賜謚文靖其勃興也宜哉

金匱孫文靖公

孫平叔先生久宦吾閩有遺愛由汀州守洊晉連圻身後亦謚文靖故世稱數十年間江浙有兩孫文靖公有無錫幕客吳勗亭者言公有二子而尙無孫時二子亦日以得子爲急欲以慰乃翁之心然以公之德性卜之其必有後無疑也相傳公未釋褐時鄉鄰有老嫠婦

不戒於火延燒十餘家嫠婦以無救焚死家乏餘丁燼餘之屍任其暴露矣其十數家被燒者旋復營造將殘磚破瓦悉堆砌於嫠婦遺骸之上公見而傷之獨出數十緡令匠人移去磚瓦起出遺骸買棺歛埋之又值邑中荒歉糧價騰踴餓孳載途官方議行平糶而富戶吝於出穀互相推諉公時家中落將古瓶一對售得數百緡於前後門各設一廠平糶由是殷實之家感愧競相設廠開糶藉以存活者無算次年公遂成進士入詞垣

戴簡恪公

開化戴簡恪公

敦元

家本貧其封翁年五十無子僅有田三頃值衢州河漲溺斃人口無算翁以地契質富家得錢若干救活者頗多事過而田已去其三之二逾年卽生簡恪五齡龔寫大字書籍甫過目卽成誦時號爲神童翁攜之杭州時齊息園先生家居稱博雅耆宿與之談藝不能相難早登科甲值出痘未 殿試次科乃補試入翰

林改刑部丁艱歸居天竺寺十年儀徵阮宮保撫浙乃敦促入都簡
恪之先德人鮮知者其同郡余朗山侍御本敦始爲人述之

史總憲

山陰史漁村先生敦光原名步雲字鄰師乾隆丁酉選拔官廣文登
鄉薦後始易今名其祖母周太夫人早寡喜行善事族人因有爭葬
墳山幾至釀命太夫人聞之卽質衣飾出資爲之解和事得寢先生
於乾隆丙午科登北闈鄉榜丁未入禮闈之先一夕夢神語之曰爾
祖母以救活人命陰德不輕故列爾名於榜首以示果報汝若再能
謹慎承家則前程不可量矣揭曉有名及臚唱果第一先生性極恬
澹雖歿歷中外而循循如書生後山雲貴總督內召總憲入都時家
大人爲荊州知府接見於郊外行館因請教居官之要先生曰我輩
勿論官京官外但須做二等官切不必見好一見好卽有不好伏其
中願高明人審之家大人深佩其言踰年家大人擢淮海道時先生

已引年 予告出京復相見於清江浦殷勤握手曰猶記荊州城外絮談之語否家大人曰謹識不敢忘先生曰我昨亦以前語告蓮翁竟似如水投石可若何蓮翁卽張蓮舫河帥文浩先生之戚也是冬高堰失事蓮翁遂出塞於此見老成典型瞻言百里未可以輕心掉之也

阮閣老

揚州黃右原比部告余曰君前集載吾師雲臺公之祖昭勇將軍以不殺降功德篤生平章甚足勸世不知公本身之功德亦復不淺從前蠡子數皆言公壽不滿七十而必爲樞廷宰相此係三十歲許所推後公撫浙督粵澤被東南從前浙江災歎並無辦賑之案浙賑自公始其時一賑所存活已不下數萬人後撫浙者踵而行之又不知存活數十百萬人今公壽屆八旬精神彊固雖百歲可期即未入樞廷而宰相固已得之矣此亦可補入勸戒錄也按雲臺閣老在浙功

德尙多其兼筦鹽政所有鹽務陋規一概不收責令補苴舊欠行之數年浙鹽遂日有起色其督粵時撫馭夷商機宜悉協一塵不染十年晏然今英夷追恨前政每語齟齬而惟公無一字牽涉非實足以服其心何能致此又聞家大人言嘉慶十九年間江北旱災流民充斥道路公時爲漕帥由淮城催漕至袁浦中途有飢民萬餘攔輿乞食勢甚洶洶時漕艘銜尾而北水淺船遲公立發令箭傳諭各押運文武官令每船派添二十人幫繹適江南十餘幫在境恰有五百餘艘俄頃之間萬餘飢民皆安插得食歡聲雷動此所謂粹然臨之而不驚者而處置裕如已隱成莫大之陰德他人當此鮮有不張皇失措者矣 又公有表弟林報曾者爲中州末僚言閣老之封翁湘浦先生信善人也屢行陰德不可殫述有友人買一鼃重可數觔方欲宰而烹之翁適往見鼃畜於盆昂首視翁者良久異之謂友人曰此鼃值若干盍爲予轉買之乎友曰汝喜可持去不必論值翁曰予明

日治餐相邀卽以此奉敬翌日翁以紅線紉籠足爲記詣江放之他日語友曰予已烹籠食之不獲奉邀恕罪乃償其值以歸越數日翁復見紅線籠懸諸市仍買而放之越數月又有持籠鬻於市者翁熟視紅線猶存復買而速投之深淵是夕夢有黑身戴尖帽者稽首於前曰予奉命巡江三次遭劫幸蒙數救賴以生全今脫難矣後當相謝及闕老告退時心切往鎮江遇颶風折桅舟幾覆正倉皇莫措忽一大籠帶數十小籠擁舟至岸而免此其所以報歟

心切下脫漏救人嘗創製紅渡江者活人

無算一
日闕老

連平顏氏

道光乙酉家大人在淮海道任督運淮南滯漕二百萬石時連平顏惺甫先生檢爲漕帥日有交涉公務無時不晤接漕帥嘗撫吾閩其弟某又與家大人同登甲寅鄉薦本相契好燕談之頃述其祖德甚詳蓋顏氏本由吾閩龍巖州遷居粵之連平州其始祖乘亨翁年百

有四歲羣呼爲百歲翁素精堪輿之術距城二十里土名鴻坑有人
送墳一穴百歲翁用錢數千買得之因葬其祖臨時掘數寸下卽見
一棺翁曰此地前人已葬何忍遷移使前人暴骨急命掩之夜間夢
有古衣冠人來謝曰掘土見棺者即我也我葬此不得真穴致有此
厄其真穴在左畔汝何不擇某字向葬之念汝見棺不遷仁人用心
特爲指示但使我墳能春秋附汝祭掃無闕受賜多矣翁覺如所指
葬之仍樹碑於右畔立約後人附祖塋春秋祭掃不絕厥後翁家漸
起至元孫靜亭中丞希深由同知起家仕至貴州湖南巡撫中丞之
長子卽惺甫先生由拔貢仕至河南福建巡撫閩浙直隸總督再起
爲漕運總督今先生之子魯輿先生伯燾由編修仕至雲南巡撫繼
爲閩浙總督其旁支之成進士入翰林山縣令歷牧守者踵相接相
傳百歲翁尙見靜亭中丞爲臬司云粵中 國朝二百年來衣冠之
盛未有如連平顏氏者也

潘氏陰德

孟蓮友茂才

經國

曰潘芝軒相國其祖某翁業嬾家裕每臘月中旬後取白金二三百兩各稱小包三五兩不等身被舊褐衣走鄉中僻巷察其無計度歲者量給與之人不知爲誰也奉行感應篇終身不俗嘗獲吉壤地師以爲必發鼎元翁乃語人曰風水在心不在地感應篇卽風水書奉而行之無不可期子孫昌大也 按潘氏以吉地發祥已詳前錄此條當可參觀

茹氏陰德

孟蓮友曰茹古香尙書

菜

之尊人三橋先生爲縣令時設自新所專

羈邑中竊匪按名日給口糧一升鹽菜錢三文以典史總其事不時親往稽查或提至訟庭諄切開導十年如一日多知感悔審釋爲良民者不可勝計古香由大魁官一品其食報也隆矣 按聞春臺太守人熙與尙書爲同鄉親誼嘗語家大人曰三橋先生素有隱德嘗

在京中遇某異人相得甚歡將南旋往別之某忽問曰君得子否曰
我有天閹之疾不作此想久矣某曰相君神采煥然滿面陰騭紋發
現不但可得子並應得貴子因詢水陸行途先生曰我闕於盤資擬
搭運河長船歸去某拍手曰得之矣君登舟卽靜坐行左在轉晴法
每日無論數十轉愈多愈妙比抵家必有效驗如其言及到家陽事
忽舉遂誕尙書然只此一索而止矣

湯氏陰德

蕭山湯敦甫閣老

金釗

爲先伯父曼雲公已未同年又爲家大人甲

寅同年與家大人以文章道義相切劘雖在禮部有堂屬之分而略
分言情交誼最篤嘗聞人述其先世寒微曾大父某翁開一小店於
鄉隅生意甚微薄而勤於伺應客多樂就之一日有客遺銀包而去
檢而藏之久不來取因啓其包約有數十金偶借用之輒得利旋積
足其原數封貯之數年是客復至詢悉而奉還之並告以借用得利

積足歸完之故客大喜而譽之曰不還不足以爲仁不用不足以爲智子所爲殆仁且智也如此大才豈區區所能盡其量復付以三千金俾得擴充其業翁恐倘或失利數大難償再三卻之客不允竟委金而去十餘年間遂至鉅萬蕭山學額本二十名乾隆間恭逢 皇太后南巡特恩加增五名以部費無出未得奉文准行時翁雖稍豐尙無子弟應試見紳衿退縮不前奮然先題千金爲倡其事始得舉行其時翁以家計漸充謀營屋宇爲鄉里無賴子所阻撓至吹求無所得乃造言生說謂上梁時日必歸鄉耆定擇梁上須貼十惡大敗四大字庶無礙一鄉風水翁一一從之適其日邑尊因公下鄉輿從過其門邑尊素諳陰陽選擇聞剝啄聲知係上梁以是日時辰極凶怪而入詢之見梁間字益駭翁據實以對邑尊立拘日者詰責之答云時雖破敗有文曲星降臨得以化凶爲吉文曲星蓋暗指邑尊邑尊聞而釋然謂翁曰有大度者必有大福固非凶神惡煞之所能

災也 孟蓮友曰湯氏世有隱德敦甫閣老督學江蘇時其封翁令在蘇捐貲設局施藥計三年內所活不下萬人當時藥局事務皆以鄞縣名醫張又新主之人多不知爲學署所施後封翁年踰八秩膺一品封

梁督部

梁晚香先生

肯堂

任直隸總督時幕賓有周瘋子者精於天文占測

一日仰天忽言天牢開矣先生素信其言立往查臬司監則皆以磁碗破鋒互相薙髮將於是夕越獄羣逃以有備而止先生寢其事所全活甚多是時尙未得孫也先生之長子某嘗禱於泰山碧霞元君祠而生小槎後由部郎出守順德凡禱於碧霞君者例以祠中土偶歸供宗祠中年久土偶爲雨所漏淋卸其肩之一角而太守旋患臂痛後將土偶裝塑完好而臂疾亦痊今先生之曾孫翰蘋太史

敬事

又中丙申進士入翰林矣

吳中丞

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與家大人同直樞廷最稱契厚每於夜直燕談之頃悉其少年逸事一端錄之以爲後生小子節性閑情之一助也中丞云余有同居中表妹自幼起坐言笑耦俱無猜然抹牌象戲外落然也及余訂姻他姓妹屬疾慙慙嗣於余成婚之夕奄然而逝聞親串有述其病革時呼余小字長歎含淚情狀余黯然旋亦置之一日夜臥朦朧間似有傳喚入衙署者見一官袍服據案坐余不覺俯伏聽案者顧余曰知有人控訴爾者耶余愕然則隸卒掖一女子向案跪視之表妹也方悟其已死據案者爲冥官也第未知被控何因女子若有申訴音細不可辨頃之聞冥官拍案似斥女單情致天妄訴者令粹之去謂余本無他腸此事已明好好讀書希圖上進勉之命隸送余歸及門而寤汗已漬衾枕矣怵息尋思深以前此之落然爲幸倘不自檢入冥對簿正不知作何光景可不懼耶蓋談次猶

不勝感喟云

大魁出孝子家

秦簪園修撰

大成

幼失怙事母純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悅則長跪請

罪家素貧躬噉糞奉母必甘旨比長授徒某氏距家四五里晨昏

定省寒暑無間以是母忘其貧而樂其子之賢也同時吳縣張西峯

先生

書勳

亦以孝聞於鄉乾隆癸未歲元旦張母某太夫人夢金甲

神謂曰汝子孝行素著今春固當大魁天下但嘉定秦某之孝尤篤

且貧甚當先秦是科禮闈張文已中第三主司嫌孟藝後路太率欲

易之忽獲秦卷大加歎賞遂黜張而中秦廷對果大魁次科丙戌張

亦臚唱第一

行功過格

蘇州吳太史

廷珍

幼聰穎喜讀書而苦恇怯十餘歲時夢神人語之

云子無功名分且恐促壽雖讀書無益也吳泣請曰數可逃乎神出

金字陰隲文示之愕然而醒自後日課功過格不敢懈辛未探花及第癸酉典試滇中

謝椒石觀察

南康謝椒石先生

學崇

與家大人同登嘉慶壬戌進士三百名中公

年最少既入翰林司文柄聲譽赫然時公之尊人蘿山先生方爲廣

西巡撫公與其弟

學垌

同膺京秩香囊塵尾居然王謝家風同輩望

之如神仙不數年出守陳州旋擢開歸道乃弟亦出守潮州需次觀

察未幾而兄弟同中蜚語改授刑郎潮州君旋即物故公旣不能補

官全家數十口寄居邗上二十餘年藉館穀自給有丈夫子七人多

聰慧者而皆屢困棘闈道光壬寅避夷淮上公觸暑道卒迨事平眷

口復回邗上而生計蕩然矣邗上人咸嘖嘖疑公生平和平寬厚居

官亦清正有聲不應如此結果或云蘊山中承在山西任內清查虧

空曾殺四知府事後亦頗自悔蓋種因於數十年以前乎或又言公

在關歸道任內一日倦假寐夢一黑丈夫偉然岸異跪而求生公頷之既覺而不甚省記翌日有饋大籠者付庖人烹之味極劣是夜仍夢黑丈夫血淋漓徧體挺立於前大言必藉手以報公悚然而寐汗流浹背其卽此惡緣未可知也家大人曰前官京師時日在蘇齋談藝聞翁覃溪師言康熙末西山有高僧精風鑿曾在京中談相每言人體咎無不奇中後 憲皇帝聞之勅此僧以後不准再與人談相此僧遂自扁一小樓中不與人交接至乾隆中尙存時蘊山先生初入翰林一日隨蘇齋師同遊西山欲見此僧令他僧通意僧素仰蘇齋重名允一人上樓蘇齋師言因脚力不便必須一弟子扶侍請與俱強而後可及接見僧熟視二人曰翁先生雖貴不過文學侍從此位高徒將來必掌生殺之權但老僧有一言奉勸切莫好殺也語畢卽默然然則山西之事高僧早已見及而談言微中惜蘊山先生不能服膺其言耳

汪竺君比部

鎮洋汪竺君比部元爵爲持齋先生廷璵之孫杏江先生學金之子

而劉金門先生之快婿也祖父皆以鼎甲起家而君僅登乙科然體貌豐腴文筆敏瞻領班樞直行將擢用外臺忽以瘍卒朝士皆惜之先是有推算蝨子數者決其於某年某月當受駢首之誅坐是日惴惴嘗隨穆鶴舫閣老讞獄淮上多所保全後竟考終牖下似爲善可以逃數矣然聞其瘍初生於項後繞匝至項前而潰俗名斷頭瘡則亦與駢首無異黃右原曰此一以見爲善原可回天一以見國法雖可趨避而陰律猶必正名也

楊氏陰德

余外舅楊竹圃方伯公贊本籍連城先世販運木植寓居福州之新道馬頭因家焉其封翁發泗與弟德廣手足之誼最篤德廣翁善經紀賬簿必請發泗翁掌之新道地濱江翁結浮宅其上某年大水並

淨宅亦衝散台家不能相顧發洩翁手握賬簿露立水中者數晝夜
德廣翁度賬簿必早失但以兄之存否爲念一日望見兄立水中急
就之悲喜交集旋知賬簿在兄懷中爲之感泣蓋簿失則外挂之資
悉不能歸簿在水退故業仍可無恙厥後德廣翁生計日隆積貲本
至數十萬金皆基于此諺所謂兄弟同心土變金者此之謂歟又聞
發洩翁之父闕起翁讀書未成而獨嚴于義利之辨其少子發浩頗
豪宕翁所不喜顧以其善讀書也而姑容之發浩登乾隆辛卯鄉薦
翁益喜縱其所爲家計日蹙發浩之房師某適任臺防同知謂發浩
曰汝父清苦如斯汝乃一籌莫展于心安乎此後如有關涉防醫之
案于理無礙者汝代爲請託我必准行汝藉得謝金以救貧未爲不
可發浩因覓得一案可得四百金者以告允而成之因將所得金先
呈于師師曰本以濟汝之窘可歸奉汝父發浩如其言翁大怒杖而
逐之並禁其投足師門焉又家有法碼甚準人多來借兌一日有客

兌畢而去遺二百金于案翁檢藏之戒兒輩曰此兩包銀我與某借未定切勿輕開後客來將原封還之客欲均分之翁不可欲少畱之復不可曰物各有主吾不取非分之財也其耿介不苟如此今方伯以進士起家外掌藩條內踐卿秩而公之諸弟及子姪輩洊登科第尙未有艾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允哉

胡尙書

家大人曰余初官禮部時大宗伯爲通州胡西庚先生長齡相待頗優蓋先生與吾鄉游彤直侍御爲己酉同年余初上公車與侍御同寓遂得親炙侍御嘗私語余曰此人必大顯我不知相術但見其耳白於面如歐陽公之語耳審視之果然時先生方爲修撰不數年遂躋九列余嘗詢先生於同官李雪巖芳梅李曰此公家有陰德宜其貴也蓋其封翁某嘗爲州吏承行盜案犯供糾衆自大門入已定讞矣某知各犯皆因貧苦偶作竊非真巨盜也言於官曰此到案而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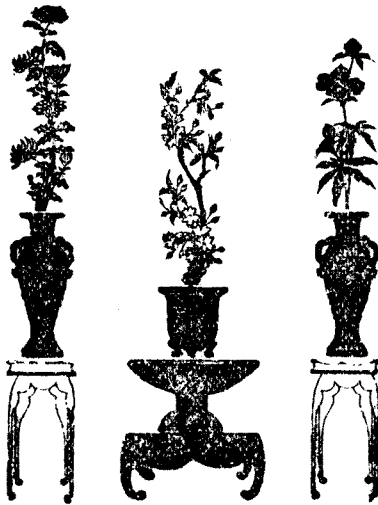
承認盜情必非平日慣爲盜也慣爲盜者無不避重就輕今此案用
不論首從皆斬律似失入矣官以招册皆已繕成上臺催督甚迫無
暇更改爲辭某請於大門大字上添一點爲自犬門入且言某仰體
恩憲平日好生之心並無一毫私弊也官悟而從之得免死者十餘
人卽此一事已應食報於後人矣後聞徐樹人宗幹觀察所述同此
李與徐皆通州人當得其實也

栗恭勤公

栗恭勤公毓美爲河東總督殿於丁亥 卹典優渥有持躬端謹辦事
實心之 褒近年河臣中所僅見也嘗夢入河神廟見三神並坐公
問何人廟祝云中爲某大王左爲某大王其右一神朝服便頂尖靴
以帛蒙面問之則不答旋有人語公曰爾勿到胡家屯工次行館也公唯
唯而出行至胡家屯見一片波濤洶湧遠驚寤後逐年防汛來往河
干總不宿胡家屯庚子年值有 欽使赴東河查料公隨行至工次

各行館皆已備星使供帳不得已小住胡家屯方午食忽爾嘔吐痰
壅遂不能言時隨行者惟二僕一弁倉皇無措公執弁之手而自指
其衣弁知其欲更衣也亟開行筒檢之朝服悉具時方奉 大行皇
后國諱且工次亦無用此禮服似公預知其不祥而備之者於是便
頂尖靴僅用朝服一襲面鏡蓋昔日夢中所見之相卽公之幻相也
踰年而祥符口決城垣岌岌磨地忽有少年者大呼曰當拆南城樓
磚瓦填塞某處如法行之見金甲神湧大溜改道旁走人皆謂公之
靈佑公生平治河得力於磚工故身後顯靈仍令用磚也 家大人
曰治河用磚前無所承自公躬行之實大有裨於修防而大不利於
料販於是多方阻撓衆口沸騰 朝議幾爲所奪丙申余由京赴任
粵西道出關封公從百里外策騎訪余於旅店時公方以磚工在危
疑震撼中知余在南河時頗不爲牙儉所惑且欲探知朝中輿論何
如余告以東河之磚工卽南河之碎石工南河有石可採東河無石

則以磚代之有何不可黎襄勤公初用碎石時亦衆口交攻大半皆爲料販所使襄勤嘗早起於船頭見一對聯云秦始皇抽梁換柱黎世序碎石填河襄勤一笑置之而浮議亦旋息此余所目擊之事今去襄勤已十餘年碎石並無流弊則東河傲而行之正所謂前事之師君但堅忍持之勿爲瞽說所動利口所搖可耳公聞余言乃歡然曰余志已定君之觀我實多遂鄭重訂交而別終公之任磚工亦並無流弊即今東河屢決糜帑無數參官無數未聞有一言歸咎於磚工者則公亦可以含笑於九原矣相傳黃河工次金龍四大王每幻爲蛇身出現河上官民皆能識認近年有栗色者各官環拜或免冠於地面跪禱之曰如公有靈即上吾帽乃盤旋於帽少頃即不知所往此衆目所共見者蓋如公之聰明正直其沒而爲神也宜矣附記於此以諗後之治河者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卷二

福州梁恭辰撰

館陶令

姚伯昂先生元之嘗述其同年張琦者爲山東館陶令死卽爲館陶城隍將卒之前一夕其子請以身代焚書於館陶城隍廟無一人知者署中惟一灑掃夫素爲走無常者知之云我太爺陽壽雖未終無如舊城隍已升作濟南府城隍只好請太爺前去陽壽另有處分也張到城隍任後忽於演戲日擒一生命跪神像前於是衆目不觀戲而觀城隍則儼一張太爺也生員嘗以唆訟受責於張者七次縣中皆有案可稽是日蓋責其怙惡不悛云案前熟聞家大人言官山東臬使時有張漢峯琦者最爲循吏古貌古心而善於聽斷學問亦好當時甚賞異之每舉以爲諸令長欽式初不料其身後之爲城隍也聰明正直其爲神也宜矣

陳曼生

陳曼生郡丞

鴻壽

以名下士官南河同知文采意氣傾其流輩未第

時家甚貧歲暮索逋者盈門有餽以二十金者計還債僅及三分之一正在躊躇間有友人向之告急其數適與所餽相符即舉以畀之其妻聞而愾然頗有怨聲郡丞多方寬解之語未終有人叩門贈以百金者償負之外尙有盈餘郡丞慨然曰此所謂得藉人處且藉人也憶家大人官京師時每度歲率皆拮据然當歲除前後必強劃出數金扁置別篋迨一年所入較豐因得十金另行緘固家人請其故則曰正月觀廠是冷京官一最樂生涯例須數金以收幾種舊書舊字耳既而除夕甫晡有同部友來告貸者情甚迫切遂將所緘金應之其人甫去而即有餽百金來者家大人笑謂余兄弟輩曰天無絕人之路信哉此與曼生郡丞事真如規周矩值也

蔡太守

杭州蔡太守澄官四川保寧府兼攝川北道時值金川用兵所調索
倫兵勢張甚沿途搶掠州縣不敢詰公召其統兵官謂之曰兵以戡
亂若如此是創亂也余止知保護我民耳汝再不戢余惟白之大帥
且兵備亦可按軍法也兵竟肅然是役也川中頗騷擾惟川北一境
帖然又制憲某素顯貨時公以軍功將得保舉制府先期語之且曰
保寧產綢甚好公僞爲不知者竟送絹二匹制府大恚以年老劾去
去官日人爭出錢立碑至今川中廟祀之公之孫名任者辛酉進士
官直隸知縣慈祥懽悌有佛子之稱其子炳塘患重疾恍惚中入冥府遇
其父執引至一所香案供一生位指謂曰汝父居官仁慈此間亦敬
禮之是年爲辛卯科其子無力應試屢夢其先人告以今科必須進
場余係總理科場事務上帝以我家忠厚賜汝登科不得以艱於措
置因循不赴試也於是竭力摒擋進場果中式

良吏有後

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教匪滋事奪城戕官其勢甚張濬縣密邇鄰封勢甚危急時知縣事者爲桂林朱蘊山先生鳳森堅壁清野力捍孤城全活生靈不翅億萬以敍功加同知銜其長嗣濂甫太史應辛卯鄉試主司得其卷滿紙如雲烟悉現圈形遂以定元是科北闈解首童似穀即同時守城縣尉之子亦成進士入詞垣矣濂甫近已轉西臺其弟容菴略亦登鄉薦先生於事平後即辭官去家大人嘗題其遺照云賊平身退若無事鴻鵠飄然已高舉回首瀉江舊草堂玉樹千尋切瓊宇蓋紀實也冥冥中報功之典固如是昭彰哉

俠客

嘉慶間蘇州某商挾重貲歸舟行遇雨見有冒雨呼搭船者衣襟淋漓商憫而許之引入艙易以蘊袍給以酒食其身外無長物恣意飲噉而商亦畧無厭倦數日後忽有盜十餘人持械登舟肆劫舟人皆哭計無所施惟束手待盡而已忽搭船人大呼曰有我在毋恐也躍

出船頭連擊數人落水盜遂引去其人珍重一聲瞥然登岸不知所之桂林周熙橋孝廉目擊其事作俠客傳紀之夫客固俠矣而某商之遇險不險者則不忍之一念爲之也

借銀代償

余前錄載徐辛菴侍郎與其族兄科名互換事時浦城令郭少汾邑侯與侍郎爲兒女親家尙未知有此事頗以爲疑茲余復從福州聞浙人道侍郎事情狀又異因並錄之其足爲勸則一也浙人云今少司空徐辛菴先生嘉慶戊寅科浙省解元也秋闈前偶與族兄遊城隍山適有婦人入廟求籤以籤文求道士指示道士令請教先生先生詢其所問何事婦人曰予夫病重醫言須服人參方有轉機予家貧不得不重息稱貸以爲參價計夫病能挽回償債自易否則累上加累身實難當故決之於神相公爲我測之先生以好言慰之而去其族兄忽於神案旁檢得一布包解之有銀約二十餘兩笑向先生

曰今夕不患無酒資矣先生曰此必頃婦人所遺汝既聞其言而忍取之乎族兄以爲迂談竟自携去須臾婦人踉蹌復至尋覓不見銀包號咷大哭曰予此物遺失與吾夫性命俱休矣先生解之曰物已落他人手不可復得汝向告予言予深知汝苦予不能力止人之携去是予劣也今願代賠故在此候汝汝可告我姓氏住址我下山爲汝設措下午當如數送至汝家婦人始不肯信後思無可如何只得先回侍郎立向各親友借湊成數親送其家付之是科發解次年巳卯會試連捷入詞林躋九列壬午科主試江南本年又作會試總裁江南學政不可謂非厚德之報矣

持金剛經

持誦金剛經之靈異自晉宋以來備著傳記至唐益顯段成式家世持誦歷受其益有金剛經鳩異摭拾至二十餘則皆當時目擊情事非子虛也余少隨侍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年逾八十猶每年於先人

忌日必用精楷書金剛經全冊分送各名利及諸交好家大人時在蘇齋談詩亦乞得一冊每疑先生素不佞佛何以亦矻矻於此先生嘗言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黨同伐異有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爲壯觀禦侮之用乾隆間有某司寇之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卒後徐爲作功德誦經日每百徧一夕病中忽夢爲鬼役召至閻羅殿上坐王者謂曰某司寇辦事太刻奉上帝檄發交我處應訊事甚多忽然金剛神闖門入大嚷大鬧不許我審硬向我要某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將我不敢與抗只好交其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因人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地藏王處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然妄召尊神終有小譴已罰減陽壽矣特召汝告此情節仍放汝還陽俾知此經非可妄持其某司寇已蒙地藏王重復解到聽審矣按此覃溪先生爲家大人

所述如此不知授自何人先生非妄言者卽此一事足見佛力無邊天條難犯兩者蓋並行不悖云

持大士齋

里中寡婦某氏家極貧以女紅鞠二子素持大士齋甚謹初其次子病日久不愈勢將替矣婦日夕禱所供大士前一日夜夢一媪曰汝欲兒愈盍誦大士救苦經乎婦以不識字對媪教之念醒而了了不忘明日誦以問人果救苦經也遂日夜持念子目漸愈由是持齋益虔然日中有所爲夜輒見金甲神譙詞之一日鄰家豕溺其門婦掃帚驅之夜寐中聞神語譙曰爾何等人敢以物擊豕婦力辨爲驅之而未嘗擊也神怒不已其子再四代哀之而醒又嘗過隣家見其烹魚魚躍釜外婦從旁曰盍蓋之是夜復夢神盛怒責之曰人家烹魚爾不勸之放生罪矣又教之加蓋罪若何遂於床上起跪兩手反接哀號痛楚若被杖狀良久乃蘇後其子漸長能營生嘗於齋日買油

一飭熬熟沃瓜食之是夕甫寢卽聞神大言曰爾稱持齋有如許受用者乎卽捧婦髮以匕取涕油澆其項痛不可忍號聲徹於四鄰其子力呼而甦首尙痛不可耐稍定復寐則見神將復擒治乃急走草間伏焉旋見白兔數十成羣爭舐其首不覺爽然項痛盡愈條出視則神已去有一老嫗立其旁指成羣者曰汝知此何物乎婦以白兔對曰非也此白猿吾廬之來救汝也自是不敢他有所嗜然偶有言語之過輒於夜間受鞭撻日以爲常今猶健在不知其究竟何如也按此林繼亭先生雜稿中所載蓋乾隆末年事未詳其何里何氏先生早歸道山無從質證然足見持大士齋者甚非可以率爾從事矣

持大悲咒

家大人曰葉健菴中丞世倬由吾閩監司廉訪洊晉巡撫道光元年入覲京師於宮門外待漏時與余晤談良久舊聞中丞持誦大悲咒甚得力因叩其說中丞曰余二十許歲時嘗患瘡甚重其寒熱

交戰時苦不可言醫言下次當更重憂懼幾不欲生忽見書架有大悲咒一卷自念持誦或可稍減病苦且藉以卻瘧鬼遂發心以次日焚香禱誓佛前攝心虔誦而瘧恰以是日頓止於是連日誦之瘧竟不發故自通籍以來數十年持誦不輟也按大悲咒列於密部卽陀羅尼經屠琴塢曰觀世音菩薩告梵王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爲心是無染着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是無見取心是無上菩提心是菩薩已將八十四句咒義詮釋明白持誦者須將慈悲平等無爲空觀等心十句細心尋繹身體而力行之卽可到應時身生千手千眼地位極之八萬四千陀羅尼手眼皆不出此十句妙用故曰當知此咒猶如妙藥名阿伽羅一切諸病無所不治也今人多信奉金剛經而不敢輕持大悲咒輒謂此咒妙諦真詮在語言文字之外持之不謹反恐致殃則亦未嘗篤信力行之過耳

溺鬼自拔

吳江有漁者李正所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魚沽酒獨酌俄有一人立門外李曰子何來曰予鬼也溺此港中數年矣見翁獨酌欲分一杯可乎李曰子既欲飲可入坐鬼遂對酌後因常至越半月鬼謂曰明日代我者至我將去矣問何人曰駕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駕船來並無他故而去及夜鬼至李曰何以不汝代曰此人少年喪父養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亦不能生矣故釋之又半月鬼又曰明日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到岸邊徘徊數次而去其夕鬼至復問何以不代鬼曰此人家有老母死則無依故釋之李曰汝如此存心豈久墮泉下者哉又數日鬼曰明日有一婦人代我我特來告別次日伺之傍晚有婦人臨岸意欲下水復循岸去鬼又至李曰何以又舍此婦曰此婦懷孕在身若不阻之是喪二命也予爲男子沒水濱數年尙無生路况此孕婦何日超生故又舍之任予魂消魄散於水中誓不敢喪人二命也潛然淚下別數日鬼忽緋袍冠帶侍從甚衆來辭李曰上

帝以吾仁德好生勅爲本方土地言訖不見按此條載感應篇旁證蓋嘉慶初年事後評云甯自忍而不忍人一而再再而三此心不變善根定矣墮鬼道者猶能格天况生人哉

盛封翁

浙中盛陶邨唐嘉慶乙丑進士相傳其祖越湖封翁在杭州開鹽廠一日有桐廬縣諸生投之初不相識也留住數月始知其被讐陷害緝捕將至封翁急挈之歸家藏夾牖中年餘其妻子亦遁逃繼至封翁並收之聚居年餘事平始送回而陶邨得館選矣

幸災樂禍

甘肅有兩縣令甲強而乙弱皆劣員也值家大人在藩任辦理計典將劾乙以疲軟外間已揣摩及之甲與乙素有隙聞而大喜卽於公庭面詆之乙怒形於色而隱忍不敢較衆皆爲不平未幾計典榜發則甲適亦以浮躁被劾乙乃反唇相譏聞者快之甲兩額發赤幾欲

戟手而前爲衆所格而憤跳愈不可耐時成蘭生方伯世選爲蘭州守目擊其事令僕役挾之歸寓遂成狂易之疾以終方伯笑語人曰昔有人自言今早登黃鶴樓欲觀江中覆舟以爲樂竟無一舟覆者歸見荷磁器者入城失足盡碎差快人意似此幸災樂禍心術陰惡其言至令人不忍聞此在市井無賴之徒或所不免不料士大夫於功名得失之際竟有蹈此轍者宜乎災及其身也

放雀獲報

鎮江范某其妻病癆瘵瀕死有醫者教之曰用雀百頭製藥末餌之又於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不可減也范依言聚雀而籠之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雖死決不爲也開籠放之未幾病自瘳且得姪生男男兩臂上各有黑斑如雀形

黑額人

金陵有數十人共一舟渡江者中流風驟起忽聞空中語曰黑額人

中有黑額者自思空中既指我何爲累人遂跳入水舟隨覆無一得免者惟黑額人先附一巨木漂水至岸獨不死

紈袴子弟

家大人曰余十一歲即隨先資政公游學廈門館於廈防廳署東人爲漢軍劉某時臺灣林爽文滋事軍興梗阻留滯三年始歸廈防廳爲吾閩第一優缺海船醫集市廩殷賑官廨尤極豪華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高與人齊內署稱是署中畜梨園兩班除國忌外無日不演唱館中學徒六人二弱冠餘則十三四歲不等無人不佩時辰表者十三四歲者遇歲時必盛服頭上必紅頂花翎腰間必荷囊素帔即飄帶日與梨園子弟相追逐但一近書館門輒爲資政公所呵禁不令入學徒在館中尙知嚴憚一出館門則無所不爲東人常令司閤者縛其子至館請施夏楚而內東旋入館面求寬免以故學徒皆無所顧忌余每望而畏之資政公常飭余曰汝不必畏他亦不

必慕他此古人所謂執袴子弟也杜詩有云執袴不餓死若此輩者十年之後吾真恐其餓死也後東人以軍功擢嘉興守入 覲和坤知其在厦防缺久索賄四十萬不應遂撫其冒功蝕餉狀籍沒之余初次公車至京訪之則已散居各廟廡蕭條無以自存後余官京師再訪之僅存一名四格者與其所生母僦居草屋中藍縷不堪余每月以制錢二千資之復令其以傭書津貼其筆法尙是資政公當日所授也迨余出守荊州荊州將軍某者宗室公也與劉有親誼余猶因將軍寄資之未幾余擢淮海監司去將軍亦物故此後遂不知所終

葉生

南海葉秀才 家貧廢學往粵西帮理鹽務久已無志習舉業矣歷年給家用外銖積寸累僅餘三百金適道光癸巳年粵東大饑聞之心極不忍念本鄉之貧乏者何以能全活也急傾囊盡將所積付交

紳士設法賑濟一人倡之衆人和之遂成美舉人皆德之越乙未因公返省赴鄉試焉識者謂此生今科必獲雋或笑曰茅塞十年何以中爲曰其文字吾不知憶前救飢一事出於誠心竭力今見其丰姿大異是以下之子姑拭目以俟及榜發果然時尙未有嗣次年始舉一子自此家道漸裕得享康寧夫飢荒賑濟有捐資千萬者何以不聞有若是之速報因其寒士也而能此尤爲難得天子之名賜之子不亦宜乎

某御史

有御史某者在京宦薄有文名改御史即專以搏擊爲事爲所中傷者多矣其父某嘗游幕外省偶於大吏有所干請而不獲遂其欲抱憾而歸撫拾該省近事寄其子登之白簡遂興大獄撫臬皆罷職爲民無何而某出爲監司馳書至家迎其父就養其父星夜赴京而某已出京乃暫寓鄉館中鄉人釀飲之夜過半始就寢次晨日高不起

其僕踰門入視則已死矣某到任甫兩日卽聞訃歸越三年服闋復授某省監司某自通籍工於謀利囊中本有餘貲既得缺卽盡出數千金爲分送別敬之利用部署甚周金亦垂罄一夜暴卒僅餘舊僕二人扶柩南旋都下士大夫聞之咸怵然曰此君果有此報乎

蛇冤

黃霽青先生嘗語家大人曰道光丁酉夏予於南園觀疊石見一螳螂飛撲奴子笠簷上雙撐怒臂若欲搏擊然奴將捉而殺之時木瀆賣花人顧姓在旁搖手戒勿殺曰物有知也安可與之結怨對耶予聞其語異而詰之顧因言數年前伊戚王姓者嘗以花木易米往來湖廣一日儀船漢陽村落間忽來一小青蛇沿跳板舟人停泊布木板以便上下名跳板作叩頭狀王異之尋緣隙入頭艙泥中而螫因其非毒螫者聽之後返棹至江甯之浦口剛繫纜則蛇出仍緣板登岸回顧叩頭如前狀益詫異伺其所之蜿蜒半里許瞥入道旁人家籬下匿不復見越日聞

有人爲蛇嚙斃者心知其異往視則一少年衣冠甚都倒前蛇匿處似營縣奉差人其僕方往來無措叩之知斃者策騎過籬下鞭忽墮勒馬俯而拾之一小青蛇突出嚙其指噉然一聲滾地呼痛頃之遂絕而蛇跡杳然矣視其所嚙則右手食指青黑而腫似中毒甚深者王不勝歎異歸以語顧者如此顧因所聞推以儆奴子耳 按小青蛇卽俗所謂青篠蛇我鄉人家屋宇及田野阡陌間所在都有非如赤練寸銀名皆蛇之毒也從未聞有嚙人至死者漢陽小青不遠千里籲求附舟擇地潛匿若早知其人之必由此路有墮鞭之事欲得而甘心者苟非積讐宿怨曷至此願世人多結善緣勿留孽果乃或謂此段公案適然遭逢若雷出地奮觸之者斃亦安知天下之廣大人物之蕃庶胡爲而適然遭逢耶盍亦思其故矣

負妻果報

道光戊子科順天鄉試首場有拔貢生某者入號後垂簾偃臥不飲

不食詰朝題紙下已久日且高矣亦無聲息號軍及鄰舍疑其病也更迭覘之見其歛起撤所臥板移矮杌向內坐始誦誦語不可辨繼而自批其頰號軍慮不測稟巡綽官入號看視某輒言貌如常官去仍垂簾寂然矣有頃伺之則已自絞死所縊繩兩端懸於壁釘絕無圈結僅絡項而已而項間則爪痕稠疊深陷若遭痛掐者然時有識其人知其事者云生幼孤寒伶仃無依拾馬通換胡餅以延喘而質頗聰慧時於村塾間聽羣兒讀輒能依樣記誦其鄉有某翁者家小康憐而異之招至家給其飲食具束修命之就傅且以女年相若遂許字焉生成童遊庠及冠與拔萃科聲名雀起生與女素不避面意得後遂乘間偷合翁不知也嗣入都久翁信問婚期生自負才名不患鮮富貴良姻而顧與田舍翁締婚乎竟萌悔意覆書言其女不貞難怪背盟之語翁接閱恚甚詰責其女遂吐實復浼媒宛轉而生堅不可回翁無奈煩嘖於室女竟銜憤投繯此其辜恩負心之報乎

趙太守

桂林趙復齋太守宜本爲諸生時偶行市中遇老人呼其名曰汝祖德厚立品亦端今科當中第牛犬肉尙宜戒食毋忽趙方疑訝間見其徑登鼓樓亟躡其後閔寂無人是科果獲售榜後復夢老人讓曰何忘吾言趙自念持戒甚力驚醒徧詰家人始知日間以犬肉祀都魯神也相傳都魯爲元裨將兵敗匿山谷中因犬吠爲敵所覺遂遇害後爲神威靈赫濯故土人祀必以犬云聞太守之尊人精申韓學主粵東西大幕值其臥病瀕危適有疑獄大府親至其居叩之床榻間力疾定讞所全活者衆太守登第後分職秋曹本其家學爲時所推重有昏夜輦千金囑托者峻卻之今四子皆入仕版少子以賢書出刺山西隰州時州治背山荒僻殊甚一日微行遇虎長揖禱祝而虎竟退今州人立趙公祠於遇虎處則其人其政均可想見矣

故祖首逆

湖州戴氏子自幼失歡於父被逐出外流傭積年小有貲蓄踰冠能營生而娶妻矣其父窮老無依聞之來探且冀收養焉至則其子作白眼謂是不我子而今欲父事耶愬置之不留餐宿父喪氣垂涕歸已閱時矣一日其子忽具舟視父叩首悔過自是骨肉完聚奉養無稍懈始逆終順若出兩人也有知其事者言其父歸後值四月四日邑人奉城隍神出游子方倚門觀矍然倒地口誦誦作官語繼復呼痛乞恩了了可辨似其已故之祖以忤逆乃父訴諸吳興冥司邑神准移適攝魂而懲責也及甦詢之雖諱不復承然觀其率然改行而爲父子如初者衆目昭昭陰陽相證知其悔悟爲有因矣 按戴氏子之忍於其所生乃父不明首於官而厥祖顧代訴諸幽陰卒使其孫爲順孫不爲逆子冥冥中之挽回非猶是生前一腔慈愛耶世人於親族稍疏者每謂去祖已遠視如陌路豈知由子孫觀之則枝分葉散由祖宗觀之固一本同源也後嗣之於賢不肖有異神先代

於後嗣之賢不肖無異視也觀此可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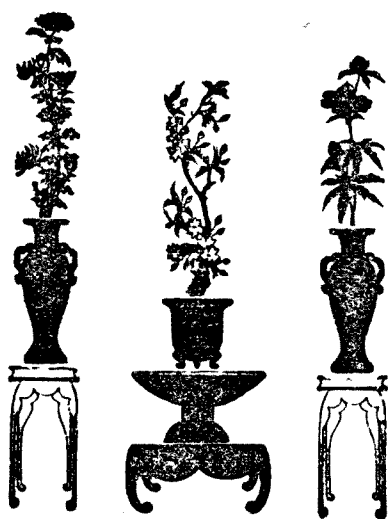
仙畫

道光初常州楊姓母子二人母衰老子年十五六擔賣鮮果爲生孝養無闕嘗遇母疾篤侍奉不離既乏生理醫藥益艱一日持方向肆除貸再三哀懇肆中人以所負多不復許憂危無措適一藍縷道人過詢狀旋乞得肆中包裹素紙長三尺許者並索筆硯倚櫃臺畫柳下一老翁坐船頭手把一卷卷端書雪舟漁唱四字眉目鬚髯勾點寫意而已擲筆付其子曰若計醫藥費及經營費當幾許耶子曰十貫錢穀矣曰若將此至某門外官塘石橋側張畫就盤陀坐有問價者如數售之可也時市人衆觀謂此草草筆墨又無裝潢誰其出重貲以購耶卒嗤爲妄其子見道人意良善且計無復之姑如所指往俟良久無遇悞悞欲歸則遠遠聞鳴鑼聲頃三四大舸旗檣鮮明類官舫者至橋傍爾停泊一短衿袍襪儼然貴人出舫四眺觀所張畫

急上岸趨視把玩如不能釋問欲售耶曰然固值以十貫對微怪其昂遽携入船呈一老婦捧卷而笑若不勝其喜者招其子詢所自來歎曰此仙筆也命僕囊錢如數送其家而去市人咸驚異信爲孝行之報也其子由是頓償藥債母病旋愈生理欣欣後竟得小康云

李封翁

臨川李亶誠封翁以義舉起家已載前錄茲復得其遺事一條云封翁始至粵西投酒肆爲賤役主人以爲篤誠識拔之令司賬務主人本家山西一日病重召李語之曰我病勢殆不起此店計可收得千餘金身後託汝爲我殮殮厝妥並運柩回山西付與吾兒餘金卽爲汝酬勞李諾之如命運至其家將遺書與餘銀悉交還其子子以父書中有遺金酬勞之語堅不受金李委之而去忠誠任卹於此已見一斑矣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卷三

福州梁恭辰撰

江南舉子

江南近科鄉試有數舉子於高樓連夜聞鄰居似婦女泣者聲甚幽咽視屋梁有穿漏處一人疊几上窺見小樓中設靈座孤燈熒熒一縞衣婦年穉狀妓以巾拭淚而哭其人招衆畢登倚壁摩肩塵土索索下婦若覺之者仰首長歎一聲顏色慘變吐舌三寸許歛然捲燈滅影衆駭絕墮若累綦有破額傷股者各驚悸蒙頭而臥翌日訪其鄰則室無居人或言數月前有某氏婦因夫死而自縊以殉者衆皆懊喪並以破傷不及終試事歸此事潘壽生爲黃霽青先生所述先生曰此婦生前節烈死後猶憶戀故夫光景何等可憐乃聞聲而爲穴隙之窺觀狀而甚飛梭之擲樂因哀感懼以喜招然則貞魂三寸之舌即謂之廣長說法可也彼子衿俳達者可不引以爲戒哉

梁國平

廣東東安縣梁國平一生忠厚正直急人之難多所矜全歿後見夢於其戚曹盈中者謂蒙天監爲他省冥官死生路隔難忘故情特來作別云云曹醒疑信半參踰歲又夢與國平晤敘如平生歡云復荷上帝加恩遷擢甘肅靖遠縣城隍已於某月日赴任矣曹問前任之神何以更替國平言舊神亦係同省高州府信宜縣人姓雷名鳴邦新陞甘肅都城隍故我得膺是選臨別作四詩爲贈記其二云聰明正直始爲神囑爾諸昆好敬親從古吉門多衍慶和平終屬一家春處世須成大丈夫無驕無諂是真儒田園世守詩書業耕讀人家澤自睽詞雖淺近而義關勸勉此嘉慶戊寅三月二十五日夜曹所記第二次夢也

張氏子

浙有張氏子年少解音律素行佻達每值清明中元婦女野祭夜哭

時輒窺伺竊聽樂此不疲意蓋希邪緣湊合也後於七月望夜乘月信步入曲巷聞有哭聲達戶外悽惋絳摯知爲新婦傾聽良久魂蕩神怡因其地去家近亟返携所吹簫至則哭猶未已乃當門負牆而立鼓唇按指覺烏烏聲入孔相應方快適間忽若有從背批其頰者所吹簫墮地如裂遽負痛抱首歸氣續如縷向其妻述先後所遇曰吾平日以此爲樂豈知今乃遭大苦耶視所批處由紅腫而紫爛不日竟以此殞其妻每臨哭必先覘戶外闕其無人乃發聲惟恐有人竊聽似其夫者顧不能守未終喪而醮矣

犯淫

道光甲午湖南鄉試有士子題一律於明遠樓下云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睛被火油傷半生只爲淫三婦七屈誰憐貼五場始信韶顏爲鬼蜮悔從蕞地結鴛鴦寄聲有志青雲士莫道閒花豔且香可爲淫人閨闔者下一鍼砭時楊雪椒先生官湖南爲子述之如此

張南珍

嘉善縣城隍廟神座傍分塑書役像皆生前肖形所爲有庫吏張南珍者亦厠其間一日以事偕友入廟友指像戲語曰爾尙未當差耶張曰老爺不見喚耳散後越日張午倦倒枕瞥見皂衣人來若促其趨公者起隨之行至一衙署穿石牌樓過池上半橋越廳事到後堂不知爲何地也佇立良久皂衣人曰官升座矣則見炷身白鬚藍袍短褂而頂戴者據案坐旁一吏侍張膝地叩頭官問爾張某耶爾謂我不喚爾當差今來此何如張始悟爲城隍神以昨戲言故也意頗惶窘復叩頭稱願執役但有心事未了籲懇寬限神詰其爲何張以三世尙未葬訴神顏似不懌曰爾年已七十三矣此事不應早了耶張復以家寒無力訴神旁顧吏捧巨冊進略一展帙遽色霽點首曰爾尙有一點好生之心令多活十年屆時來當差可也麾之出遇故隸馬丹書者謂之曰爾何不速歸耶拍其肩遂醒則僵臥已三晝夜

妻子環泣以心頭尚溫未即棺殮耳張爲人和易筭庫日有蠶吏夥造僞串冒徵事發曾爲設法補苴籲求當局多方開釋卒免駢誅得從末減蓋其力也神所云一點好生之心其謂是耶

冥誅

吳江舉人周某者素無賴陽施陰設噫人以填其慾壑者不知凡幾某年冬將爲入都計邑令慮其生事餽金勸駕可成行矣未幾得瘋癩疾纏飲歌哭舉止失常家人防閑之久而漸懈一日曉起於屋後見浮屍撈視周身頭上隱隱有紅縷若刀割然究莫知其死狀若何先一夕有縣役於初昏時聞聽差傳呼聲意邑署比較也往返趨視廳事寂然及聽則聲出自城隍廟因赴廟遇素識之術士於門搖手止之暗中共窺見堂上燈火照階下鬼影叢叢神視事處分茫昧不可辨繼聞呼周某名鬼卒捧一人前瓊瑤股耳神拍案怒遽命曳出斬之覺陰風颯然拂面而過冷沁毛骨而堂上影響滅矣駭異

歸比曉聞其淹斃先是富家某姓正室死有疑其妾致疑者周與某姓素交因是往弔以危言驚其坐人某姓懼遂斃以塞其口顧聲聞四播從而聞者衆被誣入官及檢驗無故事得白而家半破又某氏婢死不問其爲之強制其親屬致至銜忿自沉者就此二事其詳實誅宜設

試場雜記

嘉慶三年浙江鄉試點名日三場俱值大雨試者溽身濡濕挨擠踉蹌者後攙先無復角貫而頭場尤甚錢唐張某於人叢側地爲履齒踐者以致殞命如唐眉廣儀備履者紛紛藉藉黃髮青太守適應試三場因先履襪而濕行坐女字西十號此舍先爲號軍堆積雜物黃將考具暫置於右間之三十九號出偕同試之室繼而備者再入號則謂偕坐待號軍已代爲安頓啣茶假臥剛息餘喘聞呼三十九號者至矣起視壁間字方知越次顧疲甚倦於擲擲且

念兩舍毘連共一號軍無關弊竇不如通融易坐之爲便也因而本號者告之誤且與之商再三乃允其人武康王姓談次頗自負圖藝意氣甚雄蓋幕游歸而應舉者也十四日黃晚睡方熟欲見一披髮女子掀簾撲壓王聞聲呼喚黃覺知夢魘耳尋常置之俄頃則王亦魘噓黃呼之醒詢其狀與所見同時黃病目赤膠昏特甚中夜夕未醒卽寐夜半聞王失聲暗語誤矣起視其卷面燒一孔大如指屢錢云適欲如廁觸捲卷蠟煤燬落致此因告巡緝官乞換卷監臨諭以毋庸更於不干以備王因號傷欣然書未一復聞呼聲其厲觀之則卷面燒痕細如香而無香煙痕蓋其五錢巨鈔將收拾突券忽於此厄也再換卷監臨責其粗心以爲不之許乃頓足流涕而出巡緝官傍意者紅蓮幕下有以召游魂之變耶受之者當自知耳

德行攝印

長牧養閣老麟巡撫浙江時訪得某邑令頗著墨聲一夕微行遇令於道公直衝其前導問將安往令降輿答以巡夜公曰時方二鼓毋乃太早且巡夜所以察奸也今汝盛陳儀衛奸民方避之不暇何以察爲無已其從予行乃悉屏其從者携令手偕行數里至一酒家謂令曰得毋勞乎且與予飲酒遂入據坐問酒家邇來得利何如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細民也何科派之有對曰父母官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凡買賣者每月悉徵常例錢蠹役因假虎威加倍勒索是以小民殊不聊生因縷述某令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司獨無覺察乎對曰新巡撫號稱愛民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亦何敢控訴公笑飲數杯輪值訖出謂令曰小人多已甚之言我不敢輕聽汝亦勿怒也復行數里曰我今夕正可巡夜盍分路而往令即去公復回至酒家叩門求宿酒家對以非寓客處公曰汝今宵當被橫禍我此來非爲寄宿蓋護汝也

酒家異其言遂留之至夜半聞剝啄聲甚急則里胥縣差持朱籤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主人也有犯我自當之與某無涉里胥不識公嗔曰本官指名索某汝何爲者公強欲與俱遂連拽以行酒家喪魄不知所指公慰之曰有我在無恐會即釋汝也至則令升座首喚酒家公以氈帽蒙首與酒家並綰鎖登堂令一見大駭亟免冠叩顙公升其座笑曰吾固知汝之必逮酒家耳遂懷其印以去曰省卻一員摘印官也

雷異

嘉慶壬申廣東新甯縣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盜鬻弟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不如其無婦也村中有富翁聞而義之語兄曰吾正需備今與若三十金若弟爲我備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新婦入門久之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夫泣語以故婦曰得

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如其無婦也歸請諸父展轉得三十金藏諸笥將促其夫贖弟旣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其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死金擲諸地蓋小姑歸甯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嫂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其弟事見吳鴻來孝廉應送雁山文集

任幼植先生

家大人曰江南任幼植先生大椿爲禮部前輩禮學小學俱精記誦博洽一時無兩翁覃溪師稱爲畏友而以乾隆己丑傳臚浮沈郎署晚年始得

記名御史未拜卽歸道山 本朝二甲傳臚鮮不入詞館者人皆爲先生惜之先生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自縊死其魂訟於地下先生遂奄奄臥疾魂亦被攝考問閱四五年冥官親鞠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

其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是紀文達師嘗曰冥官治是獄者卽顧郎中
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遇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聞其追話
冥司事幼植對之猶慄慄也

顧郎中

有客問顧郎中以冥王果報之事曰陰間判獄仍用王法乎抑用佛
教乎顧曰不用王法亦不用佛教但憑人之心人但問心無愧卽冥
中所謂善問心有愧卽冥中所謂惡公是公非不偏不倚幽明一理
儒佛無分按此說平易近情天堂地獄原聽人趨避也

述警

乾隆間福州某甲震死久之或傳其在逆旅嘗負鄉人客死者千金
之託致其舉家窘死此雷所以報也同時同郡甘蔗洲民某乙弟病
瘵利其貲賂醫藥殺之醫度其弟疾本必死而賂可計取也乃請緩
圖而謬其證與藥以愚某乙弟死醫如約責賂既而醫偕某乙入城

舟行傍江澗有虎躍登其舟啣某乙去而爪敗醫面罄所得賂求藥乃愈客或以此事告家大人者曰使天所顯戮咸若是雷是虎天下孰敢爲不善惟其不盡然也人乃疑之耳家大人曰人世議獄固有獄具輒刑不俟奏報者如重案請 王命卽行正法者是也有奏當報可而後刑者如 硃批卽行正法者是也有遲之又久而不之刑者如緩決減等者是也而矜疑之獄入議所寬者亦時時有之彼遭雷虎顯戮者其不俟奏報而卽刑者歟其他報有遲速而或疑其爽安知非遲而有待而報之終爽者又安知非如人世矜疑入議之比冥漠中別有權衡者歟

慢客招尤

余隨任桂林時聞前政某中丞性簡傲每日必午睡半晌不許家人驚擾一日某學使來拜大門外已傳鼓矣中丞方偃蹇在牀司閤者持名柬啓請勉而後起時方暑熱呼湯盥身面再四又俟其通體涼

乾然後著衣冠徐徐出迎則日晷已移六刻署中賓朋咸竊笑之學使在輿中熱不可耐憤不可言相見後草草數言卽別兩家僕從皆知其不歡而去而中丞惛然也越日中丞往學署謝步亦在大門外苦守一時許而後獲進是日天愈酷熱中丞坐輿中久已經中暑及至廳事言語失次竟至踉蹌而回臥病旬餘日而後出有學使伴來問病者私語人曰是日中丞到門司閤者實相戒不傳鼓蓋僕從等暗修前日之怨故使主人遲久而後出也 按此事雖小而招怨甚大昔史記載鄭當時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顏之推家訓云門不停賓又云失教之家闔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此皆不以爲小節而忽之也若某中丞之事則愈當引以爲戒矣

周次立

家大人曰周次立邑侯

以勳

宰丹徒時江浙大旱所辦荒政最好地

處四衝大吏過境者絡繹供帳飲食率用六簋不設海味所費不過二金當時州縣謁督撫不送門包者惟次立與陳曼生鴻壽兩人雖索亦不應嘉慶甲戌余挈家進京過鎮江次立亦以六簋餉余曰毋嫌其薄數年來自督撫至道府皆一律此物也余笑謝之忙中告余曰某坊里甲昨報客寓一人猝死以無親屬當詣驗其人斜倚椅上一手猶執烟筒目睛突出坐而斃有一隨伴小僮言昨日初到此向在某官處爲長隨以事逐出云當往京師提督府具控毫無疾病方坐椅上吸烟忽若有所見自呼曰我該死立時氣絕問以所控何事答云不知驗其身實係中惡死無他故檢其篋忽得一控狀稿底又一册羅列主人陰事多欸余念此册不可留是將興大獄者乃袖回署中焚之且曰册中多欸虛實不可知然此輩陰刺主人劣跡以爲挾制之具挾制不得則反噬傾陷且將羅織多人喪心昧良宜鬼神之立殛之也或曰某官故丹徒人其祖宗墟墓在此殆陰靈未泯而

爲是歟余謂次立此舉必有善報後十餘年余官吳門聞人言次立已爲丹徒城隍確有所據或曰得自張真人語殆不誣矣

請旌良法

安化陶文毅撫蘇時以一疏請旌常州府屬武進陽湖兩縣貞孝節烈婦女三千十八人一疏請旌江甯府屬上元江甯貞孝節烈婦女五百餘人各建總坊以表之其總祠則聽地方紳士之自爲在朝廷不過費帑六十金而潛德幽光闡發至三千五百餘人之多微特世所未聞亦古所未有也時家大人在江蘇藩任襄辦其事因念法屬荆舉慮各省之不克周知請宮保將此全案付梓咨行各直省照辦復慮各省雖奉咨收掌仍在吏胥未必能家喻戶曉並囑各牧令照刊一冊廣爲分送乙未重過吳下果有曠典闡幽錄一書通行爲之欣慰不已夫各直省之待旌者不可以數計寒閨嫠婦編戶爲多國家慎重科條維持風化法良意美至深且遠而胥吏

卽藉爲需索之端一婦得旌費須百餘金視所領坊銀加至數倍窮簷苦節其何以堪今則普天之下官府閭閻各有此册紳士牧令卽可據此册照案請行而不虞吏胥之阻隔將見兩間無鬱而不宣之氣名節日尊風俗日美則此册之功德亦詎有涯哉余侍居浦城適周芑源廣文啓豐亦總建甯府七屬之貞孝節烈婦女雷李氏等二千一百餘名口合爲請旌如江南之例余亦勸其俟奉覆准後卽爲刊册廣頒蓋總祠之成總坊之建皆尙需時日而祠中牌位旣繁坊上姓氏尤密殊不便於見觀不若壽諸棗梨俾得人人寓目因備述此事之終起以示之廣文性好善事合浦邑千萬人中所熟視無覩絕口不談者不憚采訪筆墨之勞不惜州府吏胥之費以獨肩此義舉聞廣文年過五十無子自舉此事踰年卽得一男其亦可以勸矣乎

江鐵君述四事

吳中江鐵君沅良庭先生子也始棄儒爲僧後復返初服家大人藩
吳時與爲文字交嘗聞其難述數事一爲婁東王明經樹稷言其鄉
人某闔門燔死少長無遺並來未半月之婢亦與焉鄰里以其生平
無橫暴行不測其何隱惡而天罰之酷且及婢之初來也適有請乩
仙者以其事叩之乩示曰其家散棄五穀太甚縱小兒女食且弄嫗
婢亦共爲污穢每擲棄之上帝爲其無惡也擬俟其悛以小災警之
十年矣而狼籍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爲輕又付瘟部瘟部亦
如之遂付火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與殘食拋窗外落糞舟中
而祕不言故並殛之 又言有書賈周某且謹出納不苟一日語
予曰某賈書市中有儒生携一少年求小說所謂肉蒲團者某正色
言曰君讀書人所携者非子弟卽學徒也奈何問此何以訓後生何
以作士子乎吾雖市井不屑售此也君勿復爾其人愧甚揖謝曰某
失言謹受教當書紳也踉蹌而去予曰此人聞法而受必改過矣亦

善士也因憶有朱姓者以鬻書家漸起後忽自刻小曲售之予謂之曰爾鬻書因與我輩往還若售此則與負擔厮役往還矣後母如是朱曰我貪好價耳予曰爾貪目前之利以此壞人心術必有冥誅可速改之不聽未及一年其子竊資淫於外乃爲之娶而分室居之子旋死幼子亦然家遂罄肩殘書鬻於市旋死於街亭 又言慈溪北鄉有瞽者貧欲遺其妻妻不可瞽者曰若去則俱活若不去且俱死矣不如我先死若自可去遂欲自死妻不得已改適謂其後夫曰瞽者無所賴吾當月再往爲之縫紉洗滌不宿卽歸也後夫許之瞽者因得賣妻洋銀以其羸夜弄之有聲旁塾童子艷之盡竊去瞽者遂縊越日其婦至驚哭亦縊後夫次日往視之痛人與金兩失也赴水死其母聞之又縊某日天大雷雨震死塾中童子十六人蓋與聞其事而均分其銀者塾師不與知小生不得分故免時道光庚寅某月也 又云勸善懲惡之言或書本或單片流通於世功德無量卽有

棄擲或輕褻者得一人奉行便燈傳無盡一人驚覺便轉敗爲功曾聞有中表兄妹俱爲舊族名門才貌雙絕各有慕悅之意雖得數面而俱有尊長在前不能達也後值演劇盛宴堂設珠簾屏隔內外其表兄避酒潛探後堂見其表妹不在席乃東西散步到一書房值其醉憩小榻頽然粉融脂散喜極曠近忽觸壁間小軸墮地取視之乃戒淫文也語言危厲讀之悚然汗下疾趨而出雖此少年本有善根亦全賴此當頭棒喝矣

烈婦釋冤

江鐵君又言江南某科鄉試有某生者聞鄰讒譁聲視之一生碎盪剗面流血滂然某問其故則有鬼附其體言妾夫婦貧賤携子傭此人家此人窺我色屢調我不遂陷我夫客死復凌逼我我遂投繯今來取其命耳某曰然則烈婦也可敬若子今安在鬼曰我死後丐於路耳某曰若取其命而子丐如故恐不免溝壑奈何苟貸其死命以

田產若干給爾子俾娶妻生子死者有祀生者有後可乎鬼曰如此甚善但彼未必從且我奉冥牒但追命也某曰彼畏死必從我爲若成之否則仍取命可也鬼曰甚善君爲我要之鬼去其人遂蘇某問之信且告之故人唯唯既出關至其人寓其人作一議筴之曰我歸辦此事俟君來證也某三場甫終卷忽見前鬼現形明靚有喜色謝曰賴君一言死者得所生者得安才德士也妾爲君請於神早登兩科今卽捷矣勉成吾事可也某歸詣其人家則已求得其子分產授之且成其家又合窆其夫婦某是科果捷明年成進士此亦王明經樹穫壬申年爲予所述俱有姓名今忘之矣

按此與前編所錄浙闈與鬼說情一條相類但彼是浙江事此是江南事彼是乾隆間事此是道光間事亦可見天下無不可解之冤也

牛戒

余家世不食牛肉已相傳二百餘年矣家大人以公車報罷南旋在

浙江患瘧沿途抱病而回自秋徂冬每日一瘧已至百餘次虛羸殆不可言狀先大父憐其飲食少進間以厚味滋益之一日有相好某廣文以丁祭所餘牛肉相餉醫者言虛瘧最宜噉牛肉蓋大有益於脾家先大父精治之謂家大人曰此丁祭之餘本可食况以治病尤無妨也家大人本不欲食恐違嚴命勉下一箸旋大吐並宿痰一齊湧出其日瘧遽止其實牛肉並未下喉也因憶施愚山先生矩齋雜記中有一條云庾樓字本叔三代不食牛肉會病以牛腦合藥間有餽牛肉者則以給奴僕自謂可幸無罪忽夢冠服緋衣者曰汝豈食牛者耶何腥聞若是庾亟以未食對緋衣者命從官檢簿曠目曰汝雖未食牛然藉病破戒且以啖奴僕當奪一紀念汝有悔心能勸得百十家不食徐還汝算庾默念世人信戒者少設有餉以牛肉可奈何緋衣人微晒曰瘧之土可也只愁念不堅何憂行不廣庾驚寤特筆其事門人黎同吉字亦仲亦持牛戒偶患瘧爲所親強舉一七夜

夢少年黃姓者持劍怒詈謂噉伊母肉晨起詢所餉果黃牝牛肉也或謂食牛糞過二子既累世不食因病稍假而陰譴乃爾彼稚牛炮羔不知鑿若何以復加坐客曰黑面老子自有處分且如彼凶人說因果不信並此鬼神警懼之夢亦自微幸不得也或又疑食與殺有異不知人皆食牛則牛如八珍世未有見八珍不割而鬻諸市也人皆不食牛則牛如糞土世未有取糞土割而鬻諸市也是殺與食猶槌與刃也此言極爲痛切可錄可勸云云因備載之

程大令

同年何小汀

良莖

曰江蘇贛榆縣有程姓者以忠厚稱山商賈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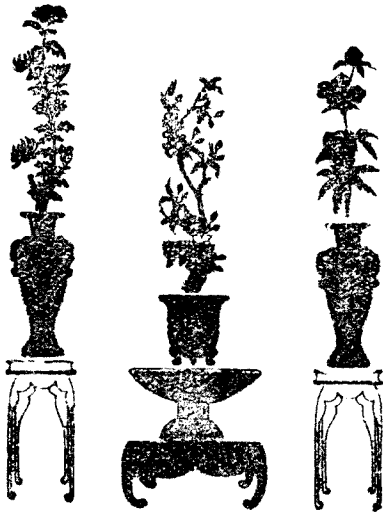
素與其戚鄭某善晚年一切販運悉歸經理程某物故其子

義勳

者

道光乙酉科舉人以父所信任之人不敢更易鄭乘義勳計偕入都其幼弟習儒業遂將其生理罷止大凡貿易不能悉屬現費時有所稱貸於人亦或爲人所負其時程合計子母實有贏無絀生弟理既

罷爲人負者皆歸烏有而貸諸人者索取盈門甚至構訟義勳雖挑
得知縣羈於訟事不能赴官而鄭轉置身事外親友咸爲不平後鄭
子院試已錄送招覆日以筆誤被黜所補之人卽義勳少子也羣以
爲天道有知云按小汀之尊人恆鍵於嘉慶末任贛榆令義勳卽其
縣試所拔取者道光間小汀之從弟森林復蒞是縣因得悉其前後
顛末爲余述之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卷四

福州梁恭辰撰

冥判

吾鄉楊允清邑侯

金華

與先祖資政公交好其父有活無常之稱

凡當冥司差役者名為活無常或曰走無常

家大人少時常因侍側泥邑侯問鬼神情狀邑侯曰

竊聞人闕居室處處有鬼鬼所最畏者三種人一爲節婦二爲營兵三爲醉漢驟遇之而不及避其魂必被衝散蓋節婦之正氣營兵之悍氣醉漢之旺氣皆足以衝之也又言近日有某甲在舟中忽有自後呼之者則其鄰也甲曰憶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遊甚苦欲附爾歸耳甲素相熟不怖竟使登舟閒談久之問陰間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喫牛肉喫牛之人吉神避之惡煞隨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惡煞避之甲曰信如汝言我從今誓不食牛矣有頃鬼忽大哭甲問何故鬼曰本欲附歸忽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不敢

近歸不成矣踉蹌登岸而去

某太守

貴築周石藩

際華

與家大人相遇于揚州有循吏之目善談論嘗語

家大人曰吾鄉有蘇君某某太守之愛婿也蘇以氣質粗暴見忤於父其父赴官首之太守爲之周旋乃得免禍蘇以納妾故與太守女反目女訴于太守太守怒甚自其橫暴之狀于官揭其舊案而周內之遂下獄蘇憤極鬱積疽發對口而死時論以太守之徇其女而毒其婿也不旋踵而太守亦以對口瘡斃此非蘇之能爲厲也但蘇初忤父當死太守旣庇之旋以女故置之死則蘇無死法其爲厲也亦宜矣

冒籍冤獄

周石藩又言其弟南坪在刑部四川司主稿時四川有擅殺案回堂拂堂官意遂疾之道光壬午春開揭曉有姚廷清者中式姚本浙人

游幕于黔與予舊識泊後遂冒黔籍領鄉薦來京未拜同鄉及聯捷乃徧拜皆弗納闔予住貴州西館不告闈人直至予寢所相見求予弟印結因與弟熟商集同鄉官共議座滿人多予避去弟自於衆曰彼固由鄉試來也家鄉人不及攻因其連捷而攻之已成之名殊可惜也且攻之亦不能更補一黔人矣座中水部宋某云令彼出金三百修理會館何如衆弗應弟亦未言可否少頃農部某與西曹某某皆含憤而散予自外歸弟述其狀且曰吾先有禮于衆矣姑出之容異日徐圖可也乃召姚而與之結某某議論騰沸有孝廉烏姓力攬之即使某之弟革生名清者赴都察院具控 奏交刑部審辦審係由貴州鄉試來者乃定議行查忽清又以南坪弟受姚賄五百金再控堂官修前隙 奏請革職嚴訊訊十日無端倪復白于堂官不許乃鍛鍊姚使以捐金三百修館之說誣弟姚不忍也熬審不支乃從其誣隨召弟鞠之三日不能成讞並票傳予同訊予度其情事知堂

官之必與弟爲難也乃語弟曰彼不過欲奪爾職耳拚一革職何堪受此折磨也弟乃誣服覆 奏曰周某係管理會館之人如此項銀兩入手雖非侵蝕亦可挪用前已 奏請革職毋庸議此案一出都人士莫不以爲冤未幾而革生清者以惡詐不遂而致獄獄成而歸死于道路其兄西曹某死于京僕妾皆逃承審官某以別案坐贓出西口死異域烏姓者補縣令西曹某得知府同時革職烏尙回黔某知府更不知所究竟無何而主是獄者其勢焰亦盡獲戾益深予所見報應之事未有如此之速一無所漏者蓋不必皆爲此事而不啻其爲此事者彼蒼者天胡不憐憫耶

蘇幕

山左吳邑侯

敬森

知貴州桐梓縣因案進省與其幕賓劉某者同住

楊家客寓一日吳赴飲遵義縣署二更時歸寓甫入門聞搏擊聲疑誰與劉幕鬪也推其寢門視之揮拳如雨脚亦飛揚捺之使言嗒然

若喪固詰其故則曰某氏率其女將與我爲難也先是桐邑有童生某贅於岳家衣服飲食皆資於岳於是婦有驕色雖生女已三齡而反目之端已非一日某日其妻虐遇之生恚甚持鋤柄擊之死其女哭而呼之並一擊而死案到官吳以其寒士並壯其志氣欲加憐恤劉爲謀刪去其女俾得稍從末減劉正繕此稿而冤魂隨之耳夫人命至重律案難誣劉不過以一念好生僅求末減且受鬼譴况以賊私出入人罪者乎此亦周石藩目擊之事

孔生

有孔生某者在黔中爲梨園子弟時周石藩館於太守趙蘆州幕中值署中演劇見之駭其姓因詰之據言祖籍山東其先代官都閩沒於黔遂家焉門庭漸落因歲歉鬻身價青蚨一千四百文今十四歲矣恥隸是役欲脫無緣言次涕淚隨之並求教之以字石藩憐之惟念廣文冷宦欲從孽海航人大不容易姑叩其贖身之數則非百金

不可乃述其事于縣尉陳君復廬陳亦心動許以五十金贖之班長不可急挾之道于漢中適昆明太守冕而異之並得其顛末慨然曰百金易事耳呼班長立教之班長又欲倍其值太守怒白于大府迫之以刑乃得贖制府伯公以屬通海令使課之蓋其山東同鄉也有明經張君者自薦不取修脯而自爲之師明年卽讀竟四子全書並朱註悉熟又三年旋贈從蒲孝廉學爲文亟謁石藩執弟子禮石藩又爲達于遵義令張君偕姦張月給三金以資薪俸復陳其前狀于胡梁園學使枚遂入泮制府伯公喜其資之千金爲購薄產癸酉已登拔萃科矣石藩曾記其事或曰是不可記恐爲孔生玷石藩曰渠始十二三如赤子入井少長卽恥求去其志氣已足千古記之所以哀其志而幸其遇也何玷之有予曰此生以克自振拔不辱其宗正宜急述之以爲人勸而諸君子所以扶植之者其功尤不可掩今石藩家門鼎盛而張明經蒲孝廉者皆已成進士不必言果報而果報

在其中矣

王總督

林子川先生自西域釋回人益輕健仍在福州授徒講學日與家大人過從談藝並旁及時事之可驚可喜者一日語家大人曰乾隆庚子予公車北上附王總督寶眷船由衢至杭有一僕守船予偶問大人有幾子答云止一子初生甫數月因述大人原有兩子巡撫山西時有縣令出適一騎前行前導呵之不下令揮擒之其人卽抽佩刀以拒刀爲前導所奪詢之則轄下武進士令以刀誣控大人遂論死臨刑其魂卽到巡撫署內大詬滿口稱冤扼殺大人之長子又欲殺其次大人懼懇曰我爲令誤何不仇令而仇我乎曰令何能殺我殺我者汝也我必絕而嗣又扼殺之曰我今且殺令遂到令署亦大詬稱冤謂令曰汝冤殺我我必殺汝令伏地乞命久之乃曰汝行當獲罪姑饒汝遂去無何令果以罪去官遣回家眷甫出郭門令之妻女

忽發狂自褫其衣至盡赤體呼冤萬衆駭觀其爲厲如此以傳載伯有之事觀之非不可信也予嘗述以誠人及余到新疆全事王君篤祐全椒人有才學與予同寓州學官舍唱酬甚洽談次余爲述及此事王獨默然予又述其事於河南李君時景李曰汝未知乎此卽王某事也子橋舌久之曰甚哉世路之仄也予向固嘗爲王君言之噫予之聞是事也固不知爲誰何之人而漫述之以爲戒耳孰知遠對萬里外邂逅相遇偶述數十年前傳聞之語乃適親爲其事之人乎益知事不可妄爲言不可妄發王君之事往矣而我乃面暴之以觸其所諱我述王君之事屢矣乃適述之于王君而悔其所難追甚矣言行不可不慎也然非李君之言則亦不知爲王君之事矣此中若有天焉以戒王君並以戒子也

匿情枉法

林子川先生又云平湖某翁著老而鰥一子充驛卒婦有姿色門列

酒舍聚無賴子賭有貴人俊僕數過其舍翁悅之遂以婦餌有日矣僕欲長據其婦與翁謀殺其子適子從驛晚歸促之行不可因堅留之婦不敢泄僕已賄里中酒徒具兇械匿于家至夜翁挾殺酒與子飲且酣匿者從背後奮大椎擊之躍起丈餘腦裂血淋漓不死婦惶恐早匿樓上翁乃以繩繫頸命婦勒之婦不可因揮繩樓上劫婦引之自以兩手勒死先是無賴中有某甲日夜從翁舍賭忘歸其家束之嚴昏夜不得出翁詰知其故曰豈有男兒而受制婦女哉乃誘賣其婦甲既得金遂縱賭無忌金隨盡甲既失婦又亡金乃大銜翁早知翁與僕情是日見往來耳語狀疑之伺夜潛從窗隙窺之自其始飲以及行兇之形歷歷在目也晨起卽揚于衆且首官貴人密以札與令寢其事衆怒闐然因歛錢付甲馳杭城鳴鑼沿街賣新聞爲官所執問得其實悉置之法而令亦以匿情枉法論死蓋令事發時貴人親詣令誘懷其札故令欲分其罪而無從也夫某翁之窮兇極惡

不足論奈何居民上者徒懼于貴人之勢而縱滔天之惡以殃其身哉

黟縣二案

乾隆間徽州黟縣有男子娶婦後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營生于外後弟年長兄自外歸嫂置酒慰勞之呼叔同飲席間先敬叔後敬其夫兄惑焉終一宿凌晨卽起顧謂妻曰我貯貨他處須往發必半月始歸言已而去嫂謂叔曰爾兄向日還溫言絮語家人契濶固應爾爾昨歸後神氣索然劇可疑今我還家視我父母必爾兄歸而後歸也箱篋皆封鍵叔爲我謹守房戶可矣叔諾之而送于門夜臥更餘聞叩門聲甚急起出聽之不辨何人啓戶則裸婦也急欲閉戶而婦涕泣跪檻前云有急難非君嫂莫救曰嫂已歸甯家中只我一男子不可畱也婦緊持戶乞憐不已無奈解衣遙擲之令衣而入宿嫂空房已乃喟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納一婦人何以自解且渠無

衣天明又將何以遣之於是鎖重門而出嫂父家不遠寅夜往告之使歸與之衣而遣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以歸時嫂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暫留吾家晨當同歸善遣之叔遂歸鑰于嫂而自寢別室嫂之弟聞而生心焉遂竊其鑰而往倉忙入戶不及鍵與抱臥適兄夜歸推門已啓側身潛進歷重門伏於房外聞穢褻聲怒甚操刀而入盡殺之而奔告於妻家曰爾女與叔通我皆殺之矣妻父曰爾何言女與叔咸在是悉呼至兄愕然曰然則婦何人嫂與叔齊述夜間事兄憬然曰誤矣然則男何人嫂環顧一家不見弟急索鑰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爲刀下鬼矣羣奔至家驗之良是而不知婦所從來無何有殺姦而逸其妻者喧傳徧索導之使驗曰嘻是也幸代殲之矣乃共聞於官令各掩埋而釋之 黟縣又有姊妹二人所適夫家相去不遠每歸宿妹常便道至姊所邀與俱歸暮則宿姊所習以爲常一日將祝父壽約同往姊置饌候之日晡不來謂其叔曰此去涉嶺

路艱勢難久待我先往妹至畱宿我空房中待旦而行可矣良久妹至叔迎門述嫂意止之歎而宿焉薄暮未暝叔不耐臥反扃其門而游于市過日間沽酒肆呼與語問何客來須置酒叔告之故肆人曰然則子不便歸留此共酌可乎叔諾之于是列佳肴斟美醞長談暢飲叔沉醉隱櫃而臥肆人竊其鑰悄然往入門瞰空房戶牡以錐剔之妹聞戶有聲曰叔向端謹何忽有此舉計牀後有板扉潛啓而逸匿于柴室叢中肆人入戶登其牀虛無人也曰從他遁我且伏而伺之月微明見屋間有婦匍匐而下擁而納諸牀事已詢婦曰吾某鄰婦也乘間思竊其物爾音非叔果何人乎肆人述其由婦曰素識也可頻來肆人患其擾惡而賊之潛歸叔猶然酣臥也納鑰呼之起曰天將明矣黎明倉皇返適妹自柴中出讓叔曰汝何遽無良剔我戶牡叔力辨其無妹舉脫牡爲證叔訝而入見尸於牀曰此鄰婦也何自來哉抑孰賊之乃鳴之官官驗訖詳訊夜來情狀曰是必有異立

拘肆人嚴鞠之吐其實乃定罪案而叔之無辜以雪妹亦免於難以保其身

海南一勺數事

廣豐徐柏舫吏部諱奉持觀音大士經咒甚虔嘗輯海南一勺內外函數十卷備述靈感之跡中有近事數條尤信而可徵茲特錄出如云海陽周武堂明府嘗言高王觀世音經及大悲咒遇難默誦卽能免厄嘉慶六年八月初八夜余偕明府從陸路兼程進省至惠陽始登舟舟人滿挂蒲帆從月色昏黃中行至番禺鹿步濬適狂颶覆舟余墜深淵覺水底有物託余足而上明府及同舟者亦俱墜而獲救其衣服文書全行溼透惟所藏之高王經外溼內乾吁亦異矣又云桂林粟孝廉楷之父某客維揚以七月七日渡江怪風驟起時同行舟半覆溺其舟亦蓬轉江心某惟默誦觀音寶咒不絕並設願印施一萬二千卷俄而飄住關口得無恙自蘇旋揚時屆重九甫出鎮

江口濤頭撲舟舟子力阻旋舟某亦默誦觀音咒亦徑渡無恙 又云滇南陳太守廷璿素奉大士最虔日誦大悲咒雖忙迫不少輟也道光癸巳秋以同知擢永昌守由漢江入都一日偶出船眺望適榜人轉帆失足墜江時值風駛瞬息間船已去里許自言墜江時浪花掀天而水僅及膝兩足如有物夾持者不遽沉亦不能動惟袍襟飄蕩水面而已急誦大悲咒未三徧而救者至身以上未嘗沾溼也又云是年有浮梁程孝廉昭者以公車報罷返櫂至大江忽濤覆舟隨舟漂蕩至十餘里蒼黃之際惟一心虔誦心經忽得抱舷于覆舟之下若有物承其足者轉藉得微坐及聞人聲喧嘩乃急呼救遂登岸焉 又云上海陳茹征爲余言乾隆壬寅十一月其里人俞宗妻忽寒戰譫語云我婆媳兩人行路經此饑甚必以酒食餉我喃喃不已審其音無錫人也邀其鄰醫郁在中就視診之無脉曰此不可藥治疑有祟盍延觀音堂僧誦經解之俞卽延僧爲誦心經大悲咒金

剛經甫一週卽聞病者誚讓云我初不肯入汝必欲來此今何如徧體皆飛刀刺我痛不可忍其速去媳唯唯已而寂然乃不復寒戰惟神氣稍呆越宿而起則已愈矣

強暴稽誅

新安富姓某者商於江右性淫暴嘗偕客游松門途中遇浣女娟好命僮僕捉入叢林深處欲污之女滾地哭罵抵死不從某將縱之去有劉姓客者趣縛而輪污之慘死林下女家得屍控于官捕兇久不獲案遂寢某一子蠢而劣年二十一女美而慧年十八未字同伴入山採茶雨驟至失伴獨立巖下忽聞石壁中有喚其閨名者大怖石中曰汝無怖我山神也汝父客中逞暴污一良家女致死女已訴之冥司將報之汝身觀音大士念汝母賢淑日誦經咒甚虔且長齋戒殺發大慈悲令解汝厄汝父作惡不悛大厄將至汝當速歸此非善地也女踉蹌冒雨行尋見女伴聚立山亭旋有四五惡少至指女笑

曰不在巖下何故狂奔至此飽眼而去女始悟非善地之言微神言幾遭狂暴默誦觀音號不絕歸白母母歎且泣曰以汝父素行何事不爲神佛豈欺人哉自此戒律彌嚴女亦誠心奉大士其子未婚常梗母命一日爲人所誑謂世間惟太監最樂因自闔而死未幾某歸妻以女之事子之死詳告之某仰首呵呵曰婦人畏鬼信佛乃欲以冥報嚇我如果有地獄吾將徧歷所謂刀山劍樹者以廣見聞何懼之有妻哂曰以若所爲恐十八重地獄盡當奉屈一遊但恐流連忘反不能再入人世耳某怒乃析宅而居僅月餘遂病目見前死女子或立榻前或坐室中若有所俟者凡數夕女又引兩青衣械一人至則前趣縛之劉客也某悽愴不勝呼妻女至前慟哭告所見乞爲誦經懺悔言未終忽聲喘如牛大叫我去我去而死後有人從江右來言劉客于某月日自刃而死甚慘正某死之前一日也徐柏舫曰庶女一呼雷霆下擊此女正氣噴薄百折不回可憐可敬猶恨強暴之

報遲遲竊謂未快人心也此嘉慶年間事

冥游確記

長洲朱生

兆庚

自述其妻程氏素有肝疾上年五月疾大作兼病暑

時作鬼語乞予誦大悲神咒以資超度予爲莊誦七徧病者神氣稍定予問鬼與病者有夙冤否曰無然則病無妨否曰無妨至誠念佛可卽瘳耳異日余赴塾爲友言之疑信者各半余爲晨夕誦大悲咒氏病竟痊今歲八月初旬前疾復作仍譫語然病至二十餘日水米不入口氣息奄奄而口中仍喃喃念阿彌陀佛至千百徧氣盡力竭不敢少休延至九月初五日酉刻忽發狂叫云人喚我去矣船已在門前矣奈何遂不知人事惟念佛不絕聲良久自言曰此何處卽復作老嫗聲口應曰此東嶽也遂作進見禮拜狀形色股栗須臾又至一處復作老嫗聲曰此地小立且俟開門旣又作皂隸喝道聲鳴鑼放礮擊鼓聲頃之又言南面者登座矣冥王冕冠紫袍兩旁判吏自

堂上排至廊下皆長桌子階下軍隸站班者約二百餘又見書架無數上置簿子幾萬本另有卷案似陽間手卷式審問事件甚夥審畢將案卷發出所審第一起係秀才著藍色衣腰掛秋香手帕從中門進俄而出衣衿悉褫垢面蓬頭徧身皆血體無完膚問之吏乃云秀才好食牛肉故受拷掠也第二起是一乞丐携斷竹破藍下體僅遮敝席一片僂僂上堂畧問數語卽下笑容可掬口惟念佛躡空而哂旁一吏云是人以夙業生前罰爲乞丐平日不食葷酒常念阿彌陀佛夢中不絕聲冥王嘉其篤志將歷劫罪障悉除茲徑往西方是以喜形於色耳第三起見四人昇肩輿至中坐一媪冥王出座一揖而別輿後有鱸魚十三擔又田雞螺蛤蝦蟹無數旁吏謂諸犯曰此婆婆年八十三歲自廿三歲念佛持齋至老不倦隨輿者皆生前所放物命也第四起見羣羊腥羶難近一人裸身而前羊齧其足吏云是人在生爲羊販者每審一案刑甚慘號咷之聲震於外氏私問吏

曰今日所審何只問殺生事其餘不孝不慈及謀財害命等情豈無一人犯者耶吏曰他案各有掌管衙門不在此審訊且忤逆劫盜陽律可畏犯者猶少惟殺生一節世人肆貪口腹恬不爲怪但嗜已之肥甘誰顧物之冤苦豈知一到此間生前殺孽絲粟有報汝若還陽須將今日所見一一說與人知也候至第十六起始喚程氏乃從第七層階前跪下自稟程姓翁已故姑六十二歲父母俱亡夫業儒年三十二五月生其日時全不記得堂上者喝曰已知之不必多說見案上簿子長三尺餘濶二尺餘字如人世洋錢大所注朱門程氏名下有五行半大字紅圈二个旁黑面判官曰汝幸少殺業故案簿上字寥寥數行自後照常爲人尙有好處冥司最重金剛經及大悲咒縱有罪孽亦可懺悔汝記之慎勿隨衆殺生造無量冤孽也尋命起而下階不知所審何案亦不見質審之人心惶恐急欲歸家奈鐵柵封鑰有一人領至刀山見刀劍插空刀上人穿胸洞脇血肉淋漓

且皆無耳氏不忍視急趨而出小憩青石上回望東首都是慘慘可憐人因西向視之則皆游行自在多歡喜容又見中庭堆衣如山旁人謂此剝衣亭也臨終衣服如係僭越不論有罪無罪至此必剝去少頃遂闢柵門擁擠出者紛紛小路有千萬條有一人領之從西邊排衙走內黑暗如漆走出卽見停船所仍下船歸家而醒從此何處起至此句止皆病人醒後問之皆了了與昏憤時所言無二時漏下三鼓矣遂索粥飲卽睡至曉寂然病勢亦漸減此予與薇卿五弟及女子僕婦同在牀前歷歷在余耳中卽不啻歷歷在予目中因序其顛末不敢增減惟願善信者悟陰陽之一理惕果報之難逃痛戒殺生之孽免墮輪迴力行念佛之功往生淨土卽以冥游確記名其篇徐栢舫曰此道光十三年_的的實實新果報是年予客江蘇林少穆同年招之節署其門下士劉秀才嗣龍貽此軼朱與劉同年友也因亟錄編中俾世人共見共聞之

慈生

張辛田邑侯

用燿

奉差過浦城家大人留飲於北東園以慈生編一

冊贈余中有一條最可警世者云人情於誕日子曰婚宦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稱意或率然墮一瓶斷一釵必籍籍疑不利而庖人凡上刳腸抉胃肉血淋漓此之不祥視他不祥孰大至於疾病皆關定數惟有開籠放雀解網縱魚差冀可消夙孽今反烹宰求禳聽命於巫祝一禱不應至再至三徒糜物命增殺業其無益有損也明矣 按此山左趙序堂先生未形之言家大人曾於京邸聞而記之

某方伯

張辛田又言近有某方伯者好作威福平時爲兩府所制憤不能平適督部引疾去撫部兼理督篆因須出駐海濱於省城諸務不能兼顧 奏將撫篆交藩司護理某方伯意得甚未及一月欲甄別實缺

知縣十六員並請揀發知縣二十員聽用開單囑兩司具詳兩司難之而某方伯意已決遽厲聲曰吾疏稿已具公等卽不具詳日內亦定出奏也時大小官僚皆惶恐罔措未幾卽奉到部檄則以某案事發而方伯已革職矣翌晨兩司入謁某方伯尙秘而未宣而署督部因先奉到部咨卽日要回省取回撫篆兩司已知其事故從容請曰前奉憲臺令具甄別十六縣詳文適有兩縣已因另案撤任只有十四員應入詳不知仍須湊成十六員否某方伯乃愀然出部文相示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諸公休矣於是兩司默然而出哄傳其事咸以爲快云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卷五

福州梁恭辰撰

庸師圻祿

鄞縣某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忽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亡友因問已功名壽數吏爲稽籍曰君壽未盡而祿已盡將不久墮鬼趣更何望於功名生言平生以館穀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疎于訓課冥法無功竊食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也醒而惡之旋病隔食逾年死按阮吾山侍郎葵生嘗言士君子無持刀殺人

之事惟庸醫誤人性命庸師誤人子弟其罪無殊于手刃周贊醇觀察廷變嘗爲年大將軍塾師年威權勢燄蔑視百官而獨折節於教

讀西賓於塾門懸一聯云怠慢先生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語雖粗暴然不知世之爲師與延師者聞此其各悚惶否耶 按吳

人最知尊敬塾師故科甲之盛冠于各省家大人在蘇藩任內常聞韓桂齡尙書曾言其鄉先輩王文肅公錫爵二事一爲公韶稚時有塾師某權攝館十九日而去公且忘之矣公登第後未嘗踵門一叩及歸出有佃以貧負租家丁繫其父子歸其老家主卽攝館之塾師某也年九十餘不關家政因其子若孫繫其媳請救于翁塾師不得已躬挾刺以投公見刺而驚曰師猶在乎向久忘之某罪多矣疾趣迎之入曰闕于奉侍罪甚掖入書齋請欸留而親釋其子若孫使歸留數月餘奉侍甚優塾師不自安辭歸公固留之塾師曰余老人也坐臥須人府中使令雖備不若吾子若孫之適吾意也乃送之歸至則峻塘崇宇丹堊煥如塾師驚曰此殆非是曰大師命改築也遙見男女皆衣文繡簇擁而來倉皇欲退及至前皆家人也問何遽若是曰太師賜也塾師太息不已索筆書數語藉使以謝云 又言文肅公會聘嘉定布衣唐叔達于家塾訓其子緱山公衡緱山領鄉薦物

議沸騰公奏言臣向延名師誨子今臣子衡發解滋衆議臣甚悚惶
乞陛下遴選親信重臣提衡覆試如不副其實請治臣父子之罪上
勅令從嚴覆試文益佳由是名愈著旋以第二人及第後公徂謝葬
于蘇州來鳳橋之左將點木主時冠冢雲集無不引領遙望竊議相
國門第非等閒人所可執筆而臨也及輿至則寬袍大袖岸然高坐
者乃布衣唐叔達其人焉乃共歎以德不以爵所見過人甚遠而繼
山之醇謹克守家風亦可見矣

金銀氣

松江馬質園晉曰憶前年夜行遇一亡友本與相善殊不怖畏詢其
所往曰余身後沉淪業滿今將往城隍廟探轉生信耳因偕行間指
一蓬門曰此中乃有金銀氣余問何以知之鬼曰凡人詭計陰謀貪
黷聚斂或逐羶附臭積得多金全無輝光但覺穢氣觸鼻惟躬耕力
作不事營求者偶有盈餘雖僅積三五金卽有白光三四尺人不能

見但鬼神知之耳余曰然則僕授徒舌耕所藏束金當亦有光乎鬼曰否否君尸位絳帷于人家子弟毫無裨益間或自作書畫膺欸以欺俗眼此亦與隸胥市販者相等便有千百金亦只作一縷黑烟腥臭迫人而已余聞其言嗒不能應明日走詣所指金銀氣處探之乃一寡婦晨夕紡績積錢四貫將易銀付孤子送其塾師也按此事或疑爲馬生寓言然不自匿其短于理未必子虛錄之亦足當守財虜一劑清涼散云爾

白髮婦

吳人朱元蕙乾隆間應江甯鄉試首藝初創稿見鄰舍一生三藝俱已騰清未幾而已之詩文俱就聞鄰生猶作嘔唔聲蓋八韻詩頸聯猶未對也遂與捉刀了之鄰生大喜同出玩月因互通姓名知爲高郵劉敬年五十四應鄉試已十二次矣且言入場輒見一白髮婦携繡紉小兒血滿襟袖者神卽昏瞶若夢婦去始漸清爽平時文思泉

湧至此不能成一字往往曳白而去有一科婦遲至詩文俱就方沾沾自喜而婦忽來以小孩置卷上遂至爲油墨所污又一科卷中竟沾鮮血爲收卷官所詰託詞嘔血而免素拙吟詠構八韵詩如作三都賦前科鬼婦未至文頗得意又以詩句不全貼出今日文鋒亦利詩賴鴻才助我伏思元魁有足下在不敢妄冀要知賤名定不再落孫山方共互讀所作未竟而鄰生忽面色如土張皇四顧衆詢之但搖手亂堵遂發癩出二場不到想又見白髮婦矣

傳奇割祿

吳中彭蘭臺孝廉 希漣 芝庭尙書之孫彭詠莪京兆之封翁也淡泊功名精于內典脩然有出塵之致嘗手輯二十二史感應錄摘叙正史中果報之事足以啓牘振聾讀者並可收溫史之益適所親朱蕉圃 海 喜游戲翰墨著有釵燕園傳奇頗傳于世封翁斥之曰此桑間濮上之詞最足壞人心術雖係假托名姓然宇宙之廣必有相同誣

人閩閩之愆萬不可追吾鄉尤西堂太史侗雜俎中僅載鈞天樂吊琵琶黑白衛登科記尙有數種艷情麗事匪夷所思曾因才鬼降乩告以冥中削祿以西堂太史之根器才望猶未免于冷宦不遷子孫不振吾曹可不知所儆醒哉後朱亦潦倒終其身

冒失鬼

嘉慶丙辰家大人應會試次場與王惕甫廣文芭孫同號舍廣文言其鄰家子有爲鬼所憑著其父母恐懼已備牲醴將延僧道超度祭享適臘底乞丐循鄉間遺風有裝作跳竈王者頭戴破金冠身披爛蟒衣登門索錢鬼驚惶曰神將到矣速開後門容我逃去遂寂然病者竟免祟此真所謂冒失鬼也時韓芸舫先生克均亦在號中聞之大笑曰少所見多所怪世上人亦豈少此冒失鬼哉

閨中怨鬼

家大人任蘇藩時張蔣塘邑侯吉安已引退回里以詩酒相往還甚

熟聞邑侯自言前應鄉闈有同號舍一生忽作手抱琵琶狀彈唱滿江紅小調淫聲戲黷陡然痛哭又呼害奴好苦奇變百出若有鬼憑之合號譁然一老儒正色叱曰冤魂報怨任汝爲之毋得擾亂他人文思生瞪目不語少頃取卷拭淚昏昏睡去次早狼狽出場同時目擊者皆不言而喩矣

索債子

顧南雅先生

純

與家大人同年相好嘗謂家大人曰乾隆間有上海

王月樵上舍

芳澤

者爲同邑郭孝廉

體乾

之壻因相距二百餘里來

蘇州必信宿而後返一夜就寢忽見其幼子拜于牀下卽不見訝其半夜至此爲之心動終夜無寐次晨呼權急返途遇家人來報其子因驟病已不救矣釋氏謂子之幼殤者皆索前生債負者也債完卽去父母爲之癡哭彼自脫然愬然此子死而來拜殆亦索債而復種未了之緣者乎家大人曰卽以還債論理亦應拜謝而去此鬼其猶

講禮者哉

附魂訓子

南雅先生又曰吳中李滄雲曾譽以質爲官分發浙江將赴任其子之乳嫗忽仆而起坐呼滄雲曰吾名場不利資志黃泉爾捐官亦好貪廉之辨爾自知之但須知爲官而貪民尙有生路廉而刻則民之生路絕貧固不可廉亦宜廉于已不可刻于下古今清白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滄雲唯唯受命嫗甦茫無所知其聲口絕似乃翁可見前輩義方之訓死尙拳拳也

鬼穿下棺時衣

吾閩台灣林爽文之亂有雜職蔣某者吳人也死于難同寅爲殮厝未通音耗蔣之弟在家忽一日見兄慘沮而回身穿紅青褂有舊釘補子痕布裹其頭曰我被賊匪傷害棺厝臺灣府城西僧寺上有標題銜姓易于尋覓汝可取歸與汝嫂合葬我無後應分老屋器皿與

爾子爲我雙祧可也條不見後其弟往扶襯遇其舊僕言下棺時服色無異時弟有二子以長繼立不久次子死竟應雙祧之語鬼其先知矣按此是死難之鬼精靈不昧故能從容囑附如此雖未秩亦自與頑鬼不同也 又按鬼所穿衣常以下棺時爲定有羅掌綸者亦吳人家中值中元節祭祀新僱一無錫小僮方十歲忽大言曰今日庭中好多客男女俱着棉衣還有穿蟒袍補褂之老爺有着鳳冠霞帔之太太並有披繡花襖之新娘如此大熱天何以不換紗葛云云衆呵之乃止其爲死人常穿下棺時衣服無疑觀此亦可以知鬼神之情狀而古人附身附棺不敢不慎之精義亦卽是而昭然若揭矣

雷擊先插小旂

汪銘甫明經 恭壽 曰浙中有某甲善用銅銀其子甫七歲於除夕忽驚啼告母曰有青面獠牙人自天降下以小旂插爺頭上而去未幾雷震甲死于通衢猶手執用剩銅銀親鄰有知其事者緣郊外某農

以雞遣子售于市爲卒歲之需甲以銅銀向買農子貪其價貴孰知無可兌錢歸被父責投河自溺蓋甲雖未殺農子而農子實由甲而死國憲不及加天雷殛之耳嘗聞父老言被雷殛者陰司先有小旂插其首曾有人因晨起盥沐見盆水中頭插小旗大驚時欲藥死孤姪而吞其產乃亟棄其藥而愈善撫其姪後竟獲免此可見陽律有自首之條天誅亦容人懺悔王法或幸可漏網神目則如影隨形也

癡鬼

朱蕉浦曰聞山西鍋匠某貧甚而求富之心念念不忘里有古塚歲時伏臘必以杯酒豆羹致祭已歷數年忽愠而祝曰君無子孫而我代爲享祀獨不稍爲我計乎是夜有一叟踵門謝曰感承厚贖沈魂賴以不餒誼當有報第爾福命殊薄僅可小康因留贈金錢十五枚某知爲古塚鬼喜禱之有靈殊不怖畏其母亦感其意作炊必享由是叟夜夜至庀其家事並爲籌居積無不億中累聚數千金某終不

屢時時向叟禱請又年餘叟謂曰我與生人習久漸染陽氣若再以猪羊血飲我竟得白晝現形人不辨爲鬼也乃居貨同往河南來回數次皆獲倍蓰之息復爲媒娶富家女奩贈優厚于是大起屋宇叟欲靜適因別建一樓處之未一年叟忽遭雷殛樓僅存其半餘屋旋焚資財罄盡某生計日退不久仍作窶人云按某福命之薄此鬼固早知之但貽金錢使之小康亦可以報德矣乃違天逞能必致滿盈卒遭雷禍真是癡鬼較凡人之百計積聚爲兒孫作馬牛者殆有甚焉

鬼畏節婦

沈秀才

咸言

昔年自京來杭訪親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獨出散步遙見一小招提門外有十餘人席地賭博忽聞喧呶聲俄招提內似有人提燈出望博者卽鳥獸散時菑籟俱寂四野蕭寥有三四人奔來互咎曰何處不可鬧場要鄰近倪節婦一曰彼處鬧場久爾等

不喧嚷倪節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語畢倏滅知爲見鬼遂返旅舍次日詣招提訪問乃一尼菴果有尼之祖母倪媪寄食菴中夜聞人聲嘈嘈疑有火警因出視無影卽閉戶安寢倪媪自言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卽遭怒逐携二子一女織草笠度活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子女皆已婚嫁而子若婿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爲尼乃依棲于此年已八十雖雞皮鶴髮猶耳聰目明也嘻匹婦守節而無賴惡鬼猶知欽敬如此惜其湮沒蓬蒿不能上邀旌典也

鬼畏孝婦

蘇州城隍廟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間有袁守中者杭州春圃方伯之族裔也工詩詞善小楷其徒皆敬畏之有某徒私出游山半夜始歸不敢叩院戶卽坐殿上假寐逾時聞一鬼曰奉牒拘某婦乃戀其病姑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一鬼答曰精誠固結以戀病姑此孝婦也與強魂捍拒者不同不可率夜叉去宜稟請東嶽帝議

延其壽慎勿孟浪語畢似偕入內殿去卽寂然其徒惶懼急叩院戶而進朱蕉圃曰世人未有不思延壽者孰知孝之延壽蓋有不求而自得者哉

鬼報德

乾隆五十三年蘇州荒疫飢民路斃者徧道路值溽暑淫潦血水橫流有李連玉者捐西郊高壤百弓爲義塚以瘞之工甫竣一夜自鄉催租歸不及進城結泊舟近港夜半忽有盜三五輩登舟搜劫公然行強持刀相向方危急間聞岸上有數百人叫囂詭譎聲羣盜驚疑狼狽而遁其實叢莽蔽野無一人也心知爲義塚鬼報德異日具酒殺赴其地酌謝之

郁翁報怨

吳人衛某少貧其鄰郁翁者年老無子愛其俊秀以家資千金畀之曰吾無他望惟歿後求不爲餓鬼而已郁翁死衛謹記之後補弟子

員家漸饒忽渝其初志謂我衛氏子安得祭郁氏鬼耶自後鬼爲厲于室無一夕之安延師作法驅之乃止越數載讀書側廂恍見郁翁自外入妻卽於是日舉一子時衛累費巨萬惟以乏嗣爲憂得兒喜甚及長恃愛耽博不能禁數年之間家業蕭然矣嗚乎得其財廢其祀謂死者可欺耳乃不轉瞬竟什百而償之死者其果可欺乎哉

雷殛三事

乾隆乙巳年四月金匱縣松山之麓有村人某往邀其外姑至家令妻預烹一雞以待妻往河干浣衣時鄰婦失雞覓之不獲一媪突至某家入其廚見釜有熟雞遂奔告鄰婦疾來值嬰孩臥于竈旁遂取雞以孩投釜覆蓋而去妻返以雞之未熟也納薪焚之偶揭蓋則嬰孩爛焉驚慘無可說遂自經及某與外姑至不見妻入廚見孩爛死妻懸梁間駭極頻頓足外姑聞而趨至搶地長號曰汝滅吾女爲此慘毒此恨豈能解乎某默不能語遽頰首入房外姑趨入拽之則

又縊死乃仰天大呼曰天乎將何罪乎霎時黑雲彌漫疾雷數聲鄰婦殞死于庭媼半體陷土中自陳顛末未已乃死而村人夫婦皆復蘇又同時有某家佃水田中多稗芸不能盡方怏怏間聞有人爲雷擊死恍然曰去秋是田乃渠所耕者今吾佃是彼必恨我乃設此策以快其意耳而誰知天道之難容也又鄰近郁某者家有田數畝本爲周壽所佃積歲負租乃易佃次年布秧水中甫插脚卽呼痛驟起視之則角刺徧田中于是撈至日暮纍纍盈筐乃知爲周壽所密置也逾年而壽亦爲雷震死以上二事相類因並誌之

土地祠

嘉定西城外三里曰青岡墩其旁有土地祠相傳爲宋梁狀元顥常著靈異時城西有應童子試者其妻晨起盥沐失去指環意婢竊之鞭撻數四懼而逃之祠匿神座下夜闌聞叩門聲老嫗出啓之一叟也嫗曰歸何晚曰頃在城隍司註弟子員册四方各舉士人以薦我

將以城西某生進躊躇未果司訊之我以某縱妻枉婢竊環對司仍命註名于册曰待某不悛除之未晚也嫗曰然則環果何在曰爲鴨所吞耳婢聞之喜狂奔至家以實告遂剖鴨得環某生悔而謝過是歲果遊庠

京城尉

紹興某以部吏考滿爲京城尉夏月以事出城休于道旁樹下見一騎西來亦息此詢所自曰奉帝命將往攝人出牒示之尉名與焉驚曰殆攝我來耶曰未也首城東老人次爲山左人三爲女子君其四也言已遂失所在尉踉蹌歸以告家人詰旦至城東見一老人方啓門呼買菜踏于地不起乃信前言之不爽急歸飭家人辦喪具翌日復至郊外聞哭聲甚哀尋其蹤見一輿尸撫之而哭者少婦也就問之曰吾夫世居濟南家貧訪舊京都不遇而反暴死無以歛故深悲耳尉惻然曰我爲若殯乃導輿之空地悉以所備喪具賻之且贈金

三十兩令扶櫬歸婦泣謝去尉歸家復飭辦喪具如前盥沐更衣端坐而俟人定後忽聞叩門聲甚亟啓之揖以入坐語移時再拜而去入謂家人曰余不死矣上帝以予本日行一陰德增算一紀此人頃來相告耳後果無他

屠太守感夢錄

林少穆先生

則徐

曰余友錢塘屠琴塢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

誤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爲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觀音大士應感入夢謂太守夙世爲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誓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爲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德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放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寤後遂舉家戒殺且買物放生是冬疊拜袁州九江太守之命卽家起用邀不次殊恩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爲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

慮人人之不盡徵信也故爲放生錄一書後一篇第暢明吾儒不殺之理而于感夢一事未嘗及之其于立言之體固當而于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爲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酌酢刀儿必赤此歸安張蘭渚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嘗爲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已飢已溺爲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爲師法何疑焉蓋太守之篤信非一日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翁中年始得子卽立願戒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大士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於變風行太和翔洽于世道既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夫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 按此條見徐栢舫海南一勺中

毛封翁

長洲毛春門吏部鼎亨之父琢軒封翁六歲而孤家素奉關帝像甚

虔封翁因貧棄儒依舅氏習布業念孀母謝苦節積勞成疾期早自振拔以寬慈懷乾隆己卯春赴閩門外普安橋關帝廟叩終身苑枯得第九籤有望渠消息到長安句二十餘歲挾貲商于鳳陽懷遠等縣虧折過半尋丁母憂歸因戴星而行霜露侵肺患痰哮至十餘年醫治罔效于是發願誦觀音大士咒覺世真經宿疾頓愈信奉彌堅三十一歲始得一子卽春門吏部工書翁令書覺世真經廣施復刊板隨時印送吏部在官因無昆弟急欲迎養祈籤正陽門外關帝廟亦得九籤翁悟籤自允迎養于壬申六月抵京見其子洊升郎中受正四品封誥壽至八十四一日預戒治後事無疾端坐而逝

佛姆化導

彭尺木先生紹升曰近十餘年來現優婆夷身虔修淨業者推南濠鏡智道人道人汪姓歸李景禧爲繼室年二十六而寡發出世心以

菩薩戒倡導鄉里嘗刺舌血寫法華經阿彌陀經梵網戒品各一通年三十八病痢一日起沐合掌跌坐念佛而逝時乾隆四十九年也後三載同里何氏女病熱見其亡叔某赤體披髮言在生種種作孽死後拘黑暗地獄八年日受惡鬼鐵棒近幸觀音大士降臨跪求慈悲忽得離暗而出適有道人自四方來爲冥王師卽上年念佛坐逝者也因與吾家有舊乞暫放還急爲我修福俾得生人道兄子性三爲持佛名一萬仍許請僧誦經薦拔乃去是夕初更何氏女忽悶絕至三更而蘇言有羣衆執紅燈以大轎舁我去路迢遙詣一大廟出轎趨殿下見一靛面王者中坐傍有小鬼各執鋼叉銅鎚左右立便命取鎚打我慌憫之際忽見金童玉女持旛幢自內殿出中擁道人離地丈許握白拂攝雲履嚴潔無倫視之卽萬年橋李姆也往嘗一宿其家髣髴可識然光彩迥絕矣姆聲言止止王遽釋我姆垂手援我引入內殿光明洞然几席覘整案上供佛經令設茗果餉我果似

蘋婆香甚烈云從西方來引我歷觀地獄先見血河浩渺無涯有諸
女人或倒浸河內或蓬髮上指或側身橫睡血流徧體復見刀山高
矗雲霄百萬雪及互相撐拄中有罪人橫斜刀上既死復活活而又
死更令左右携燈照我入黑暗獄見衆鬼皆盲頭大如斗頸細似管
鼻液長尺許若醉者寐從黑獄出見旋磨中血肉下墜雞鴨啄食黑
風吹餘肉復變爲人鬼卒寸磔其肉重磨作粉花蠅蚊蟻子一一散
去我心酸淚下問姆何不救之答曰罪大障深安能卽出汝知怕否
人身難得可勿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哉汝能一心念阿彌陀佛吾當
携汝直往西方汝意云何我未及答姆曰因緣未到姑俟異日來此
已久恐家中驚惶可速歸好好持齋念佛一意西方時至迎汝勉之
勉之仍命轎送我蹶然而覺翌日汗出病良已性三親聞其事述于
予爲書而傳之徐柏舫曰此姆苦心望人同修淨業諄諄如此慈悲
化導眞天人師也地獄罪苦諸囚若生前各早回首安有刀山血池

之設哉

買牛放生

福州省城舊俗凡同文課之友人遇有入泮登科者例須捐喜金若干稱家之豐嗇以爲同會被黜者聚飲解悶之資所謂會例也被黜者當新貴簪桂前後之間將此捐金覓一清曠處所羣萃暢飲藉消抑鬱之懷故俗又謂之避氣侯官陳星垣經郡丞嘗言其昔年應童試不遇赴西湖書院會例之讌偶閒步出院門見有牽牛者以牛不肯前行鞭撻不已郡丞就近往視牛淚泫泫下知其將牽往屠所爲之惻然問其值曰十五緡乃退而與座中諸友議曰例金尙有贏餘何不以買牛放生同諸君作一陰德事乎中有不樂從者謂若此便無消遣之資矣郡丞諭之曰此事頗關陰陽消遣不過一時若愁簪桂日無讌聚資我當獨治具延諸君子舍間小酌可乎衆不得已應允乃將牛價交割送牛至西禪寺放生並將餘金付僧人囑其隨時

照料歸卽謀諸閨中典衣飾爲簪桂日宴飲之費以踐前言次年郡丞卽入泮旋登鄉薦由大挑知縣升海門司馬加知府銜權守蘇州云

李副榜

浦城有李某者與其鄰嫠婦通外人不之覺也應某科鄉試已擬中第五名以他故降爲副榜時邑中屢脫科雖副榜亦足爲榮報喜者至門鄉里聚觀嫠婦亦至不覺喜形于色拍李肩而笑曰我素料汝必有出息故不惜以身相許耳其語爲人所聞遂播于衆各匿笑而散或謂正榜之降爲副榜職此之故其猶得畱副榜者以其根氣本深耳余曰倘此人不得副榜則此事從何而破俗謂天不藏姦信哉

王總戎

道光辛丑英夷滋擾江浙家大人以江蘇巡撫兼權總督篆務帶兵赴上海防堵時提督陳忠愍公化成駐吳淞口徐州鎮總兵王某駐

上海城外王蜀人驅幹英偉談論曉暢下榻城外天后宮樓上日看
泚澣百金方誦之畧能通貫家大人頗優待之既思吳淞口岸直達
寶山綿亘數十里兵將稍單而城中呼應較靈兼可控制城外擬調
王總戎移駐吳淞與陳提戎成犄角之勢較可放心曾乘間以此探
王意王謂一動不如一靜家大人復以已意馳往吳淞與陳熟商陳
亦不以爲然似言多此一人亦無甚關係者未幾而家大人卽卸督
篆回蘇遂聽之踰數月夷船陷寶山直駛吳淞陳提戎以孤立無援
血戰而亡而上海亦陷時王總戎已挾所部兵遁松江郡城卽以暴
病卒有劾劾其坐視上海之破不出一兵不發一矢者旋奉

嚴旨以既伏冥誅盡革去生前官職並飭查其子孫有功名者盡行
革退無功名者 概不准應考出任江南軍民快之時家大人已引
疾歸里於邸報中悉其事瞿然曰陳忠愍可謂知人矣 按湖南羅
提戎 恩舉 亦蜀人臨陣不避鎗礮所服戰袍爲鉛丸火燒圓孔無數

然卒不死嘗云呂顧何人官爵至此若得死於疆場則受 恩當更
渾苦我無此福分耳以不能死於兵爲無福洵忠勇之言也相傳戰
陣之間巧於避死者往往卽死屹然不畏死者往往不死合王總戎
羅提戎並論之可以勸矣

王縣令

江西有某縣令王姓者酷烈任性禁賭博尤嚴有富家孤子方十五
歲爲奸徒誘賭輸銀壹百兩索取甚厲孤子之祖母不得已鳴於官
王以重刑責奸徒訖將責孤子其祖母願以金贖王不許卽以責奸
徒者責孤子斃於杖下其祖母見孫已亡觸壁而死孤子之母聞之
亦縊死未幾王解任行將登舟忽自呼曰我已離任不須叫冤衆視
無人王曰二婦人一少年王旋患頭痛口鼻流血而死王亦一子方
迎柩於家亦患頭痛其母令藏於婿萬某家萬與同床臥至夜半覺
有手入被中其冷如冰旋縮出曰誤矣萬亦大懼送之歸至中途亦

口鼻流血而亡夫犯賭非無罪以童子被誘薄責之可也然一時固執任性其受報如是之慘况用刑而誤者乎竊謂尊長首子弟被誘賭博者審實免責其子弟法良善也

徐氏陰德

徐樹人觀察官泰安令時家大人陳臬山左曾以循良薦舉觀察遂執贄稱弟子並述其先德甚詳蓋其封翁松門先生名蔚者年十二而孤值母陳太恭人病篤封翁侍奉湯藥剖右臂肉入藥奉之乃瘳入書塾中不能作字塾師責之及歸太恭人又責之託言瘡疾終不以語人太恭人壽至七旬有餘封翁始入庠食餼以母老多疾一弱弟已殤因絕意科名授徒里中以便侍養及門中成秀者至百十餘人皆封翁所培植也嘉慶年間海門廳沙民與通州爭學額求撥二名各自立學歷呈督撫學三大憲封翁率諸同人力持之卒未能奪至今士林感之觀察於嘉慶庚辰成進士其仲弟宗勉以是年廣額

補諸生而殿於末在補額二名之內一時輿論咸謂封翁爭學額之報也宗勉旋於道光乙未中副榜癸卯中舉人闈中皆夢封翁至號舍中訓戒之 觀察又言其母李太恭人最信因果觀察兄弟三人幼時自書塾歸有寫完影字一本必索而焚之曰毋使留存致爲婦女夾花樣婢僕糊窗拭桌也仲子宗勉季子宗祥先後補諸生其坐號同爲果字四號戚族咸以爲惜字紙之果報云有僕人夜間啓櫃竊米將鎖翅用線束住偵而知之次日請領筭鑰仍舊與之而以他事卻之去曰我自不用之耳何必暴其惡而使之無路謀食也觀察嘗迎養至泰安縣署七中惟一老嫗夜則不遣使或自取携嫗曰何不喚我曰爾老矣吾兒若非做官則與爾一般耳嫗合掌曰阿彌陀佛 又曰家慈兄弟姊妹本十人今僅存于城舅氏一人 桓 因外祖母哭子女失明誓茹素求母目復顧明一日舟行至焦山邊暴風大作將舟柁撞破舟人皆哭束手待斃舅亦昏瞽不知所爲忽夢中有

人一手執三角木尺一手執斧踏浪而來以木尺架於船尾曰念爾三十餘年不食葷腥保全物命甚多以斧繫椀頃刻舟隨風入港是日溺沉者甚多獨此舟得無恙人皆異之舅氏亦不言其故也

窩犯

徐觀察又言令泰安最久所治與兗沂交界山莊多窩匪者一日緝獲窩犯某提訊之曰父某祖某補佐雜有年升縣令有年升州牧復措升郡守有年現有祖母在堂親戚亦多紳宦有現任爲寅僚者卽前任茲邑者亦其至戚伊亦曾進署中署中人亦尙有能識之者次日其祖母踵至詢其子曰某某現有職銜托其妻子於友而之楚游矣妻妾尙有五人子女七人終日仰屋匪類竊得贓物利其可以窩畱而俵分之所起贓物甚多軟梯繩鞭刀械悉具問其何來曰竊盜某某之物向藏寄吾家至有不忍究詰者豈其先代爲官卽如爲盜而獲此報歟抑縱盜害民亦合有此報歟否則治盜或不免枉屈而

匠報及其子孫歟署中有老幕賓曰吾曾親見其父由首劇升州牧緝捕最有能聲想多枉濫故有此果報云

不作鎗替

徐觀察又曰泰安馮生誤娶有夫之婦及知情而後棄之婦家訟於官時余方爲泰安令庭訊已結馮生本有應得之罪將杖之因念考試在卽姑從寬免及試後新進諸生來謁則馮生亦肩隨焉詢其平居作何狀自言家極寒苦惟平日誓不於文闈中以鎗替漁利耳殆卽此一念而遂邀神佑而免刑誅蓋庸流多一倖進之人卽真才多一屈抑之士所係固靡輕也然則吾輩之以鎗手自雄者其亦可以返乎

狀師

徐觀察又曰泰安有某生文才極優而工刀筆衆皆呼之爲狀師入場之日神思昏倦憑號板而坐燈光下忽見魁星立於前曰爾來年

狀元也伸手令寫狀元及第四字生欣然濡毫方寫一狀字魁星遽以手翻印其卷面因被貼此後遂不復應試以潦倒終其身或曰魁星即冤鬼之幻相也



池上草堂筆記卷六

福州梁恭辰撰

貧士收棄女

四明袁道濟家貧乏貲不赴秋闈七月望前猶在家有戚友贈以三金勸之往乃行路遇一棄嬰莫肯收養啼飢垂斃袁惻然卽以三金託豆腐店夫婦善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獨舊識一僧勉強畱之僧夜夢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册呈文昌帝君內有被黜者尙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生救人心切是可中帝君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奈何城隍稟曰易耳可以判官鬚貸之僧寤駭甚次早正欲告袁及相晤見其向本無鬚一夕間忽兩腮萌動笑吃吃不止袁問故僧具言之與袁所夢合互相驚歎後榜發果中式又汚陽玉頰家赤貧遇考試輒賣卜於市妻張氏性慈善鄰有生女欲溺者強抱養之如是者再乾隆甲寅春同鄉某生夢神告曰今科本省

解元是育嬰醒以爲異及揭曉領解者乃王烜也某生細詢烜乃恍然于神示之不爽云

溺女棄嬰惡報

莫譚饒州人家計頗裕年四十妻已生五子因粗識字學星命之術凡本家以及近鄰生女時卽邀查其八字女命不佳者俱勸人溺之人信其言而溺死其女者已不少無何而已之五子連天其四存者亦瞎目未幾莫旋死于瘠絕而復甦哭告家人曰適奉拘至陰司冥王大怒曰古無命學亦無義敗掃祿之說自漢唐時因外國請和親而難于辭絕故託是說以塞其求各命書中已論及爾全不識乃敢妄言况此女卽使將來果敗亦是注定者縱能淹死一女又要生出一女故凡算女命者但當以好字應之免其遭嫌難嫁纔合天理豈可我於簿上放生爾於口中判死乎姑押回陽廣傳此說庶世人咸知改過或可畧減罪孽也徐柏舫曰此余近年眼見之事 徐柏舫

又曰乾隆四十年乙未長沙農民米上西晨出見道旁置一小籬內貯女嬰併布一匹銀十兩附生年月日一紙此蓋勢必難留作此曲全之術令遇者或收回撫養或送入育嬰堂俱可詎料米竟沈女於河取銀布以歸未過百日爲震雷擊死吁殺人取財有不上于天怒者乎

陳宗洛

桃源縣秀才陳宗洛秉性慈善家極貧其鄉舊有育嬰堂因缺資久廢陳欲募修就里中勸捐有一守財虜不特靳于解囊且對陳謾罵曰一介酸儒殊不量力我等之錢豈是銃打來者肯與若修五臟廟乎陳氣忿而歸對家人曰愧吾之志不能行于一鄉願一家之中妻妾子女及弟姪等體吾志而行之皆應曰謹受教陳曰自吾父派下男女世世子孫共守今日之誓凡得人遺棄之女必收付有乳者養之若有乳者懷中已滿不得已付無乳者以蜜餅飼之

蜜餅養成者已七名且體氣充實非

若俗說欠乳者多屏弱云

至週二三歲時有貧乏而忠厚者或願取作童養之婦聽之只要將本姓上加一字曰陳某氏蓋欲如陳氏所出約此女長成仍要分乳不育之女是以絲絲滋蔓救活甚多陳舉行時年三十六前年九十壽誕子孫富貴雙全所稱陳某氏者都如親戚稱觴膝下已有一百七十六名陳對客大笑曰古云爲善最樂不信然乎人情愛拜乾兒女能如寒家所稱之陳某氏否惜當時罵我者已死三十餘年欲拜謝其激成之恩不可得矣客曰前罵君者自係謹守之家未知今其後人尙能保其富否陳曰說也可憐此人五十外三子盡夭疾病死亡訟事盜賊接踵而至家財耗散貧乏不能自存某年余館于綠蘿山因與同鄉乞爲館僮余亦不念舊惡憐而收之卒之不甘爲人下至十月而去後竟沿門覓食客曰倘當時反謾罵之意轉爲樂善之心後雖貧乏君亦必謀所以全之陳曰不然夫富者天之所以助人爲善倘此人樂善天必不奪其富又奚待余全之客曰非

君見不及此願長持此說勉人法陳之貧而富無若罵陳者之富而貧也

章開元

南豐武舉章開元嘉慶二十五年以騎射課徒三月十九日試期赴教場爲徒發馬用力太猛仆地衆扶反寓呻吟牀蓐見一吏執硃票銀鐙而負梃者突前曳之方倉皇無措忽身後一人挽而呼曰勿爾此人奉行敬信錄持觀音經甚虔嘉慶二十三年曾於敬信錄內摘出易犯者數條抄寫十餘本給人解說且許心願刊印若促短命何以勸善役曰奉上官命安知其餘曳如前而挽者益力役釋手怒甚以梃掠章足而去宛轉呼痛莫辨晨昏甫交睫役又來曳身後人復挽而爭心念挽者何人得無神明垂救乎回顧則或左或右不可見役既去謂章曰渠雖去明日係廿八卯期必又至汝其殆矣吾指汝到南海求救于大士章慮蹒跚難行曰但合掌端坐誠心念南無阿

彌陀佛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寶號倘覩可好者切勿動心章如教覺身如風擇飄空而起未幾見深巷當墟者並佳麗爭來勾引冥情弗顧則又無所見而奔濤接天海立眼前矣海上有島往來皆道路了了可辨章伏岸傍宣佛號良久有兩三白髮叟携一人下山貌肖已身後人謂曰此汝魂也速禮菩薩叩謝忽前役又至挺章足而去身後人曰汝勿憚今蒙菩薩赦宥矣盍游陰府徧觀善惡兩途遂導至一所見無數瘋癲乞丐及人面獸身者內有數人爲章所熟識又至一廳中多鶴髮翁媪握念珠跌坐逡巡間候至大宅堂上皆貴官冠帶尊嚴階下披枷帶鎖剖心拔舌備諸慘刑最後一舍有童男女環走身後人言此爲善此爲惡此爲無善無惡此爲罪大惡極汝今歸去當堅持前念自修以訓人毋怠厥志章唯頓覺奔波神疲遽然而甦身仍在牀一燈如栗鄰雞喔喔矣天明即披衣步門外足疾頓失同舍咸驚異不日而精神如舊然終不悟挽而救

者爲何神也

萊蕪令

萊蕪令素有能聲而地方積疲已久治之過驟一日因徵糧激變幾成大獄上憲檄委鄰封新泰某令往查辦某令即單騎前往彈壓鄉民持械蜂擁而前某令獨立牛車上剴切勸諭衆始知其爲鄰縣某父母也數語解紛輿情貼然其事遂解未幾萊蕪令擢任去旋以貪墨敗新泰令即今浙中梁楚香中丞也

馬翁

濟甯州屬有馬翁者年少不得志曾混跡綠林中後乃改行教子讀書子且貴矣翁福壽兼備里中人皆謂天之報施不可知一日請乩問科名並問及馬翁之子何以顯貴乩大書窗前白鐵籠裡紅裙八字皆不解其故有點者徑述乩語以問翁翁固藹然長者微哂曰此非人所知我實告汝汝勿笑也我少年流落四方爲羣盜褻脇同行

偶至一家有婦人哭甚哀我隔窗問之婦大驚我曰我來問汝疾苦無他意婦曰吾夫爲某豪家佃戶積欠若干金無力繳償今欲以妾身抵欠緩追以是哭耳我乃就羣盜所存贓內提銀若干置其窗外呼而與之彼亦終不知銀所自來也又鄉里有巨室爲富不仁者羣盜直入其室僕婦皆遁去幃中有一弱女子裸體不得出盜曰俟搜贓畢再搜而取之可耳時羣盜方搜括衣物我乘間以被蒙此女令伏於雞籠下自執火立其上招揮羣盜席捲衣物移時有盜問女所在我曰早逃去矣俟羣盜全出我乃逸女幸而免凡語殆指是歟觀此則何人不可爲善亦何地不可爲善乎

地師得夢

六合某氏父爲縣令延地師仰思患者卜窀穸尋得一吉地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俟天晴再往是夜地師夢一老人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此人此人生前爲考官時賣三舉子當

有陰禍若葬此穴當榮其子孫非天意也明日問六合尹林克正曰某大令居官何如林曰聞其先爲教諭後選此官不久卽卒但傳其爲考官時大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託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令葬否其人曰某大令家因與勢豪爭墳致死官事牽纏家業凋落至今尙未歸土云

匿銀喪命

道光辛丑夏河決祥符口城內外皆成澤國田廬男婦漂沒者不可數計大府發銀賑濟使某承任其事某領銀四萬先將二萬匿于家以二萬駕舟往時遍地皆水由城堞上登舟忽遇暴風舟覆救者得某丞屍失其左腿銀則盡數撈出核之領數僅得其半其事遂上聞大吏委員察其寓中則二萬銀在焉時吾鄉葉小庚先生^甲守河^蘇南與某承有舊凡在長江大河因公身沒者例得卹典某丞之子求葉代達於大府旣入省垣稔知其顛末乃嘆曰此孔門所謂以身發

財也死已晚矣此事聞之小庚之子旭昌蓋目睹其事且云某承李姓也

悔師

新安汪某者天資穎異過目成誦八歲能文但自恃其才侮慢師長一日呵欠口中忽跳出一物形如人指汪曰汝本狀元因侮慢師長陰司已削去吾亦不隨汝矣言訖不見次日翻卷不識一字窮餓終其身

湖州鈕氏

湖州鈕氏世有隱德樹槐封翁之瑜壽逾八旬樂善不倦里中義舉

無不竭力首倡累代施衣施棺放生戒殺各善事不勝枚舉其曾孫

平齋儀部芳治始中辛酉進士平齋之弟詣津芳題鹿雲芳圖先後

登賢書晴嵐明經芳鼎精歧黃術貧不能醫者恒不吝重貲合藥濟

之邑文廟傾圮獨自承修積德樂善克承先志其子松泉福保遂以

戊戌得大魁屢典文衡昆季輩甲午榜同捷者二人己亥榜同捷者三人松泉之子承筠又于癸卯登賢書矣或又傳其先世有爲藩署幕友者遇鄉民巨案株連千餘人隱爲裁減卷冊消弭全活無算至今雲祲繁衍甲於浙西咸謂食報由此云松泉當得大魁時嘗語人曰豈吾之學問足以致此哉乃阿爹所爲之事發覺耳遠報在兒孫諒哉

肅甯令

余于甲辰春應禮部試闈前以制義質馮景亭桂芬先生因受業焉

景亭師言日內新到一大令孫公渠有一大因果不可不記因爲余

述曰孫蘭皋翹江貴州黃平州人乙未進士癸卯十二月選授直隸

肅甯縣于二十日履任視篆甫三日覩一白衣女子相隨不離晚卽

暈仆于地久之始甦時各幕友聞之羣趨入視孫泣而言曰是殆夙

業也女子爲阜城人許聘某家因患痞腹大壻家疑孕辭婚女故烈

遂自經女父母訟于官余前生姓黃亦爲肅甯令以腹墜竟斷爲失節貞魂含冤相尋五十餘年矣幕友勸孫訴諸城隍神孫作牒焚諸城隍後于二十七日夜又暈仆如前蓋女鬼自被牒後訴諸府城隍攝孫生魂對質神亦爲孫排解言孫過出無心前世做官甚好今世事親頗孝不犯淫戒未便索命且查祿籍官至四品今將所得官祿全行削抵姑準改教以奉雙親餘年女鬼不得已而允孫醒後即促幕友作改教文書幕友遷延未作鬼知之來促孫自作稟稟成後又以驛中壓滯未發鬼強孫同往河間府守河間者爲熊虛谷守謙江西新建人丙戌進士孫晤熊以情告熊曰渠不過欲表揚名節我輩雖不能聞諸朝廷然爲之作傳表碣亦可傳諸不朽以此勸之或可解釋君甫到任何必遽行改教孫商之鬼鬼不允曰汝仍戀此一官是不遵神判予今仍索汝命卽授以黃帶迫其自經孫卽作自縊狀衆人婉勸始止而孫公頂髮已揪去一綵黃帶亦現在人皆見之鬼

曰若不速改教仍索汝命孫因偕熊同見鬼鬼附孫體稱熊爲大人熊復面爲勸解鬼曰雖爲無心之過若非神斷豈肯饒他請問大人此案若陽律失入應得何罪豈止改教而已乎熊詢其何以稱大人鬼曰大人他日當開府惟武備須留心耳並有一鬼詩語甚俚熊不得已遂爲轉詳改教孫在署檢得乾隆五十一年一案與此恰符官果姓黃署中有老吏能詳之 附錄稟稿云敬稟者江前世亦爲肅甯令有良家女子誤擬以失節致伊抱不白之冤茲伊冤魂特來纏擾口稱係北直人已請命于上下神祇必不使江復作此官去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江與伊對質于城隍神前蒙神擲册示江云查江生平稍知盡孝頗不犯淫注江教授終身准免飢寒之苦而已嗟乎誤在前生孽隨隔世雖已當場出醜並非今生之愆牧民者慎之哉現在合眼即見一白衣女子或笑或罵以手按江便自不能言語若許以不官此地形影即消伏乞大老爺迅賜委員往攝肅篆江實不

敢回署恐有性命之虞江家貧親老如蒙大老爺即日代江出詳改
教職俾得稍遂仰事俯育之私感且不朽並祈將此段罪案發刊示
衆庶幾慰彼冤魂恩同再造大老爺將來位至開府最宜畱心武備
江在下風敢布腹心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肅甯縣知縣孫翹江謹稟
又一稟云哭稟者江昨夜二更後神情恍惚眼能睜而口不能言
條見冤女以手提江頂髮而言曰好了你好了你你不在此爲官我
又何多求江隨詢其姓氏並示以大老爺之意要與你詳達上臺題
請旌表以慰貞魂而爲天下後世之聽訟不慎者戒冤女搖首云我
事跡早已明白無勞熊大人如此費心且我之來意並非求名也江
又許以誦經超度女又云我非求和者也你前生以不明不白之事
誤我我今亦以不明不白之事誤爾言畢怒目相向實在可怕須臾
而退曰我去矣江此番情願改教求升斗之祿以奉親伏乞大老爺
格外成全不必飭江回任恐此後神氣憤亂辦公錯謬雖逃陰誅又

遭陽譴反辜負大老爺一片培植慈心也江到任數日一切倉庫錢糧詞訟均未經手統祈俯鑒讀書二十年奔馳七千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痛哉余謂此段公案衆目共見衆口喧傳可戒而兼可勸一以見讞獄之不慎雖隔世而無可解之冤一以見小孝之感神雖夙孽而亦可從末減也

彭孝廉

余於甲辰會試後往謁彭詠莪京兆適其族弟名蘊煒者亦在座則新科會試者也京兆告余曰去年吾鄉值鄉試弟寓中有鬻其女以償債者余弟爲之惻然因竭資助之其事得寢詢其祖則秀才也後榜發余弟遂中式第四名人以爲救急之報云

閻作梁

文闈中遇鬼索命之事往往有之然多見於鄉場而會場則鮮有之甲辰會試余於二場坐西闕字號十一日同號皆聞鬼叫十二日戌

刻忽聞有人縊死蓋號字第六十號即闕字前一號也次日余於辰刻即交卷出闈見西牆下擁擠多人則其屍正由牆頭吊出而尙未詳其所以縊死之由後于三場遇吳碩夫駱昌則卽二場同在號字號內者據云其人爲閩作梁甘肅人年五十三歲自入本號後嗟歎之聲不絕並自言聯奎何必苦苦尋我豈竟不能緩至場後云云次日則神色慘沮薄暮向號軍云我不久卽死你速請都老爺來話甫畢卽奔至巷末厠舍中將帶向頸上一套登時氣絕同號者見其題紙上書一詩云迢迢萬里爲何因只爲高堂有老親寄語三江諸舊友休將戲笑認爲真欸云一塘楊聯奎未定草又見其卷上寫四語云刀筆殺人者三雞姦致死者一此卽經文請大人正法又聞此人係慣放重債者罪惡多端一死不足以蔽辜而天必死之于耳目昭彰之地吁可畏矣

黃琴農述三事

永福黃琴農

義

爲余言其祖海濤封翁係莘田先生之猶子隨同懷

兄心菴邑侯在江西高安縣署料理一毫不苟心菴引疾回閩封翁將所挾餘銀購東茶奉兄其友愛如此嘗製一大袖布袍飯後卽出沿街檢拾殘字日以爲常污穢中有字尤必細檢回家親自洗滌常檢有銀物錢票等件仍以易錢僱人幫檢值李方伯廣芸蒞閩呈請嚴禁靴鞋中貼寫字跡大蒙嘉獎自江右歸時年方五十無日不以惜字爲事壽至八十二而終蓋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未幾其子養九公由舉人大挑一等改教職壽亦至七十餘兩孫均遊庠一卽琴農余延在家授讀所述如此琴農又言福州惜字社最多而緣此獲報者指不勝屈其尤速效者如介石社之首事林星航錫廣家甚貧每賃物僱人檢拾字紙並力邀同志鳩集工費每日以收得百斤爲率不及數必於次二三日力補足之行之僅三四年而星航卽于癸卯科登鄉薦甲辰科連登進士方入鄉闈時有某友知其失館貧困

爲之指引爲某生捉刀因號軍阻礙不果冥冥中若有主之者同社內如楊姓吳姓方姓亦先獲雋云 琴農又曰吾閩永福縣文廟久破損道光戊子闔邑捐修甚崇麗報部後邑令加級董事之子弟多入庠者壬辰癸巳乙未三科連中進士三人二黃姓一林姓武舉一榜共中三人蓋吾邑從無此盛事又余嘗隨宦連城學署親見該邑鼎新文廟辛巳鄉榜中至六人道光初蒙 賜聖協時中匾額有童姓者獨力精製金匾懸挂即于乙酉科得拔貢生可知敬聖者一人獲吉即闔邑亦與有榮譽見有力之家每於淫祀野廟無不勉力捐修爲求福計獨至義舉當爲之事推諉不前宜其子孫不振欲求一衿而不可得也

蔡遇龍

湖州蔡君遇龍壯歲游幕遠方與東人春司馬極相投契未幾司馬卒于官司馬係旗籍家于京師眷口俱未隨任身後僕從星散柩不

得歸君獨毅然身任不憚數千里送其柩回京師晚年家小裕性好施濟開一米肆盡以其錢米貸給鄉人而不取息有鄉民負君錢數十千一日君偶至其家鄉人喜容可掬曰今歲豐收家有餘穀可先償君十餘石矣坐未定忽有鄉豪數人亦來取債者將其家所有藏穀傾筐倒篋而去鄉民舉家號咷君惻然淚下卽將自己帳簿勾去並將已家所收租米周給之觀者皆爲感涕其行事大率如此後壽至七十有六其次子瀛升已登庚子科鄉薦矣

楊光祿述二事

楊雪椒先生喜言科場果報事嘗告余曰乾隆癸丑間陝西一舉子應禮部試於號舍遇鬼驟發狂疾衆掖出歸寓鬼亦隨至自以首觸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隨之乃手書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八字付其友以刃自刺死 又曰安徽宿松令朱某分校江南鄉闈得一卷擬首薦後夢神人謂曰此人不可中手書一淫字示之次日忘卻

以卷呈主司初加獎賞後忽抹險阻二字朱請曰中卷有此二字者甚多似不應抹卽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跡漬透數層矣竟被擯又曰漢陽諸生蔡某少有文名後值試期不肯進場其友詰之蔡曰吾少時讀書某鄰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窺之自是每入場雙目矇然罔見出則如舊遂坎壞終其身

閔鶴亭父子

桂林閔逢源 三江 耆儒也工屬文而好行善事乾隆年間城中時疫

大作閔故知醫率一老僕負藥囊比戶診視令僕調藥徧飲之所全

活甚衆未幾其次子鶴亭 錫爵 以供事軍機處得官其孫鶴雛 光弼

旋登丁酉鄉薦相傳翁鄉試時曾兩次擬元初次主司得卷甚喜傳觀畢置帳頂間後徧覓不得或傳主司閱此卷時屢見大黑影在前遂置之蓋其家有經紀牛牙者翁遽令輟業而合家誓不食牛犬行之數十年今鶴雛又以大挑得外翰矣 家大人守荊州時閔鶴亭

方爲磨盤洲巡檢值荆江秋漲甚急鶴亭悉力堵禦工無可施傍徨四顧見有禹王廟遂往默禱四壁頽然僅存古鐘一座徧鐫梵字鶴亭命丁役舁鑊水口自據鐘紐呼曰數萬生靈惟神庇佑工若不就當以身殉祝畢卽下橋拋石而隄遂成時有從隄下過者偶以碎磚擊鐘鐘大吼其人遽病禱之乃愈由是牲牢報賽無虛日家大人初蒞任巡隄見鐘詰之始知其由及巡撫桂林鶴亭猶健在爲鴈縷舊事付鶴雛記之

洪山橋

王未蘭道微 吾郡西關外之洪山橋與南門外之大橋其長相埒

皆千萬人來往所必由者某年洪山橋爲水所圯衆議修建有某甲列其戚某紳及同人姓名往各當事衙署題捐得若干金日夕爲狹斜之游銷耗殆盡而久無興工之期事發官欲窮治其事時鼇峯山長某與官相善某甲託紳求援于山長爲之緩頰其事乃解聞此舉

凡十六人其後十四人皆絕嗣惟某甲與紳各存一子而紳子忽于去歲暴卒某甲乃自誇曰是役也惟余可以對人耳數日後某甲子亦竟痘殤或疑紳爲人坦易可親生平無他過惡不應得報之烈如此而不知紳于其中實有染指也吁亦可畏矣

訟師惡報

王求蘭又曰訟師未有得善報者余所目擊已三人矣一爲某明經少聰穎詩文字俱佳中年乃弄刀筆被其害者無以自明禱之于神因某案發爲官所治瘦死獄中又一友自負能詩一友自負工書皆託業于此未幾妻子俱亡同以窮餓終余能詳其事而不忍舉其名也

蜜浸

家大人在浦城作停葬錮婢厚殮三說以寓勸懲沈蔭士師見而喜之嘗謂恭辰曰此三篇文字大聲疾呼不但有益于浦城偷俗頽風

到處看之特浦城爲甚耳然余聞浦城溺女之風亦甚於他處憶道光丙戌公車報罷南旋至浙同舟中有浦人忘其姓氏談次問詢其家中眷口云有一子三女因歎息曰吾浦罕有二女之家者余之三女同邑每詫爲異事蓋浦俗嫁女必用密浸菓品以多爲貴至少亦須數百瓶此物無買處必須家自配製又極費事嫁期數月以前卽須備辦殫日夜之勤工極巧天時人工一不相湊色味便差塔家往往以蜜浸之精蠶卜來婦之吉祥與否貧寒之家慮遣嫁之難而舉女不敢多留者半由於此予婦行居次生時亦將溺之適其母舅至再三勸解乃勉留之因是感誓生女雖多不棄云予告之曰君舉于鄉行詣卽當爲一鄉之表率今旣育女不棄足以勸慈將來嫁女務先捐此蜜浸之陋習以塞禍胎爲一鄉示儆則功德必非淺鮮也其人聞之頗以爲然今不知此風尙仍舊否余曰近日浦城溺女之風稍差而蜜浸之習未革然余長姻祝東巖太守本有不用蜜浸之

議余伯姊卽其家家婦近日嫁女于孟家獨排衆議不用蜜浸省卻許多葛藤近聞有嫁女之家其家長亦立意不用而婦女輩仍于背地偷送者陋習之固結如此今浦城大小讎集以及新正欸客新賓登門無不需此而家大人但捧杯一拱從未沾唇蓋亦本無滋味之可耽也大抵溺女之風起于吝財而吝財之弊由于厚嫁蜜浸特其一事而作無益害有益舉國趨之若鶩實不可解且近聞有一新婦在家因竭力配製蜜浸致成癆疾者是誠不可以已乎

丁封翁

吾郡丁封翁名嵩者兄弟三人岱居長次翁次岳岱治家翁外經營岳在家讀書兄弟和好無間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翁祇一子甫四齡岱一日謂兩弟曰食指漸繁盍析產爲三各覓生計乎翁曰吾家九世未分爲世所稱我輩不能勉法前人已爲可愧今兄四姪弟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嵩而我獨豐若必分產請析爲十兄從之翁

貿易湖廣有書回外欠千金借與岳所未知翁如數出之回家適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而逝兄不忍利其有盡歸翁婦是夕婦夢翁曰速出前銀婦如言仍析爲十分之丁係白屋未幾翁之子弱冠卽成進士嗣科第不絕今爲榕城世家矣

婦人名節

廖儀卿先生曰凡作地方官殺人不可枉而有關婦人名節者尤宜慎之余爲江右監司時某縣有本夫告其妻被殺並述其妻將死之時言與某有姦拒之而被殺云夫有姦而何以拒之曰本夫在家也旣因本夫在家而拒之至奄奄將斃之時又安肯直言無隱此其中情節大有可疑後其姦夫自縊身死案亦議結萬一此婦人守節被戕卽據本夫之言率定爰書是此婦人不冤沈海底乎聞某縣令出詳之日卽病故開缺之日余嘗批駁以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云而豈知已爲鬼神之所殛耶

罪譴難逃

儀卿先生又曰在江右日因督糧舟泊鄱陽湖忽遇大風余座船吹至灘上餘船覆沒者百餘號有前會昌縣某故令靈柩在船眷屬同行前一夕舟人見鱗衣補服者往來船頭歎息之聲不絕是日全家覆沒柩浮至某地人以爲櫃物也見前和題銜名乃返之夫某令現形於舟人而獨不見形於家屬聞此令居官本有浮議其亦自知罪譴之必不可逃歟

林州牧

林梅甫州牧

靖光

宰直隸定興時將赴任所距城二十里之北河店

楊椒山先生墳塋在焉林拜禱於墳下云惟公忠國愛民某甫蒞茲土誓以廉愛立心如有稍涉貪殘惟神鑒之地方公事力有不逮之處惟求神靈默助適天晚卽宿公墳祠中而迎接之吏役俱不知也蒞任未幾有貢生某呈控伊鄰某雞姦其孫六歲幼童血衣具在該

犯已聞風遠颺貢生疊次喊稟援律請辦四捕無蹤及尋至鄰境見一人貿貿然來形跡可疑詰之卽鄰某也遂鎖拏抵縣當堂直供不諱林本欲寬之謂貢生曰汝子現無恙雞姦六歲幼孩必無之事汝子將來或有成就豈可污其終身貢生堅執不允鄰某亦堅認不移不得已據情詳解旬日卽正典刑訊時問其既逃何以復返據云行至某村途遇一六十餘歲老人身頤而長青臉白鬚呼其名曰汝非某處人乎吾特爲汝而來幸勿隱也乃以實告老人曰汝事幸未釀命官司已息汝家父母囑我傳信與汝回家可勿慮也不料甫入境卽被獲察其所供形狀卽祠中所拜忠愍像也立志爲好官者其陰得神助如此

何秀巖副榜

嘉慶間吾郡離商之好行其德者首推薩露商農部已於前錄詳之茲閱王未蘭避暑錄中又得一人焉其言曰乾嘉間吾鄉論孝友好

施而品行端謹者羣稱閩縣何氏翁翁名蔚然字秀巖生六歲而孤母教之學家貧無書借人闕市雪鈔露纂右手胝而弗輟作文無速藻嘗與陳滋川太守同應郡縣試有何通宵陳達旦之目乾隆乙酉冠郡試籍諸生是秋遂舉解嗣因食指繁勉就饘館代館東承受商名後遂獨任奉母與兄極孝友愛某甥恣其所欲折閱計萬金恐攪母怒默不敢較帮務中雖值繁冗夜必歸視母膳母年九十二卒凡母所嗜物皆不忍食三兄皆早卒撫從子慈篤備至門多雜賓三黨故舊賴以衣食嫁娶喪葬者數十家素不相識者浼人求助無不如其意居城西築西郊草堂購書十萬卷進郡中寒峻與諸子同硯席飲食教誨之多得科第以去者歲大饑則爲粥以食餓者興工作以資民之無業者所全活無數西湖書院濱水易圯翁三度葺之他若坏城垣修廟學成橋梁所費皆不貲而樂爲之不倦自奉如寒士不買妾不嗜酒不耽博奕並不營生產嘗語諸子曰吾本天仙化人暫

謫人間忽而來忽而去不能爲子孫計也年六十八無疾而逝子岐
海治運孫肫邁廣熹相繼爲名孝廉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遠矣家大
人曰薩何二家之好施皆余所目擊薩以素封繼志何以寒士起家
何尤爲其所難而詩書之澤較遠今郡中何嘗無巖商而此風杳不
可追務商情亦日趨而日下此則可爲浩歎者矣

纂書獲報

王未蘭曾受業於曼雲先伯篤信師說而安貧嗜學尤能不愧薪傳
嘗語人曰刊刻善書勸人其積功最大食報亦最速余年踰三十尙
未得男因憶癸巳歲與石君孺懷同梓有七曲原本文昌孝經離句
板刷印不多乃禱於文昌神前願遞年印送一百部求賜丈夫子果
於次年辛丑得男兆麟又寒家向藏有先正詩文零縑斷簡頗多前
年藉此勸懲緯以論說撰成消寒錄避暑鈔二種甫梓行而連夜夢
中屢有巾冠數輩陸續來謝尤異者一夕矇矓中見古貌偉軀長鬚

豐頰扶杖告余曰吾蓮花洞仙翁也君所刻二書足見留心風化且所収著作多係零落遺稿其用心尤見惇厚但未經蒐輯者尙復不少幸終前志無廢成功君現在所輯東越樵書其逸事美談尤足資文獻可急付手民以傳於世余以梓費未集辭仙翁曰君畏難耳吾當爲君籌之飄然辭去未知後驗如何但此夢甚異記之以見拾殘補闕薄有微功其卽能感動幽冥如此按此語頗聞於人有竊哂其誕者家大人曰此事可勸此理亦不誣昔人有言收拾前人遺詩文者如哺路棄之幼孩瘞荒原之枯骨其功甚大吳人顧俠君撰元詩選各集成夢古衣冠百十輩來謝此事傳播藝林未蘭之志何以異是俗流渺見寡聞又不樂道人善所謂已則無禮而反笑人何故行禮此聖人所謂末如之何者也 按余繕輯是錄時家大人適爲先伯父曼雲公較編秋竹齋詩存吉甫伯兄侍旁多所參酌每至夜分不倦一夜伯兄夢曼雲公來與家大人及伯兄致謝晨起言之歷歷

家大人謂此偶然夢幻耳曼雲公早世惟伯兄尙及接音容故精神所趨形於夢寐非必真有靈感相通余竊讀曼雲公自序一生心血半在此編其屬望於家大人者甚切乃遲至二十年始克酬其素願則冥冥中之且慰且感正非無因謹附記之俾後人之珍護遺文闡揚舊德者知所勸焉



